



葡語作家叢書

16

文學系列



多明戈斯

蒙特羅

# 惡與善及其它小說

翻譯：孫成放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2.45

les, 7 bũ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s Adantes, 7 hum  
co, 7 bũa Clerigo.  
ay 7 amãv donos  
o Pa  
nte feito  
entrao  
m nob  
molber



DOMINGOS MONTEIRO  
O MAL E O BEM  
E OUTRAS NOVEL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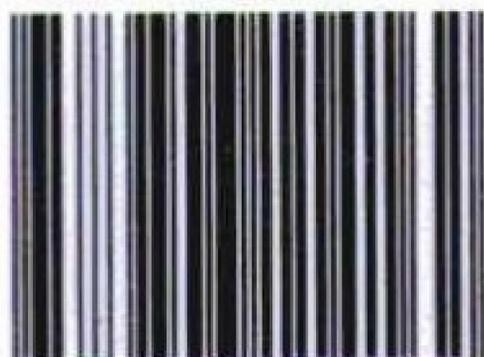
SÉRIE LITERATURA

多明戈斯·蒙特羅 (1903-1979) 的小說樸實無華，生動自然，善於通過司空見慣的事物挖掘本質，內容深刻，引人深思。

本書包括中篇小說《惡與善》及兩個短篇小說《女盲童》和《相遇》，其中《惡與善》是作者的代表作。

《惡與善》通過一家商號的老闆羅德里格斯的“自白”，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中的虛偽及不公正的一面。作為邪惡勢力的代表，羅德里格斯橫行霸道，為所欲為，製造了人世間種種悲劇，令人切齒痛恨，然而在法律和倫理道德面前，他卻可以自詡為正直的好人。相反，作為善良勢力的代表，羅德里格斯商號裡的職員波爾非里奧則總是與這種法律和倫理道德相悖逆，處處碰壁。作家在對不公正的社會進行批判的同時，還對人性中的惡與善的矛盾與衝突進行了挖掘。

ISBN 7-80611-416-5



9 787806 114162 >

ISBN:972-35-0237-2

I552.45

D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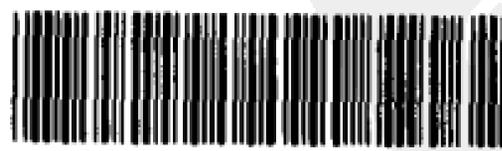
多明戈斯·蒙特羅

評介：林寶娜

惡與善及

其它小說

贈書



A0829575

翻譯：孫成敖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澳門文化司署

澳門文化司署  
PDG

**Título:** O Mal e o Bem e Outras Novelas

**書名：**惡與善及其它小說

**Autor:** Domingos Monteiro

**作者：**多明戈斯·蒙特羅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6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六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Sun Cheng Ao

**中文翻譯：**孫成敖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na Paula Laborinho

**評介：**林寶娜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7)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7）

**ISBN:**972-35-0237-2

葡語作家叢書

**惡與善及其它小說**

多明戈斯·蒙特羅 著

孫成敖 譯

---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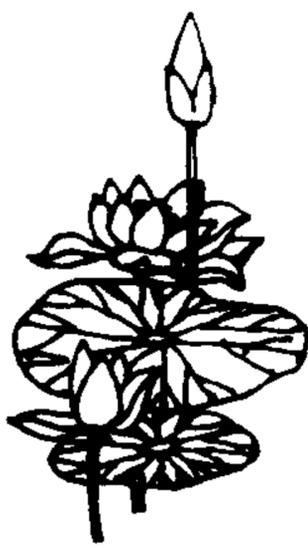
---

850×1168 毫米 1/32 4.5 印張 9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416-5/I · 405

# 惡 與 善



來人雙手哆哆嗦嗦地拿起了那張紙，慢慢地又看了一遍。他知道，這件事對他的一生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可他不得不這樣做。不在上面簽字也許更加糟糕，然而他依然遲疑不決。

另外一個人極為耐心地鼓勵他說：

“簽吧。上面寫的內容你都可以背下來了。再說又都是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此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椅上，從辦公桌的另一側，用嘲諷同時又顯得慈悲的目光，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垂頭喪氣、手足無措的人。他微微地笑着，圓圓的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透過半張開着的雙唇，可以看到他的一口略有些

鋸齒形的潔白而整齊的牙齒。

“快點，”他接着說，“我非常清楚，你很難痛下決心……我同意這件事最好不讓任何人知道……啊，最好這樣！……我甚至刪去了一些令人感到不快的細節。你想知道嗎？”

他拿起放在辦公桌上的復印件，開始用一種溫和而又狡詐的聲音讀了起來：

“我，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他遲疑了一下，接着就發表起議論來，“波爾菲里奧……你的名字使我感到不舒服……波爾菲里奧……我馬上就看得出你有點與眾不同。我只喜歡普通的人和普通的名字，像若奧、曼努埃爾、若阿金。可現在卻是波爾菲里奧！”他停頓了一下，又讀了起來：

“我，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聲明如下：爲了我的私利，我挪用了屬於安古斯托·羅德里格斯先生的一萬埃斯庫多<sup>①</sup>。由於工作關係，這筆錢是交由我保存的……於里斯本，等等等等。”

讀完以後，他又評論道：

“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先生，你看這件事……假如我是另外一個人，是你所斥責的那種自私而又兇殘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就不可能使用這樣文雅的字眼。先生，你是有文化的人，請你告訴我，不用‘偷’，而用‘挪用’這個詞，這叫做什麼修辭方式？‘婉轉’……不對嗎？可是卻有人說用詞並不重要！重要極了，波爾菲里奧先生，重要極了！請你相信，詞匯甚至比內容還要重要。假如沒有詞匯，內容將會是什麼

---

① 葡萄牙幣名。

樣子呢？空空洞洞，就像幽靈一樣，在我們中間胡亂翻騰，尋找它賴以存在的軀體。”他停頓了好長的時間，然後眯起眼睛接着說道，“你拿去了不屬於你的錢，並且把它用掉了。可儘管如此，由於我慈悲為懷，不說你是‘偷’，只說是‘挪用’。你看，這本來是一碼事，可用詞一變就大不一樣了。一個挪用了別人錢的人，只不過是犯了一個有限的小小過失，是可以挽回的。你將來總有一天會把這筆錢歸還，事情也就到此了結了。可是一個偷了別人錢的人，波爾菲里奧先生，那他就要加倍地償還，就要去坐牢，並且一輩子都揹上了一個‘賊’字。‘偷’和‘挪用’本來是一回事，可是因為用詞不同，它的本質也就改變了。”

接着，他語氣嚴厲地命令道：

“快簽，別磨磨蹭蹭的了。”

波爾菲里奧站在他面前，依然遲疑不決。此人中等身材，年紀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從他的下巴可以看出他的任性與固執。他的眼睛近於發灰，顯得有些神經錯亂。他突然被命運之神所抓獲，儘管他身強力壯，可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襲擊卻無法招架。他知道，他必須作出抉擇，然而卻依然在苦苦地思考着。他明白，如果他簽了字，他就要永遠落入這個冷酷無情的傢夥手裏，任其擺佈。但是如果不簽字……一幕童年朦朧而又可怕的情景浮現在他的腦海裏，使他不寒而慄：緊貼在鐵柵上面的一張男人的臉和他那隻揮動着的蒼白的手，“跟你爸爸說聲‘再見’，孩子，跟你爸爸說聲‘再見’……”他記得當時他說了聲“再見”，同時還記得母親抱着他，嗚嗚咽咽地抽泣不止。後來，他又見到了這個人躺在

病房裏，鬍子老長，面孔消瘦而骯髒。這個房間很大，有好幾張牀，上面都躺着人。房間的盡頭，有一扇大窗戶，上面也安着鐵柵。窗子外面是一排成梯形的屋頂，透過窗子，可以看到天空，一條河以及河對面的小山。“孩子，你看船玩兒去吧……”他跑向窗口，讓母親一個人留在那個人的身邊。那個人跟母親講了很多話。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爸爸，但是他幾乎記不得曾在家裏見到過他。他的眼睛望着河水，耳朵卻在仔細傾聽着。爸爸媽媽講的話猶如從水面上掠過的船兒一樣……有時候他能聽到一句話或是一個詞兒，可卻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其中有一詞兒他永遠銘記在心裏了：“不公道！”這個詞兒爸爸說過很多遍，媽媽也像回音似的一個勁地重復着“不公道……不公道！……”

這個詞兒一直主宰着他的一生。他最後一次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母親一直沒有讓他離開牀邊。父親抓着他一隻手，握在自己的兩隻手裏。父親更加憔悴和骯髒不堪了，慘白的臉上長滿了長長的栗色鬍鬚。這個人使他感到害怕，又使他產生憐憫之情。時至今日，每當他想起這個人的時候，依然感到這種憐憫之情。現在他清楚地意識到，他所以感到痛苦不是爲了自己，依然是爲了那個瘦骨嶙峋病魔纏身的人，彷彿那個人的命運又無情地延續到了他的身上……“魯伊莎，不要把孩子再帶到這裏來了……”這是他記憶中父親的最後一句話。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父親後來就死在獄中。想到這裏，波爾菲里奧不禁渾身顫抖。不，他不想死在獄中……但是，在簽字之前，他還是決定作最後一次努力。波爾菲里奧明白，有些時候，有理是

毫無用處的。可是也有些時候……有的人不會因為惻隱之情而心軟，卻可以被明明白白的道理所說服。他面前的這位先生正是個極為明白的人。

“羅德里格斯先生……”他開口了。

羅德里格斯非常好奇地望着波爾菲里奧。他的捉摸不定的微笑使波爾菲里奧增添了勇氣，但他眼睛深處的某種冷酷神情又使波爾菲里奧遲疑不決。“毫無用處。”波爾菲里奧心裏想道。然而，一種以理服人的信念促使他又接着講了下去：

“羅德里格斯先生，”他重復道，“你很清楚，我並沒有挪用任何錢……”他停頓了一下，期待着對方表態同意。羅德里格斯繼續用一種毫無表情和十分沉靜的目光望着他。波爾菲里奧更加不安了，他接着說了下去：

“即使我承認挪用了，你也完全清楚，我這樣做不是爲了我自己……你同樣也很清楚，如果你不是在預定日期之前就要提取這筆款子，到期我是會歸還的。”

他停了下來，似乎把一切都已經講完了，他像一個剛剛爬完陡峭階梯登上頂端的人，臉上露出了疲憊的神情。

羅德里格斯打量着他，眼睛深處隱隱約約流露出一種嘲諷神情，同時又顯出還在等待着他再講點什麼。

波爾菲里奧內心極為慌亂。他感到還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尚未講出——這正是羅德里格斯所等待的。但是他不能而且也不會講。沉默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大牆橫在兩個人中間。一分鐘過去了，又一分鐘過去了。羅德里格斯還在等待着，一點也不着急，彷彿因爲預感到對方將會極爲苦惱而十分開心。過了一會兒，爲了有意讓波爾菲里奧把話講下去，他終於張

口了：

“所以……”

波爾菲里奧幾乎是以一種感激的心情望着羅德里格斯：“果然如此。你已經明確了前提，只差得出結論了……正是這樣……”

“所以……因為事實上我並沒有挪用……另外，我所以這樣做也並非是爲了我自己，所以我不能……”他遲疑了一下，尋找着恰當的字眼，“在一個與事實不符的供詞上簽字。”

他感到鬆了一口氣。他總算把該講的話全部講出來了。餘下來的事——不簽或是簽，如果對方硬要他簽的話——都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一個人所特別希望的是自己確有道理並且能證實這一點，儘管他不能享有由此而應該得到的好處……

“波爾菲里奧先生，”羅德里格斯慢吞吞地說道，“如果不是我想聽聽你講話，我完全可以避免這場毫無用處的爭論。我一直很喜歡辯論，雖然看上去好像並非如此。只不過我要求的辯論應該是高水平的，然而你的爭辯並不是這樣……你沒有挪用我的錢，你是這樣說的吧？那麼這筆錢在哪兒？自從我發現你挪用了錢，已經過去好幾天了，怎麼你還不能歸還呢？”波爾菲里奧剛要開口申辯，羅德里格斯又接着講了下去，“你不用開口，我知道你要講什麼。我是在規定日期之前要求提取這筆錢的？我同意……可你不是銀行，我不是把錢定期存在你那裏的。這筆錢只是由你保管，我什麼時候想要，你就必須什麼時候給我。所以，在這張寫好的供詞上，有兩點是有根據的，是絕對無法爭辯的：第一，你挪用了我的錢；第二，這筆錢是由你保管的。現在我們再談第三點，這一點恰

恰是你最難承認的，就是：你是爲了自己才挪用這筆錢的。”波爾菲里奧又要開口申辯，但是羅德里格斯仍然不讓他講話。“你講也沒有用。我已經知道你要擺出什麼理由，可這種理由實在太不值一提了……你自己沒有使用這筆錢，可這一點並不能使這件事的本質改觀。對一個像你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你所追求的恰恰是要做出一件慷慨豪俠的事，其中內含着風險和犧牲。這樣一來，你就可以爲你的這樣一種信念提出證據，即你的靈魂是高尚的。除此之外，波爾菲里奧先生，你還有什麼更高的追求呢？你想，是你拯救了一條生命，儘管用的是我的錢。這不正是你所追求的嗎？如果我原諒了你，不迫使你在這張供詞上面簽字，你通過犧牲自我以實現自己的全部追求豈不就落空了嗎？因爲這樣一來，拯救這個人生命的就成了我了。更有甚者，這將會使你的名譽掃地，因爲你並沒有承擔這一行爲的責任。當然，這也就使這一行爲的偉大之處黯然失色。不，波爾菲里奧先生，我不能這樣無情地剝奪你應該承擔的責任，正如我不能剝奪自己可以把一個像你這種類型的人永遠掌握在我的手裏所感到的快樂一樣……”他突然粗暴地把語氣一轉，厲聲喝道：

“簽字！”

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的抵抗至此全部垮臺。他感到，他就像一塊木頭被湍急的河水捲走一樣，不得不任憑命運的擺佈。他不再感到痛苦，必須作出決定這一事實反倒使他心情坦然了。現實從來沒有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壞，而他早已設想過種種可能的不幸。他沒有再看一遍供詞的內容，就用一隻堅定的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遠處響起了報時的鐘聲，城市的喧鬧聲此刻也開始從窗子的縫隙中傳進房間。波爾菲里奧已經恢復了自制，彷彿剛剛從一次長途跋涉中歸來似的。

羅德里格斯迅速地朝那張供詞瞥了一眼，然後把它放到辦公桌上。接着，他望着波爾菲里奧，假作仁慈地對他說道：

“至於那筆錢嘛，小事一樁。我會提供一切方便，使你還清這筆錢。我甚至不會解僱你。每個月還一百埃斯庫多，從你的工資裏扣除……你看好嗎？幾乎要用九年的時間來補償一件在一秒鐘之內所完成的事情……你看怎麼樣？人們都十分健忘，這樣辦，你至少每月一次不能不想起你做過的這件事。從道義的角度上看，我認為這樣辦好極了，你不這樣認為嗎？這是一種細水長流的痛苦，可對你很有好處……”他接着用柔和的聲音補充說，“我本來不該幹我這一行，波爾菲里奧先生……我應該領導一個大的悔罪所。我確信我能夠使一批罪犯獲得新生……這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波爾菲里奧先生。一般說來，這項工作全交給了那些無能而又缺乏想象力的傢夥，而想象力就是一切，一切……這一點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只會使罪犯皮肉受苦，而我卻能使這些人的靈魂受到折磨……對這些人來說，這才是拯救他們的最好辦法，最好不過的辦法了。你不認為是這樣的嗎？……噢，你還沒有表示你是否同意以這種方式來歸還這筆錢……每個月還一百埃斯庫多，你看如何？”

羅德里格斯的話在波爾菲里奧的心裏迴響着，就像一顆不斷受到鐵錘擊打的釘子，越來越深地紮進了他的心窩。

他沒有領會或是不願意領會羅德里格斯話裏的含義。他

感到窒息，他需要盡快地離開這裏。所以，他竭力裝出平靜的樣子，說道：

“我已經簽了字，我對一切都表示同意。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你當然可以走，”羅德里格斯假惺惺和緩地回答道，“你當然可以走。不過我希望你留下來，這對你是有益的，甚至是很有益的……”他用力地強調了最後的一句話，使波爾菲里奧意識到，這乃是一個命令。波爾菲里奧很想拒絕，可是又缺少足夠的勇氣。他覺得腦子裏空蕩蕩的，萬念俱灰。他甚至沒有徵得羅德里格斯的同意，就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

“好極了，”羅德里格斯十分冷靜地說道，“好極了！你坐下來，因為我們有很多話要說。當然，你所以留下來，完全是出於你的自願。我並不強迫你做任何一件事，上帝可以作證……你在這張供詞上簽了字，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可以有權胡作非為，決不是這樣……講禮貌這是件大事，你難道不這樣看嗎？這是人類的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彬彬有禮乃心靈之美德’，這句話是愛默生<sup>①</sup>講的，此人並非完全是一個蠢才……親愛的朋友，一切都可以彬彬有禮地進行……甚至殺人！……”

“一個人侮辱另一個人，在狂怒中他破口大罵，最後給對方一槍或是一刀，於是他就成了野蠻的暴徒和殺人兇手……幾位身穿法官服的先生，坐在高高的位子上，下令執行死刑，莊嚴地把一個不幸的傢夥送往另一個世界裏去……‘你還有

---

<sup>①</sup> 愛默生（1803—1882），美國散文作家、詩人。

什麼要爲自己辯護的嗎？你有什麼遺願要留下來嗎？’親愛的朋友，你看這是何等的文明！……然而結果是一樣的：殺死一個人。但是這兩者之間是何等的不同！當然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殺人者用不着悔恨，用不着忍受耻辱，也用不着破壞法制。尤其是不破壞法制……人們最關心的就是法制，我親愛的朋友……請你看看有些國家如何行事的吧，波爾菲里奧先生！……那才叫懂得怎麼樣把事情辦得漂亮呢。你以爲他們是下令去絞死一個人嗎？不，先生！而是說‘把脖子懸起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多麼好聽的說法，嗯？這表明人類已經進入了高度文明的階段……”他停頓片刻，接着用溫和的聲音說道，“請你原諒，波爾菲里奧先生……我請求你留下來，並非是讓你聽我講這些事，不，先生。儘管你會感到奇怪，可是我把你留下來確實是爲了讓你聽到我懺悔……是的，聽我懺悔。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天感到需要懺悔，我的這一天已經來到了……我要你在供詞上簽字，的確是爲了把你控制在我的手裏，但這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的控制……而且不是你必然會認爲的那種……啊，決不是！不是要強迫你爲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薪水像個奴隸似的去工作，……或是強迫你做一些你所厭惡的事情。也不是因爲你講過一些使我感到難堪的事情而對你進行報復。我並非這樣的小人，波爾菲里奧先生。我所需要的是一個可靠的人，儘管他想背叛我可又無能爲力，所以我可以向他直言不諱。同時，這個人又必須很聰明，有很強的理解能力，就像先生你那樣，你明白了嗎？……對他唯一的限制就是只準聽我講話而不能開口。這個要求是很低的，你不這樣認爲嗎？……”

波爾菲里奧沒有回答。這個傢夥究竟想幹什麼呢？難道真像他所說的那樣，只是感到需要懺悔，而這種戲劇性的需要會迫使一個最守口如瓶和謹慎從事的人在某些時候徹底地揭開自己的真實面目嗎？這種狂熱的自我揭露真的是既無耻又充滿悔恨、既痛苦又富於挑戰性的嗎？波爾菲里奧多次聽人講過這種事，他在一些書中——尤其是俄國的——讀到過有關這種性質的懺悔。他也知道，一個人無法自我懺悔，他不能同時既當演員又當觀眾。儘管當事人希望如此，然而他卻不得不尋找另外的人，以便由這些人對他的行為作出贊同或是反對的表示。

波爾菲里奧的痛苦感有所減輕，他在椅子上挪動了幾下，力求坐得舒服些。

羅德里格斯盯着他，用一種既表示贊同又不無譏諷的語調議論道：

“我看你很快就能適應環境。你的確是我所需要的那種人，我沒有白白在你身上花費這麼多的心機。波爾菲里奧先生，你可真沒有讓我少費心機啊！……我一直監視着你……仔細地瞭解你的全部私生活……你是個難以理解的人，非常難以理解……一種我無法理解的正直的好人。我同樣也是一個正直的好人。當然，我有我的行為標準。雖然我們都是正直的好人，可是在我們之間卻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所做的一切——你認為全是壞事——都有法律保護，甚至得到法律的幫助；而你，爲了實踐自己的義舉，卻不得不違犯法律……你的所謂爲人正直的觀念，波爾菲里奧先生，是極其錯誤的。”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用莊嚴的口吻說道：

“正直的好人就是那些尊重法律規定和接受通行的倫理道德的人，如此而已。如果有誰指出，在我的整個一生中，我沒有尊重倫理道德和法律所規定的行為準則，我就敢於向誰挑戰。所以，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一個完完全全的正直的好人。至於你，不管你主觀願望如何，卻是一個不走正道的人，一個心目中沒有法紀的人，一個罪犯……請你原諒我這樣稱呼你，波爾菲里奧先生。我並不想冒犯你，我現在這樣稱呼稱，只不過是根據一種通行的準則而已。

“當然，這與事物的本質毫無關係，與人們稱之為‘良心’的東西毫無關係。我很清楚，良心這個東西是存在的……可它有什麼要緊的呢？當你上了一輛電車的時候，你的意圖何在？讓電車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如此而已。難道你會考慮是電使車輛開動的嗎？你會考慮到沒有誰確切地懂得什麼是電嗎？發電機的傳動帶有時會捲着一個人，使他喪命，難道你會因此而感到懊惱嗎？一個製作機件的工人掙的錢不足以養家餬口，這會使你感到不安嗎？所有這些事物都內含着不幸，而你卻從這不幸中得到好處，所以你對此也負有責任。我承認良心的存在，但是，使我感興趣的僅僅是良心本身的理性職能、它的深邃的洞察力和向我們揭示事物本來面目的本領。至於良心贊同什麼和反對什麼，我是從來不予考慮的。同樣我也可以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講，你比我要好得多，可這又有什麼了不起？親愛的先生，人們所關心的不是行為本身所代表的實質，而是其表現形式，如此而已。”

他又停頓了片刻，以便喘口氣，然後用顯得有些疲倦的聲音接着說道：

“這個問題我們到時候再討論。我剛才講過，爲了達到今天的這種地步，你讓我費了不少心機……事情跟你想象的不同，你不是憑自己主觀意願才如此行事的，不，先生……你就像一個小孩子，是被人牽着手走的。所以，如果你在這個問題上感到良心受到折磨——可我並不相信這一點——，那麼就請你讓它恢復平靜吧。你到我的公司工作有多少年了？十五年了吧？從第二年起，我就注意上你了。先生，你是個好職員，盡職盡責，可同時又喜歡多管閑事。你竟敢發表意見，有着自己的見解。你總力圖成爲一個公正的人，儘管這樣做有損你自身的利益。總之，在我面前出現了你這樣一個怪人，而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機智聰明、野心勃勃的小夥子我見得不少，可現在跳出了一個傑出的理想主義者。過去我還從未從這麼近的地方觀察過這類人物。正如法國人講的那樣，我必須要利用‘機會’<sup>①</sup>。我的確是這樣做了。你還記得我任命你接替老蒂布爾西奧的位置而毫不尊重他二十五年的勤奮與獻身精神所贏得的權益這件事嗎？你還記得這件事使你在道義上感到很困惑嗎？波爾菲里奧朋友，我是故意這樣做的。我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爲你更配擔任這個職務或是知識更多……相反，你的知識遠不及他。我這樣做只是爲了試驗試驗你。你還記得你對我講過的話嗎？

“‘我不能接受這個位置。我不接受損害別人利益的位置。羅德里格斯先生，你這樣做是不公正的。’

“從來沒有人這樣跟我講過話，我幾乎是求你接受我的這

---

① 此處原文爲法語。

個‘恩惠’。不僅如此，還必須由蒂布爾西奧本人去求你，並向你聲明，這是他自己提出來的。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可憐的傢夥！是我把他找來，嚴厲地對他說：

“‘要是你說不服波爾菲里奧接替你的位置，我就把你從公司裏開除……’

“我至今還記得他投向我的目光。不是仇恨，而是一種悲憤又無可奈何的目光，就像是一條狗，不知道為什麼挨打，但是它相信主人是有道理的……

“‘好吧，羅德里格斯先生，好吧……我去對他說……’

“他這樣做了……你以為他會指責我，或是向別人抱怨，說他成了一個不公正的事件的受害者嗎？不，先生。他現在已經死了，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他大概已經從他的獻身精神中得到了好處……”

羅德里格斯又停頓了片刻，然後，多少有些振奮地繼續說道：

“當時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自己也不很清楚。那個時候，究竟如何對付你，我還沒有任何具體計劃……也許你的理想主義使我大為生氣，所以，我想把你變成一個工具，讓你做出一件不公正的事情來，這樣，有一天我就可以對你說……就像現在我正在做的那樣。也許……”-他看了一會兒正在把兩隻手揉來揉去的波爾菲里奧，微微笑了一下。接着，他笑瞇瞇地議論道，“你看看人的本性究竟如何吧……先生你是個好人，可你現在正在那裏想，如果把我的脖子扭斷該有多麼快活……真開心呀，嗯？歸根結底，所有的人都有一種潛在的殺人意識。你不要自欺欺人，波爾菲里奧……這一點已

經被我預見到了。你看到這個傢夥了嗎？”他指着桌子上的一把手槍問道，“你看到了嗎？它可以射出子彈……更不用說我已經有一封寫好了的信……你知道得很清楚，死在監獄裏可不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

波爾菲里奧驀地一下子站了起來，口齒不清地說道：

“我不許你……”

一直十分平靜的羅德里格斯打了個威嚴的手勢，用命令的口吻說道：

“坐下。好，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不想惹惱你，波爾菲里奧朋友。我所以提到這件事，只是想提醒你要保持理智。我對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對這一點你是不能見怪的。我提到的這件事與你父親的事毫不相干。我甚至希望你不要走他的老路，如此而已。現在讓我們再回到蒂布爾西奧這件事上來吧……我明白，你認為我的做法是令人厭惡的……可是，在法律和道德面前，我的做法是絲毫不能受到譴責的。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出發，任何人也不能指責我用一個年紀更輕的人去接替一個上了年紀的僱員。正如你所知道的，在依靠別人勞動所得來度日的商業界，這種事是經常發生的……此外，我沒有把蒂布爾西奧解僱，甚至沒有減少他的工資。只是在這件事以後，我才有了一個對付你的計劃……可真沒讓我少費時間。有句阿拉伯諺語說，‘要向敵人報復，必須坐在敵人門口等待……’但是這個諺語只是在告誡人們要有耐心的這一點上是對的，至於其它方面，如果我們不積極努力而只是坐等，那麼在敵人沒有發生什麼嚴重問題之前，我們就要凍死在他的大門口了……當然，會有一

種衝動力，或是說天然的力量把你推向前進，但是總需要我們主動地與這種力量合作，我把這稱之為‘在滑梯上再塗一層蠟’。

“當然，我的目的並非是要向你報復，而是另有所圖……我只是要創造條件，以保證我能像現在這樣對你講話。所以我需要你來聽我講話，恰恰是因為你的處世哲學與我的完全不同。我不知道我這個願望是要回報什麼東西……但是這種願望並不因此就減弱了……”

“於是我開始給你設下圈套，但卻沒有奏效。我完全可以讓抽屜敞開，把錢落在桌子上，把賬目搞錯，可是你並不上鉤！……當然，我這樣做並不觸犯法律，也不是任何不道德的行爲……顯然，法律並不禁止讓抽屜敞開或是把賬目搞錯，一般的倫理道德也不會對此加以指責。所以，我仍不失為一個‘正直的好人’。機會終於到了……你想起來了嗎？你的一位摯友的妻子找你來借錢，好給她丈夫做一次手術。很可能是爲了通過你向我借錢。可你是寧肯偷我的，也不會開口向我借一分錢的，正像你所做過的那樣……波爾菲里奧朋友，請你原諒我用了‘偷’這個詞，我並不是想冒犯你……只不過這是人們慣用的一個字眼而已。當時你千方百計想弄到這筆錢，當然，由於你的秉性，你是連一個錢也存不下的。於是你想起向銀行貸一筆款子。但是，衆所週知，銀行只把錢借給有錢的人。說起來這是很荒唐的，可事實就是如此……不管怎麼說吧，要不是我及時地出面阻止，銀行是會借錢給你的。波爾菲里奧朋友，你想知道我是怎樣做的嗎？同樣也是通過一個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都不會加以譴責的辦法做到這

一點的，甚至都用不着我去撒謊。

“很自然，銀行找我瞭解你的情況。請你相信，我把你說得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說先生你是個聰明的小夥子，辦事非常認真嚴肅。但是因為你胡亂用錢，總是把自己所有的錢都統統花掉或是白白送人，所以你是一分錢也不可能存起來的。可以肯定，你是打算按期歸還貸款的，但是對此我絲毫不能承擔任何責任……”

“波爾菲里奧朋友，難道我撒謊了嗎？當然沒有。不過這就足以使銀行不借給你錢了。給銀行一個最壞的保證就是借款的用心良好，尤其是如果借款人又為人誠實的話，因為這樣一來，銀行甚至都不能指望借款人以非法手段搞到錢來償還貸款了。我不知道是誰發明了銀行，波爾菲里奧朋友，但是大概也是一個像我這種類型的正直的好人。”

羅德里格斯正要講下去，他發現波爾菲里奧的眼睛裏流露出某種懷疑的神情，與此同時，又顯得驚訝與憤怒。

“你用不着懷疑，”羅德里格斯用某種譏諷的口吻斷言說，“事實就是如此。但是好戲還在後頭吶……由於銀行不肯借給你錢，於是我想出了一個主意，並且立刻把它變成了行動。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讓你當了我的司庫，把錢櫃的一串鑰匙交給了你。你以為我就只有這麼一串鑰匙，其實我另外還有鑰匙……那時你朋友的妻子繼續來找你借錢，她不願意讓她的丈夫進普通醫院，因此就需要十個康托<sup>①</sup>……”

“聽說你要去銀行借錢，你朋友的妻子對你寄托了極大的

---

① 葡萄牙幣名，一康托合一千埃斯庫多。

希望。你感到很苦惱，這時你需要作出抉擇了……

“一天下午——你記得嗎？——我交給你一個信封，裏面裝着一筆款子，我毫不在意地對你說：‘你把這筆錢放進錢櫃，這是我給澳大利亞華萊士先生準備好的一筆款子，用來支付七月份到期的一筆債務……’我又補充說，‘我不喜歡把不是我的錢用我的名義存入銀行，又不值得給他立個賬戶……’你想起來了嗎？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並沒有撒謊……的確，七月份我必須支付給華萊士一筆款子。唯一的區別在於這筆錢無須放在你這裏。是我提前把這筆錢從銀行裏取出來，然後裝進信封裏的。

“但是，難道法律有什麼規定，禁止我們把錢取出來，裝進信封，放入錢櫃，交給第三者去保存嗎？顯然沒有……爲了保證以後不出事，我們對手下的工作人員進行一下考驗，倫理道德對此也不會橫加指責。總而言之，我就是這樣做的……

“正如你所知道的，這件事發生在下午六點鐘，馬上就要下班了。第二天早上，我發現你臉色蒼白，鬍子也沒有刮，你過去從來不是這樣的。看得出來，你夜裏沒睡好覺，我感到很高興。我心裏暗想：‘戰鬥已經開始……其結局是完全可以意料的……’那天夜裏，我別有用心地來到辦公室，用另外的鑰匙打開了錢櫃，我預想錢已經不在了，但是我猜錯了。儘管你表面上對人們所遵循的常規缺乏尊重，然而其實際上的尊重程度遠比我認爲的要高得多。可說到底，這件事打心眼裏使你感到心煩意亂……所以我還不時地夜裏去辦公室，看看那裏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但到後來我就不再去了。

“一天上午，你朋友的妻子又來找你的麻煩，我從你的神情中發現你已經下了決心，這種神情帶有悲劇色彩，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她丈夫的手術不能再拖延了，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我高興得直搓手，因為我知道這一天你就要下手了。爲了給你提供方便，我聲稱這天下午我不來辦公室了，並向你道別說第二天再見。等我晚上再去辦公室的時候，錢已經不在信封裏了……後來的事你已經都知道了。”羅德里格斯結束了他的話。

兩個人四目相對，許久都緘默不語。後來，羅德里格斯拿過煙盒，遞給波爾菲里奧一支煙。波爾菲里奧沒有接受，而是哆哆嗦嗦地自己捲了一支煙。然後，他突然用力地推開椅子，站起身來，激動和極度的憤慨使他聲音顫抖：

“你要講的都已經講完了，不是嗎？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不，我還沒有講完。當然，如果你想走……”羅德里格斯依然很溫和地說道，“不過我希望你還是留下來。今天晚上我把心裏話講出來格外合適，我很想好好利用它。我們並不能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誰能向我擔保，你肯定不會回家去，在自己頭上開一槍呢？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萬一如此，我還向誰這樣自由地講話呢？沒有任何一個人。這就是問題所在……而我又必須把心裏話講出來不可。很多年以來，我一直深居簡出，寡言少語，而我要講的話必須講出來不可。我也可以自己講給自己聽……我試驗過，但是效果不佳。一定要有人聽我講話才行……至於聽了以後對我會有什麼想法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要有人聽我講話……你明白了嗎？……你是我的一個俘虜，可從某種意義上講，我

同樣也是你的俘虜。這就是獄卒的處境……歷來如此……你懂了嗎？”

波爾菲里奧感到這個傢夥講的是實話：不僅自己是俘虜，一隻無形的手銬把他們倆永遠扣在一起了。

羅德里格斯透視着波爾菲里奧內心裏進行着的這場鬥爭，他突然說道：

“看來我沒有搞錯。對明智的讚揚永遠也不會過份……一個人明瞭事理，他就會接受……難道不是這樣嗎？直到剛才為止，你和我只是世界上兩個毫不相干的人，從現在起，情況就不同了……”他又停頓了一會兒，然後說道，“下面我要對你講的就不再是有關你的事情了，你的事至少到現在已經講完了。下面我要講的是有關我自己的事。一個人最喜歡幹的事莫過於談論自己了，在這方面，我和其他的人是一樣的……”

“你知道大加圖<sup>①</sup> 這個人物吧？就是普魯塔克<sup>②</sup> 為其作過傳記的那個大加圖……當過監察官的那個大加圖。我就是大加圖這種類型的人……”

波爾菲里奧做了個怪相，羅德里格斯評論道：

“我知道，你在思考問題時大概有講究修辭的毛病。不僅有人講話時愛咬文嚼字，還有人在思考問題時也愛咬文嚼字

---

① 大加圖（公元前 234—前 149），古羅馬政治家和作家。歷任執政官、監察官等職，維護古羅馬傳統。

② 普魯塔克（約 46—約 120），古希臘傳記作家。代表作有《列傳》，共五十篇，其中希臘名人傳和羅馬名人傳各二十三篇，為研究古希臘、羅馬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所以你大概是這樣想的：‘噢，這麼一個無賴竟把自己與人類最偉大的一個人物相提並論……’我懂得這一套，你們這些先生都是滿肚子的成語，甚至連戎克羅<sup>①</sup>也是如此。你記得他的詩句嗎？

……比大加圖更加偉大  
他殺死了自己的四個孩子  
四次穿透了自己的心……

等等等等……你大概以為我講這些是為了自誇，不，先生，是為了自貶，是為了證明你有道理……大加圖信俸自己虛偽的處世哲學，他同樣也是（請你注意我的謙卑：這個‘也’字指的是我）一個真正的無賴……這個詞兒恰恰是先生你開誠佈公地用來稱呼我的。這是我和大加圖的第一個相同之處！……你知道大加圖所幹的事嗎？……恰恰是販賣奴隸。一個奴隸老了，不能替他幹事了，大加圖就用低廉的價格把他賣掉，省得白白養活他。你大概以為，這是那個時代的習俗……事實的確如此，儘管那時候羅馬有些不這樣行事的理想主義者。

“那麼，為什麼因為我按照我的時代的習俗行事，盡可能多地利用制約着我們的法律和規章為我的利益服務，你就要指責我呢？我承認，這是不合情理的……這位大加圖和我今天的做法一樣，他遵循着他那個時代的嚴厲的程式，如此而

---

<sup>①</sup> 格拉·戎克羅（1850—1928），葡萄牙詩人。著有《若昂之死》等詩集。

已。儘管你對此表示懷疑，大加圖是和我十分相象的……你想看看我們是怎麼相象的嗎？

“他曾經以監察官的身份，把參議員馬尼利奧趕出了參議院，僅僅因為馬尼利奧膽敢當着自己一個女兒的面，吻了自己的妻子——他合法的妻子——，你知道這件事嗎？時間也已證明。馬尼利奧的舉動是最值得贊賞的行爲之一，他的這種習慣表明了他的純潔。大加圖的這一做法並不禁止他本人同意他的家人跟他的女奴隸們——其實只跟一個，請你注意！——發生兩性關係，大加圖則按規定好的價錢收費，然後塞進自己的腰包……同樣，這也並不禁止在大加圖耄耋之年去與她們其中的一個幽會，並要求薩洛尼奧——他所保護的一個平民，因此是依附於他的——同意他（已年過七十）與薩洛尼奧一個十八歲的女兒結婚……”

“下面你還可以看到我與大加圖的另一個相似之處。

“你還記得我把瑪利亞濟妮婭——就是那個失去雙親的女孩子——開除，這件事曾使你異常地反感過嗎？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開除她嗎？因為我突然發現記賬員澤·佛朗西斯科正在吻她……我把她解僱了，這件事我做得很對。正如大加圖一樣，我不允許在我的商號裏有稍微不講廉耻的事情發生……這是我的權利，你不這麼認爲嗎？

“不，至少在那個時候，你不是這麼認爲的。因為你曾找過我，傲慢而無禮地向我斷言說：‘你把一個沒有家的女孩子趕到大街上去，這等於是讓她去受窮，也許是去賣淫。’我不想聽你的話，對你的這番話我背地裏感到好笑。

“當然，我知道有這種危險……不過請你告訴我，這跟我

有什麼關係？跟我有關係的是我商號裏發生的事情……

“關於瑪利亞濟妮婭的事，下面我告訴你一個情況：兩年以後，我在熱阿內特的家裏遇到了她……你知道嗎？你的第一個預斷——她會受窮——與事實不符……她長得又結實又胖，成了一個很闊氣的女人……你的第二個預斷不幸而言中，我跟她睡過覺！她一個月撈走我的錢比我五年付給她的工資還要多！可請相信，我並不心疼這筆錢因為她很值得拿到這筆錢……”

波爾菲里奧在椅子上活動了一下。一陣巨大的憤怒不由得湧上他的心頭。他挪用了別人的錢，儘管這一行爲是應該受到指責的，但這不能迫使他聽着這種癡狂和無耻的自我表白而無動於衷，最好由正規的法院對他進行審理和判刑……一想到判刑，波爾菲里奧不禁渾身顫抖，父親在監獄病房裏臨終時的模樣就像暗室中的一個白色影像，又映現在他的腦海裏。他控制住了自己，然而還是忍不住小聲地嘟囔了一句：

“太無耻了！”

“你說什麼？”羅德里格斯用一種毫不動情的聲音問道，“我沒聽清楚。不過沒關係，我現在不想聽你講話……”接着他一字一字地強調道，“先生你要聽我講話……”然後，他又用緩和的口氣說道，“我理解你的憤怒心情，如果你不感到憤怒，我甚至會覺得驚訝……和失望。但是你不應該感到憤怒，你想知道爲什麼嗎？什麼事情使你憤怒呢？我所採取的行動？可我的行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既然我從來沒有用指頭碰過一個女職員，你怎麼能希望我允許其他人在我的眼皮底下幹出這樣的事情來呢？你可以看到你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是

賣淫這件事本身使你產生反感，那你就更加沒有道理了……  
第一，妓院不是我的發明，雖然我具備這種能力……其次，我認爲妓院的存在是百分之百有道理的，它是某種安全閥。你的看法不是這樣的吧？當然不應該是這樣的。安全閥，你體會到了嗎？有了妓院，作爲一家之長的男人就能夠相對地睡得安穩些，他不時地可以和別的女人睡睡覺而不必冒太大的風險，感到心裏不踏實……波爾菲里奧朋友，現在我願意聽聽你的高見……你一句話都不肯講，嗯？我講的話你是無法駁倒的……”

羅德里格斯低聲地笑了起來，從喉嚨裏發出的笑聲就像遠處水龍頭裏的水滴在銑製的臉盆裏發出的響聲。接着，他用嘲諷的口吻說道：

“還有澤·費雷拉的事！你現在記得起來嗎？就是你說是我使他破了產的那個人！你這個人說的話確實滑稽可笑！當然，是我使他破了產……可後來呢？的確，當我借錢給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能按期歸還我。我還要告訴你，恰恰就是因爲這樣我才借錢給他的……的確，我討厭這個人。可是我認爲，我願意討厭誰就討厭誰，這是我的權利。法律和倫理道德並不禁止我們討厭某些人。這是好事，否則的話，所有生活的樂趣就化爲烏有了……”

他停頓了片刻，彷彿是在追憶和品嚐這些往事，然後又接着說道：

“澤·費雷拉！一個空頭理論家！這個白癡因爲學過《財經學》，就自以爲比我們所有的人都高明……他認爲自己高人一等！做生意需要的是會發財和善決斷的本能，如此而已。對

其它的東西考慮得越少，生意就會做得越好！除了上述這種本能，再就是要有錢有勢。可澤·費雷拉的想法讓我發笑……”他又低聲地笑了笑，顯然很開心。“他要開辦一個生產洗盤子機器的工廠……洗盤子的！真是讓我笑掉大牙……在一個很多很多人晚飯時用午飯時用過的髒盤子，而且吃頭一天剩下來的飯菜的地方要生產洗盤子的機器！這等於是在比屬剛果<sup>①</sup>或是莫桑比克建立一個製造滑雪板的工廠……

“我那時一本正經，甚至都嚴肅得過了頭，竭力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當然，我心裏明白，這是一個激將法。我挑動他跟我展開激烈的辯論，最後我假裝認了輸，假裝被他說服了。我真是開心極了！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迴響着他的話：‘還有這一點，還有那一點……，這麼多的機器……這麼多的盈利……’他生產了三百臺，不但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錢，還借了債，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最後只賣出去十八臺，每臺售價大概是兩個康托……

“在他不得不進行大拍賣之後，我買了一臺留作紀念。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錢嗎？一半的價錢。這臺機器對我毫無實際用處，然而它又使我獲益匪淺；它給我提供了一個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教訓。因為我同樣也富有想象力，不時地也有一些荒謬的打算……每逢這種時候，我就想到了澤·費雷拉，我就走到機器前面，塞進兩個盤子。如果盤子碎了——大多數情況都碎了，因為我不會使用這個機器——我就立刻放棄自己的想法；萬一沒碎，洗得乾乾淨淨，我就把自己的打算

<sup>①</sup> 扎伊爾共和國的舊稱。

付諸實施。對我來說，這臺機器體現了神秘的命運之力……”

他又停頓了一會兒，然後用深沉和幾乎是莊嚴的聲音接着說道：

“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到了澤·費雷拉該還我錢的那一天他沒有還我。他來求我延長借期，但是我斷然拒絕，對他的苦苦哀求充耳不聞。‘要是你不按規定全部如數還清，我就到法院去告你’……這場官司一打，其他的債權人也向他撲了過去，但是只有我拿回了自己的錢，其他的債權人則沒有拿到……我承認我是冷酷無情的，但是生活中只有兩條路或是你對別人冷酷無情，或是別人對你冷酷無情。我選擇了第一條路。你知道澤·費雷拉後來的遭遇嗎？

“他的那位看上去蠻漂亮的太太把他甩了，又跟了一個車庫的老闆。這件事太奇怪了：他的太太跟他一樣對生產這些機器十分熱衷，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像荒謬的念頭那樣使女人動情；同樣，也沒有任何人能像她們那樣快地拋棄這些念頭。他的太太剛一察覺生產洗盤子的機器賺不了錢，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就開始不分晝夜地找澤·費雷拉的麻煩，最後終於迫使他做了……她要他做的那件事。

“就在幾天前我見到了澤·費雷拉。你想象得出現在他是個什麼樣子嗎？他正在一戶人家門口討飯。換上任何一個人都會轉過臉去接着往前走……但是我沒有這樣做。直到今天我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肯定不是出於同情，也不是因為悔恨。我徑直朝他走去，對他說：‘給你這筆我應該給你的錢……’我遞給他的正好是一千埃斯庫多，這

筆錢剛好把我買的那臺機器按他要求的售價補到兩個康托……可是這位大人物——你看愚蠢和一種令人無法理解的傲慢會使人走到何等地步！——卻不肯接受。我不得不硬是把錢塞到了他的手裏，並且粗暴地對他說：‘拿着，你到了這種地步，什麼都要接受下來……’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投向我的目光。不是仇恨的目光，也不是高興的光目，而是一種不理解的目光……正是因為他極度缺乏理解能力，像澤·費雷拉那種類型的人總是用自己心目中的荒謬可笑的想法去代替現實，去代替那些活生生的生活法則……”

羅德里格斯站了起來，走到波爾菲里奧的跟前，盯着波爾菲里奧的眼睛對他說道：

“你倒還不完全這樣，因為你比他們聰明，你懂嗎？甚至連我也許有一點像……”

說完，他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閉上了眼睛。

## 二

沉默延續了數分鐘之久。房間裏掛鐘發出的聲音把時間分成等同的小單位，就像一個人乘坐火車旅行，沒有終點站，總是以同樣緩慢與一致的速度向前行進。

波爾菲里奧緊張然而又是空泛地思索着，腦子裏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混亂。他腦海裏的影像與羅德里格斯使他產生的另外一些影像攪在一起，猶如兩種極為不同和極為矛盾的生活像是兩條小河同時向同一個一望無際的湖泊流去。

仍然是羅德里格斯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是一個正直的好人……”他突然放聲大笑，隨即戛然停止，又說了一遍，“我是一個正直的好人……你聽了我剛才講的事情之後對這一點會有什麼想法，這無關緊要……一個正直的好人的真正概念是客觀的。法律是客觀的。倫理道德是客觀的。規章制度是客觀的。和所有強大的事物一樣，生活本身也是極為客觀的現象……但是愛情、悔恨、苦惱，這些則是主觀的表現……所以它們是無足輕重的。你要知道，正因為我們蔑視這些東西，所以我們才有力量。我希望你只是光聽我講，如此而已。”他遲疑了一秒鐘，馬上又說道，“剛才我對你講的是還活着的人的事，現在我給你講已經死去了的人的事……對，有關死去了的人的事，因為有些鬼魂同樣也與我有關，同樣也與我有關……但是這些鬼魂都是循規蹈矩、行爲端正和馴順聽話的，所以你不要以爲，他們夜裏會來找我的麻煩，使我總做噩夢！不，先生。只有當我召喚他們的時候他們才會來……”他又停頓了一下，然後，突然用一種奇特的聲音問道：

“你記得我的太太嗎？”沒等波爾菲里奧回答，他又接着說道：“你當然記得很清楚！我甚至還記得你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向她投去的目光！請你聽好，是我把她害死的……”

波爾菲里奧渾身顫抖了一下，放在椅子邊上的兩隻手也痙攣起來。他感到需要開口講話，可又不知道要講些什麼。羅德里格斯察覺到了波爾菲里奧內心的激動，立刻說道：

“你不必激動，也不用去想任何一部用砒霜慢慢把人毒死的那類偵探小說。不，不是這樣，先生，一切都與法律和倫

理道德相符……”羅德里格斯品味了一會兒波爾菲里奧臉上流露出的迷惑不解的神情，十分嚴肅地繼續說道，“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比她的年齡大很多，大到你無法想象的程度。因為我的長相年輕，跟我的實際年齡不一致，我今年六十二歲了，可是誰也不會以為我是個年過半百的人。這是我生活很有規律、養成了一些很好習慣的結果。事實就是這樣，波爾菲里奧朋友。現在我要讓你重新想到大加圖：我比我的太太要大二十六歲。結婚時她十八歲，我四十四歲。在這種年齡還看不出我們之間的差別：一個保養得很好的四十四歲的男人還算個年輕人；一個發育得很好的十八歲的姑娘已經是個成年婦女了。糟糕的是到了後來，一個人越長越精神，而另一個人卻越活越衰退，那種內含的原來看不出的東西這時就要出來作祟了，這就造成了很多人的悲劇，而這種悲劇從表面上又是看不出來的。在我整個的一生中，我對待女人就像對待一個寬容和軟弱的男人一樣，從來是信不過的。這並不是因為作為一個男人我不喜歡女人，但是我知道如何不費力氣和不經周折地就能把她們搞到手。從這個意義上講，十個女人同時屬於所有的人比一個女人只屬於自己好得多……自從要獨佔自己的財產這種感情作怪以來，痛苦和悲劇就隨之產生了，因為在男女之間的關係上，正如你下面將要看到的那樣，是沒有十全十美的財產可言的……因此，雖然我尊重結婚這件事，但是我卻決定我自己不結婚，有漂亮的妓女我就滿足了。當然這要小心從事，以免觸犯良好的社會風俗，這是最根本的條件……至於其它嘛，我付了錢，也就心安理得，良心上不會感到過意不去……況且，這種交易永遠不會使我

感到厭倦。凡是法律允許的就是好事，凡是法律所禁的就是壞事——這就是我的座右銘。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妓院這種制度已經有兩千年左右的歷史——正如你所知道的，早在古希臘就有妓女了——所以它不能不算是一種好的制度。對我來說，我承認，我不僅認為它是合法的，甚至還是值得尊重的。今後我也將繼續持這種態度……至於結婚嘛，在我的一生中，也許這是唯一我没有事先預計就做了的一件事……

“我有一個親戚，一個遠房親戚，住在阿倫特若，是個產業主，經常來向我借錢，總是給我添麻煩。他有不少產業，可是因為他總是到里斯本來賭錢，所以有多少產業也不夠他花……由於他有東西可以拿來抵債，我一直借錢給他，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每次都要求他以財產為抵押在借據上簽字。儘管他的收入足夠他用的，但是由於他的這種生活方式，他不僅沒有能償還我的本錢，甚至連利息也沒付。他欠我的錢數目越來越大，我決定等他下次再來借錢的時候就先回絕他，然後要求他拿出新的財產作抵押。過了一段時間，他又來向我借一百康托，在當時這可是一大筆錢……

“‘澤·戈麥斯老兄，’我對他說，‘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你已經向我借了二百五十康托，而且六年沒有付利息。我不十分清楚本利加在一起一共是多少……’當然這不是實話……我很清楚他一共欠了我多少錢，我這樣說是為了表示我對這件事毫不在乎和不貪圖什麼東西……從他焦慮痛苦的表情中我看得出他急需這筆錢。我接着對他說道：‘我不想騙你，我有你所需要借用的這筆錢，但是你已經答應給我的抵

押品是不足的……’他勃然大怒。抗議道：‘噢，羅德里格斯老兄……我已經給了你多少抵押單？現在我再給你寫一張新的抵押單，用來擔保我欠下你的所有債務和這一次的一百康托……’‘抵押單？’我對他說，‘這並不可靠。誰能告訴我你不欠其他人的債，他們不會告到法院，強制你償還這些債務呢？’他斷然否認說：‘不，羅德里格斯老兄，我不欠任何其他人一分錢……’他在撒謊。我知道得很清楚，他還有其它一些債務，儘管數額不大。但是出於禮貌，我假裝相信了他的話，然而我又毫不留情地補充道：‘澤·戈麥斯老兄，你擁有的財產剛夠償還你欠我的全部債務。那些軟木樹已經快老死了，誰也不願意要……’‘我擁有的財產？’他氣忿地喊了起來，‘它們的價值是我欠你的債務的十倍。如果你不放心，我把全部財產都抵押給你。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接着說道，態度已經不像剛才那麼激烈了，‘我這次要借二百個康托……’這正是我所希望他做的事情，因為我知道得很清楚，正如他所講的，他的財產的確值那麼多錢。我仍然堅持不肯借錢給他，但是最後我表示同意了，條件是：以他全部財產作抵押，債務總數為六百康托（包括過期未還的利息在內，利率為百分之六），幾天之內他就要把簽好的借據送來。

“從此以後，因為我知道澤·戈麥斯永遠也不會還我的利息和本錢，於是我就開始把他的財產看成是我的財產了。不僅僅是財產本身，還包括所有與財產有關的東西：馬匹、豬群，甚至生活在那裏的人……和大多數人一樣，從小我就對佔有財產懷有一種無孔不入、迫不及待和獨霸獨享的心情……可卻有人說，這種感情不是天生的，不是合法的！簡直

是胡說八道！……

“恰恰就在那個時候，也許是由於這種不斷加劇的佔有財產的心情，使我想起澤·戈麥斯——他是個鰥夫——有一個女兒。在她十二歲的那年我只見過她一次，我幾乎記不起這個女孩子的模樣了。連她的名字我當時也是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想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件事無法解釋……現在我認為，自從我把澤·戈麥斯的財產看作是我的財產，確信他已經掌握在我手裏的時候起，我就開始把他的女兒同樣也看成是‘我的’了……對這件事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釋，因為過去我從未問起過他的女兒，那時候卻很自然地問道：‘克拉麗尼婭好吧？’澤·戈麥斯看着我，感到有些吃驚，但是當父親的那種驕傲感佔了上風，他回答我說：‘她已經長成個大姑娘了，你想見見她嗎？’說完就從錢夾子裏抽出一張照片，遞到我手裏。我大吃一驚：我雖見過，但當時並沒有留意的那個毫不起眼的小丫頭長成一個漂亮的女人了。漂亮的女人這個詞並不恰當，因為她的模樣還是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少女。

“一種無法形容不可言喻的渴望之情在我的心頭油然而起，我問道：‘她多大年紀了？’‘十六歲。’澤·戈麥斯回答說，‘可看上去顯得更大……’‘顯得更大……’我機械地說道。‘相當大。’隨後，我剛一察覺到我的思緒紛亂，就馬上想方設法控制住這種思緒，開始和他商量起簽署借據的日期和其它一些細節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感到我變得寬容和慷慨了。因此，沒等他提出要求，我就對他說：‘因為你的抵押品數額很大，我少收你一點利息。我不想從你身上賺錢，我只是要讓我的資

本得到合法的報酬。我只收你百分之五點五的利息……’他又驚訝又不信任地對我表示感謝。當我們把這一切都辦妥之後，我對他說：‘老兄，你知道嗎？今年也許我會接受你的邀請，到你的農場去跟你一起住上幾天……’‘我非常高興，’他毫無熱情地表示同意說。‘你看我什麼時候去最好？’我問。他想了一秒鐘，立刻斷然地說：‘九月底，那時候有鷓鴣……你喜歡打獵，對吧？’‘對，我槍打得還可以……那地方有很多鷓鴣嗎？’我問道。‘很多……’於是我們商定，九月底我到他的農場去住幾天。

“我應該向你聲明，當初我做這一切的時候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意圖。但是，雖然我不知道我究竟想幹什麼，可是在我的內心卻有着一個潛在的打算，今天，人們習慣地稱之為潛意識。這一點我心裏很有數，因為我十分焦躁地——這並不是我的性格——盼着啓程的日子。我和澤·戈麥斯的談話是在六月中旬，七月初他簽署了借據，從那時算起到九月底還有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只有我自己知道，這段時間對我來說過得有多麼慢！我就像一個正在盼望着假期到來的中學生……

“我這是怎麼了？我愛上澤·戈麥斯的女兒了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這段時間裏我變了，變得和平常大不一樣了：寬厚、仁慈，慷慨。我不再把人生看作是一個無情的戰場，我幾乎認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類……我盡量不去考慮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但是我清楚地感覺到了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奇怪的是，因為我看過一件東西以後通常記不住它的樣子，所以我忘記了克拉麗尼婭的長相。當我想回憶起她

的模樣時，得到的只是一個沒有具體形象的空泛的影子。但是，從中我卻可以感到一種迷人的原野的香味……

“我從來不是一個脈脈含情的人。我一直相信，把人們勉強聯係在一起的是仇恨，仇恨使一些人害怕另外一些人，而不是愛；愛由於它的排它性，造成了人們的分裂。但是現在我認為，那個時候支配着我的卻是愛。不是克拉麗尼婭，而是愛的本身。由於不可知的天命，克拉麗尼婭可能是這種愛的光輝燦爛的中心。

“當我前往澤·戈麥斯農場去的時候，我對可能發生的一切都作好了思想準備，儘管我沒有向自己坦白在我內心深處所發生的事情。

“克拉麗尼婭有着鄉下健壯女人所具有的全部魅力。她不抹口紅，也不塗脂抹粉，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一雙眼睛深沉烏亮，一舉一動就像一隻野性十足的山羊那樣既怯懦又大膽，賣起俏來十分自然而不俗氣，身上散發出一股蘋果和新鮮稻米的香味……她小學畢業，識字不多，只讀過彌撒經書和卡米洛<sup>①</sup>的書。澤·戈麥斯對女兒的學習漫不經心，這對她反而倒有好處，使她免受偽科學與偽文學的教育，而這種教育使我們很多姑娘的頭腦裏充滿了假像和幻想。那個時候，幸好電影還不像如今這樣普及，她只到埃武拉和貝雅去過兩三次，看過《基督生平》和其它少量的影片。所以，她的思想單純，她的問題都是自然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需要會幹的事情她都會幹：做飯，刺繡，料理家務。她講話的時候常使

---

① 卡米洛·卡斯特洛·佈蘭科（1825—1890），葡萄牙作家。

用一些很有趣的當地的土語。從她的言談中可以看出，她對她的所見所聞有一種正確的、肯定的看法，而不會發生曲解。無疑她是很聰明的，如果我們把對週圍所發生的事情具有清晰的 understanding 稱之為聰明的話……”

羅德里格斯沉默不語了。這種回憶使他的講述充滿了人情味，最後的幾句話他是斷斷續續滿懷激情地講出來的，他已經無法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雖然是不知不覺，波爾菲里奧對羅德里格斯所講述的事情卻越聽越感興趣。儘管他一言不發，羅德里格斯仍然察覺到了這一點，於是就不無嘲諷地議論道：

“我看得出來，我唯一的聽眾，或者最好說是我的懺悔神甫，對我講的這些故事聽起來感到津津有味。”

隨後，他又恢復了嚴肅的口氣，說道：

“波爾菲里奧朋友，你不要奇怪我用這樣的語言對你談到那個過去曾是我太太的女人，因為我講的那個女人實際上並不是我的太太，而是另外一個女人……我們男人熱戀的是一些女人，可娶的卻是另外一些與她們不大一樣的女人。正如下面你將要看到的那樣，這種情況歷來如此……”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

“在我和克拉麗尼婭之間，很快就形成了一種很隨便、很令人愉快的氣氛……她對什麼都很好奇，沒完沒了地向我問這問那，同時也跟我談起了很多我們城裏人不知道的事情。

“貓呀，狗呀，母雞呀，公雞呀，樹呀，風呀，這些東西從她嘴裏講出來就都人格化了，彷彿它們都是負有責任和具有思想意識的人了。‘今天’，她對我說道，‘南風先生穿着他

火紅色的外套來了……’而我，就好像看見了風，它彷彿是一個青紫色的幻影，正用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滿是莊稼茬子的田野上放起火來……有時她又對我說：‘你知道路邊的那棵蘋果樹是怎麼招惹我的嗎？’隨即她給我看了看被樹枝刮破了的襯衣袖子……‘不過我會跟她算賬的……’人類有它的缺陷、欲望和情愛，雞類的生活是人類生活的逼真寫照。‘你看那隻公雞——她說的是雞圈裏一隻個頭極大的公雞，克拉麗尼婭管它叫做法老<sup>①</sup>——，誰也惹不起它。有多少公雞鑽進這裏來，它就把多少公雞跑。只有那隻——她指了一下一個剛剛冒出一點雞冠的小公雞——使法老大傷腦筋……只要法老一不留神，它就會去找母雞交尾。’

“她講這一切的時候，既不假作正經，感到難為情，也沒有絲毫的不良用心。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原來我決定在那兒呆上兩天，結果由兩天變成了十五天，又由十五天變成了一個月。澤·戈麥斯開始時還陪着我，我們不時地一起去打獵。到了後來，他的生活就又恢復成原來的老樣子了。他幾乎每天都去貝雅，那裏住着他的一個姘婦；有時則去埃武拉，在一些朋友的家裏賭撲克牌。說心裏話，我並不感到缺少他，甚至寧願見不到他。他的女兒對他很關心，跟他很親熱（克拉麗尼婭跟他可好了），這使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有一種無法坦白和難以說清楚的嫉妒。

“我在他們農場的那段時間裏，對克拉麗尼婭從未講過一句表示親熱的話，從未流露過任何表示親熱的神情。當然，這

---

① 法老，古埃及國王的稱號。

不是因為我不渴望把她摟在懷裏，把她帶走，讓她永遠留在我的身邊……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我當時沒有這樣做。然而，我內心已經打定主意：她將成為我的妻子，我的，而不是任何另外一個人的。

“那一年，我始終未能對她父親澤·戈麥斯提及這件事，一種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的荒謬的膽怯和神聖的尊重使我拖延了我的計劃。我離開他們農場的那一天，克拉麗尼婭給我做了路上吃的點心，擁抱了我。我懷着極度的幸福感回到了里斯本，徹底忘記了人生下來不是為了獲得幸福，而是為了履行他的使命……”

“那一年時間過得很慢。看得出來，我的生活裏充滿了一種渴望，這種渴望使得咄咄逼人的我變得溫和起來。所有的人對我的這一變化都感到奇怪，甚至有人說：‘噢，羅德里格斯，你變得和原來大不一樣了！……’我不時給克拉麗尼婭寄去一件禮物，同時必然會收到她的一封用小孩子的筆體寫來的信，向我表示謝意：‘你會因為我而破產的……你會把我寵壞的……’然後就給我講他們村子裏寧靜的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拉米雷斯的種植園起火了……她的預言成了現實：那隻小公鷄長大了，把‘法老’趕下了王者的寶座。它們倆進行了一場可怕的爭鬥，她感到十分愜意……”

“她的信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但是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幾乎可以背下來了。波爾菲里奧先生，你看愛情會使一個人變得多麼可笑……我甚至把這些信放進我的錢櫃，用一條綢帶把它們捆在一起，好像是一筆珍貴的財富……”

“澤·戈麥斯隔一段時間就到我這裏來一次，找我借錢。

我已經不再拒絕他，總是對他說可以……短短的幾個月裏，他從我這裏拿走了四百康托。他不得不修正借據，欠我的錢已達一千康托。我已經準備好，萬一我拿不出他向我要借的錢，我可以去借錢給他用……這個人贏得了盤剝我的這一可怕的權利，因為他是克拉麗尼婭的父親。我現在不能向你保證，但我確信澤·戈麥斯已經不自覺地把這兩件事聯係在一起了。

“到了該還我利息的日子，澤·戈麥斯沒有還我，甚至也不對我作任何解釋。我同樣也沒有要求他這樣做。

“我所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時間過得快一點，使我能再次回到克拉麗尼婭的身邊。當然，我願意去看她多少次就可以去看她多少次，但是我自己強制住自己不這樣做。我認為凡事都要適度，加上我需要弄清楚和確定在我身上萌發出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激烈程度使我害怕——，這都迫使我不得不強制住自己。

“第二年九月，我又到澤·戈麥斯的農場去了。但是，肯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變化，而我在開始時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克拉麗尼婭變得和過去不同了：她講起話來有了某種保留，穿衣服也比以前更注意了。可以說，她竭力想迴避和我待在一起。當然，她的做法很謹慎，使我無法抱怨。開始時我想，這是女人慣用的手腕，在追求她們的男人面前總是故意假裝迴避。……這使頗為自負的我感到很快活，同時也增加了我的希望。然而，我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一天，我突然十分清楚地明白了正在發生的事情。

“一個星期天，和通常一樣，我陪克拉麗尼婭去做彌撒。那一天她顯得格外漂亮：玫瑰紅色的頭巾下面露出一縷黑黑

的、不聽話的頭髮，兩隻眼睛像光溜溜的烏金一樣閃閃發亮……我還發現，她第一次用了胭脂，並且還搽了一點香粉。我故意讓她察覺到我的發現，她立刻臉紅了，紅得使我隨即換了一個話題。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惕。

“教堂離農場大概有六公里遠，我們總是坐馬拉的大車去，她親自掌鞭……回來的時候，我們從一個騎馬人的身邊經過。這是個年輕的小夥子，一身阿倫特若地區人的打扮，頭上戴着一頂寬沿帽，筆挺的褲子，鬥牛士的短上衣和汗衫……他和任何別的小夥子沒有什麼兩樣，然而他的煥發出青春的光輝卻是任何東西也無法替代的。小夥子脫下帽子，和克拉麗尼婭只是四目相視了片刻，但這就足夠了，我不需要任何更多的情況就足以明白了正在發生的事情。我看了一眼克拉麗尼婭，只見她兩眼低垂，滿臉通紅。我裝作毫不在意的樣子問道：‘他是誰？……’‘他叫曼努埃爾·盧西奧，家住在阿倫特若的費雷拉鎮，……正在科英布拉讀書。’她聲音顫抖地回答我說，‘他跑到這麼遠的地方散步來了，’我不無譏諷地議論說。克拉麗尼婭望着我，突然用堅定的語氣回答道：‘他想到哪兒散步就到哪兒散步……我不能禁止他。’隨後，她帶着某種挑戰的語氣接着說道，‘我也不想禁止他……’

“我沉默不語，朝四週觀望。遠處的色彩濃淡相間，宛如浮雕一般，用來勾畫輪廓的綫條無限輕柔，顯得是那樣的高潔，我已經開始喜歡阿倫特若的景色了。然而此時此刻，它卻失去了其全部魅力。滿目莊稼茬子的田野被上午的陽光抹上了一片金黃的顏色，可此時在我的眼裏，它們卻像一塊可詛咒的土地上的光禿禿的山坡。樺樹和軟木樹的灰綠色使我

產生反感，甚至連櫟樹叢散發出的香味、山區土地和野草的香味——我對這些香味本來是很喜歡的——也使我感到厭惡。‘景致乃精神狀態之產物’，有人這樣講過，事實的確如此……那個時候，我的精神狀態猶如一堆陰沉、混亂之物，猶如在漫無邊際的沙漠上颳起來的一陣呼嘯着的大風。

“一直到家門口，我們倆誰也沒有再講一句話。我感到，一種對世上萬物和命運的仇恨緊壓在我的心頭。克拉麗尼婭則覺得我欺侮了她，彷彿我超越了一條界綫，進入了一個對我來說一切都屬於禁區的領域。

“那天吃午飯的情景和平常一樣，澤·戈麥斯並沒有察覺到克拉麗尼婭和我與往日有什麼不同。此人從不留意別人，屬於那種認為世間的一切都是為自己安排的人。另外我還一直注意到，人們並不能發現那些對他們的一生來說真正至關緊要的事情。的確，這些事情一般說來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從表面上看不出其真正的含義……但是毫無疑問，這是生活中最為嚴重的事情……

“澤·戈麥斯談到鴿子正飛臨這個地區，並計劃去打一次斑鳩。我只是極其簡單地回答他的話。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夢想。直到那個時候，我才好好地端詳了一番澤·戈麥斯。我很驚訝，這個人以其財產為抵押，欠下我一千康托的債務，幾乎兩年沒有償還過我的利息，他怎麼會感覺不到這一點，反而像個沒事人似的跟我談起鴿子和斑鳩來！……我承認我的想法是荒謬的，然而事實上我的確感到很吃驚。在我們兩個人之間，真正存在的只不過是一種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係，如此而已。很長時間以來，我同樣也忘記了這一點。那

時我想起了這一切，甚至連最細微的情節也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這種被遺忘了的關係此時具有了一種新的、幾乎是富有悲劇色彩的現實性。

“克拉麗尼婭雖然不高興，但是她並沒有忘記作為主婦的責任，和往常一樣，一個勁兒地勸我多吃，把我的盤子裝得滿滿的。我使勁地控制自己不肯張口，幾乎動也沒動那盤飯菜。

“午飯快吃完的時候，我斬釘截鐵地表示，第二天我要回里斯本去。

“澤·戈麥斯大吃一驚，他說道：‘你簡直是在開玩笑！……你這麼急着回去也太突然了！’我一點都不理會他們是否會相信我的話，回答他說：‘是太突然了。今天我猛然間想起有件急事需要回去辦理。’克拉麗尼婭只講了一句內含譏諷的話，這種譏諷只有我才能體會得到：‘你很清楚我們十分高興你到我們家裏來住……’‘非常感謝，’我喃喃地回答說。‘你不要這麼急嘛，’澤·戈麥斯說道。‘等打過斑鳩以後再走……’‘不幸得很，我不能從命。’我謝絕他說。看到澤·戈麥斯還想再說什麼，克拉麗尼婭打斷了他說：‘爸爸，你不要固執己見，羅德里格斯先生知道該怎麼料理自己的事情。……’

“我狠狠地看了克拉麗尼婭一眼，因為我覺得她是盼着我離開她。但是這絲毫也改變不了我的想法，反而使它變得更強烈了。

“第二天送我走的時候，克拉麗尼婭只是握了握我的手，而沒有像前一年那樣擁抱我。然後交給我一包路上吃的點心。

我怒不可遏，火車剛一開動，我就把點心扔出了車廂。我感到的不僅僅是、而且也不主要是愛情方面的憤怒，不，波爾菲里奧朋友，它屬於另外一種性質，和愛情方面的憤怒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即我感到作為財產的主人，我的合法權利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正如我已對你講過的那樣，實際上我已經把澤·戈麥斯的農場和與其有關的一切都看成是我的財產了……其中包括澤·戈麥斯的女兒，甚至澤·戈麥斯本人……

“阿倫特若地區費雷拉鎮的那個文質彬彬的小夥子不適時宜地闖了進來，把事情攪亂了，使我不能享受一件屬於我的東西，就像有什麼人吃了我果園裏的果子或是在我的禁獵區內狩獵。波爾菲里奧朋友，你不要以為我離開那裏是因為我要放棄她，不，先生，我從不放棄任何屬於我的東西。我離開那裏恰恰是為更好地保證我的權利不受到損害，恰恰是為能更加有效、更加專橫地行使我的這一權利。當時我並沒有任何具體的計劃，但是我知道，正在我內心裏沸騰着的憤怒必定會結出它的果實來。

“我回到里斯本之後，沒有按慣例很禮貌地寄給他們一張明信片表示謝意。八天以後，我多少有些吃驚地收到了克拉麗尼婭的一封信。克拉麗尼婭在信中抱怨我走後連個音信也不給他們，她問我怎麼了，是不是我生了她和她父親的氣……這封信更使我火冒三丈，因為雖然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克拉麗尼婭對我懷有一定的尊重，有一點點撒嬌和友好的表示，可是卻全然看不出她對我懷有或是可能懷有任何更加溫柔的感情……女人就是這樣，她們永遠不願意失去已經贏得的位置，儘管她們已經決定不再利用這一位置。

“我没有給她回信。一個月之後，我寫信給澤·戈麥斯，要求他償付過期未還的利息，‘因為我有一項緊急商務需要用錢……’澤·戈麥斯回信給我，說他正打算出售軟木樹皮（我知道他已經出售過了，並且已經把錢花光了），一個月內可以還清我的利息。當然，一個月後他没有還我，而是又寫信來要求再延長一個月。我同意了，但是我向他毫不客氣地表明，‘我不能再延期了’。

“當時我已經知道，克拉麗尼婭和那個曼努埃爾·盧西奧已然開始小心翼翼地談起戀愛來了，他們（曼努埃爾·盧西奧正在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三年級讀書）彼此之間有書信往來。因為這個年輕人還沒畢業，又並不富有，況且還聽說澤·戈麥斯的產業已經出了問題，所以雙方的家庭對這件事都並不十分熱心。我甚至認為，這個盧西奧想得到的並不僅僅是克拉麗尼婭那雙迷人的眼睛，所以，有關澤·戈麥斯產業岌岌可危的傳聞使他不肯與克拉麗尼婭真正把婚事訂下來。至於克拉麗尼婭，我當時推測，她有的只是那種對愛情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年輕人火一般的熾熱有時會使女孩子們的心裏產生錯覺……

“過了新的期限，澤·戈麥斯没有來償還我的利息。因為他不知道找什麼理由向我解釋，所以也没有向我作出任何說明。於是我決定向他猛擊一劍，置他於死地。我寫信對他說，鑒於他不想償還我的債務，他的表現說明了他對我的利益乃至我本人極不尊重，因為他没有就不償還利息一事向我作任何說明。所以我感到，我没有必要再考慮我和他有着親戚和朋友的關係。如果十五天之內他不來把利息而且連同本錢一

並還給我，我將上告法院，強行收取他抵押給我的財產……在信的最後，我不適時宜地向克拉麗尼婭表示敬意和問候，祝願她未來的生活幸福，‘因為我聽說她正準備結婚……’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提到她，並且在談到結婚一事時有些誇大其詞。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爲了給澤·戈麥斯他應該和能夠走的唯一的一條路……

“只是到了規定的期限的最後一天，澤·戈麥斯才前來找我。隨後我得知，他跑遍了所有可以借貸的機構，看看是否有可能把抵押財產轉移到別人手上，以便能夠擺脫開我。但是在那個時代，他的財產，特別是軟木樹皮正在貶值，而他連本帶利欠了我一千一百康托，這筆錢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弄到手的……他到處哀求，總算弄到了一筆可以還清利息的錢，他來找我就是爲了把這筆錢交給我。他深信我會收下來，然後一切又都會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但是我斷然不肯收下：‘或是連本帶利全部還清，或是一點也不要還！……’他吃驚地看着我，喃喃地說道：‘抵押債務可以延期，這你是知道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必須雙方都同意才行，而我並不想延期……’我反駁說。‘可現在債務尚未到期。’他表示了異議。‘是還沒有到期。但是因爲你一直沒有還我的利息，根據法律規定，我是可以要求你立刻還清利息和本錢的。’他懷着最後的希望說道：‘我這兒有錢還清你的利息，如果你不接收，我就把這筆錢存入銀行……’‘不行，’我立刻回答道，‘因爲已經過期了。’我們都沉默了一會兒。他心亂如麻，幾乎是在苦苦哀求；我卻毫不寬容，不肯鬆口。最後他低聲說道：‘我不明白，阿烏古斯托·羅德里格斯，你過去一直對我

那樣寬容，而現在態度卻這樣強硬……爲什麼呢？’‘爲什麼？很簡單，因爲這對我不合適。我的錢如果不是在你的手裏，而是在別人的手裏，就會更加保險，就會給我帶來更多的利潤……’‘可我該怎麼辦，羅德里格斯，可我該怎麼辦呢？’他問道，此時他已經完全暈頭轉向了，因爲他想不到我會這樣固執地回絕他：‘我看你只有還清我的本利……’‘可是我没有這筆錢哪。’他痛苦地嘆息道。‘你將通過法院償還這筆債務，加上在法院的花費和訴訟印花稅，你所付出的代價將會更高……’接着我又嚴厲地補充道，‘這種償還方式對我是有利的，因爲根據法律規定，利息將上昇百分之十，這樣我可以多拿到九十康托的錢……’

“澤·戈麥斯渾身上下顫抖起來。那時候，他的欲望大概是把我殺死。與此同時，將要失去土地而陷於貧困境地的想法——他從來沒有做過事，而且什麼也不會幹——使他發了狂。他可以使用各種暴力，也可以通過各種辦法妥協通融。

“‘羅德里格斯，’他哀求說，‘可這意味着一場悲劇……如果這些財產拿去拍賣，人們連一半的價錢也不肯出……我就會變得一無所有。你再等上幾個月，看我能不能把抵押的財產轉讓出去……’‘不行，’我斷然表示拒絕，‘一切有關文件我都已經交給了律師，如果八天之內我拿不到錢，我就去法院告你……’說完我就站起身來，好像準備要結束這次會見。澤·戈麥斯用那樣一種目光看着我，一時間我不能不設想，他會掏出手槍給我一顆子彈。我堅定地抵禦着他的目光，他徹底地洩了氣。他的眼睛裏湧出了淚水，活像一個乞丐。

“‘看在上帝的面，’他哀求說，‘請你再等幾個月……’

你看，’他還在尋找理由，‘你如果不爲我着想，至少也要爲克拉麗尼婭着想，她跟你那麼好……她同樣也會變得一貧如洗……’

“我暗自狂喜，我正期待着 he 邁出這一步。

“‘啊，不會的……她不是要結婚了嗎？她的丈夫會養活她的。這是她丈夫的責任，而不是我的責任……’‘結婚？’他喃喃地說道，‘沒有的事！她談過幾天戀愛，如此而已……況且，那個小夥子窮得死了連個埋的地方都沒有……’‘我知道……這正是我不能再等待的理由之一。如果克拉麗尼婭和一個有錢的人結婚，對我來說這將是個保證……要是她和一個窮光蛋結婚，情況就恰好相反。如果你的錢現在都不夠按時償還我的利息，將來的情況就會更糟糕……我永遠也收不回我的本錢……’接着，我又溫和地補充道，‘我可以寬容甚至幫助那些有頭腦的人……但是當他們失去頭腦的時候我就不會這樣了！因爲這樣做反而對他們毫無好處。你給這種人提供的幫助越多，他們就陷得越深……我對你的所作所爲——恕我直言——並不感到奇怪。你一生下來一切就都是現成的，你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任何事情。至於克拉麗尼婭，我承認她的做法的確使我大吃一驚。一個那麼聰明的姑娘，很有頭腦，考慮問題很周到……你看，過去我十分喜歡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是那樣喜歡她……’我停頓了一秒鐘，以便慢慢地講下去，同時也要看一下澤·戈麥斯對我講的話有什麼反應，然後接着說道，‘現在我所以可以這樣對你說，因爲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好做了。我是那樣喜歡她……如果她曾對我表現出一點點興趣的話——我過

去從未想過要結婚，甚至決定永遠也不結婚——，我本來是會跟她結婚的……’

“一發現澤·戈麥斯如此吃驚和如此奇怪地看着我，我又趕忙說道：‘我很清楚，我比她的年紀大很多……可這沒有關係，我還算年輕，而且身體也好……姑娘家本來應該和年紀比她們大得多的男人結婚，因為這樣一來要承擔風險的就只是這些男人了……不過在我們這種情況下，我對此並不感到擔心。因為我不僅瞭解我自己，而且也非常瞭解克拉麗尼婭……’澤·戈麥斯想要開口講話，我沒有讓他講，而是很高興地接着說道，‘這樣一來情況就將大不一樣了，你還不還我的利息對我有什麼關係！……我們將成了一家人。此外，我和你在一起，還可以幫助你把你的事情安排得好一些，當你真正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有機會幫你的忙。’說完這些話之後，我不作聲了，等着澤·戈麥斯……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倆誰都沒有講話。澤·戈麥斯傻呆呆地望着我，從他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既感到憤怒，同時又覺得有了一縷新的希望。最後，他費了很大的勁，略顯莊嚴地說道：‘阿烏古斯特·羅德里格斯，用不着把我的女兒搬出來，她跟我的事毫無關係……’我粗暴地打斷他說：‘首先談起你女兒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感到很狼狽，結結巴巴地說道：‘另外，我不能強迫她與她不喜歡的男人結婚……’我又重新打斷了他，說道：‘誰說你是這麼幹的？……我並沒有向你女兒求婚……而且我也沒有興趣與一個並非出於自願跟我結婚的女人結婚……我剛才對你講的只是過去我曾有過的一個打算。另外，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講過這件事……我

對你講，恰恰因為這已經沒有可能……我只是無意地談到了這件事……如此而已……’ 澤·戈麥斯無言以對，我感到我這一番話引起了他的極大的混亂……爲了結束這場談話，我說：‘請你原諒，但是我不得不出去一下……你已經知道，我只等八天，多一天也不等……’ ‘好，好。’ 他一邊說，一邊向我伸出手來告辭。他的手冰冷，我感到他已經筋疲力竭了。‘好吧，我看看我能想些什麼辦法……’

“我把他送到門口，然後一個人待在那裏。種子已經播下，只需要等待了……如果取得成果，非常好……如果取不得成果……我會知道如何通過合法的手段讓他們的日子過不下去……

“一直到期限將滿的前一天，克拉麗尼婭來了。

“我沒有預料到她會一個人來。我曾想過她父親會陪着她來，一起向我訴苦，所以看到她一個人來我多少有點慌亂。她的樣子顯得堅定而平靜，但是我很快就察覺到，她表面上雖然顯得很平靜，可內心裏卻是很緊張。

“我遞給她一把椅子，但是她不肯坐下。於是我們都站着，四目相視。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

“‘羅德里格斯先生，我父親並不知道我到你這裏來，我也不希望他知道。我陪他到里斯本來，僅僅是因為他病了……你明白了嗎？’我點了一下頭。雖然我對她的話自然而然地會產生懷疑，但是她的語氣是那樣的誠懇，我終於還是信服了。她接着說道：‘一會兒我父親可能到這裏來，建議以兩千康托的價錢把他的產業賣給你……這筆財產是你的了……但是他寧肯這樣做，也不願意蒙受被告到法院給他帶來的耻辱，或

是對我來說意味着一種凌辱的解決辦法……儘管這對你來說是一筆好生意，但是你要拒絕他的建議。因為我知道，賣掉這些財產對他來說就意味着死亡……你同意嗎？另外，你還要對他說，你已經很認真地考慮過了，同意延期六個月，以便讓他還清欠你的債務。’

“她以命令的口吻一口氣講完了這些話……雖然她的這種通知式的講話令人驚奇不已，雖然這不僅表明了她的大膽，同時也表明了她的幼稚，我仍然不能不佩服她。克拉麗尼婭顯得更高了，更漂亮了，她穿得很時髦，臉上塗着脂粉，嘴唇抹了口紅。她激動的感情使她的一雙眼睛閃閃發光，幾乎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我看着她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心裏很是慌亂。突然，我想到使她受益的所有這些變化都歸於另外一個男人，一種難以名狀的憤怒立刻湧上我的心頭。我剛要譏諷地拒絕她的要求，說得更確切些，是拒絕她的通知，克拉麗尼婭這時又斷然地說道：

“‘這是我的條件，現在請你提出你的條件來。’

“我沒有立刻回答。她這樣出人意料又粗暴無情地把問題挑明，反倒使我感到有些難辦。沉默了許久，我才支支吾吾地低聲說道：‘不，我沒有什麼條件好提。我看得出，你們誤解了我的意思……’我不講話了，克拉麗尼婭鄙夷地從頭到腳地打量着我。她面無血色，嘴唇顫抖，吃力地用微弱但又十分清晰的聲音企圖侮辱我說：‘我知道，雖然你也遵紀守法，可是你很壞，壞透了。但是我並不知道，你還是個……膽小鬼。’

“接着她又說：‘我是來找你做一筆交易的，你懂嗎？……’

跟你簽一個合同……一個合同要有它的條款——難道這個說法有什麼不對嗎？——，即它的條件……這就是我的條件……請你告訴我，什麼是你的條件……’她最後這幾句話就像一頓鞭子在我耳邊迴響，我內心裏的感情極為矛盾。我想吻她，又想打她……我狼狽不堪，反復講着下面的這句話：‘我的條件……’

“這個姑娘幾乎還是個孩子，可她最終逼得我無路可走，迫使我把我的真正意圖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因此，我不得不按照她提出的方式回答問題。但是我決非優柔寡斷之輩，很快我就下了決心。我用她使用的那種專橫的口氣說道：‘我的幾項條件是，不，我只有一個條件……’‘什麼條件？’她問道。‘我的條件很簡單，克拉麗尼婭，我愛你……’‘做你的情婦還是做你的妻子？’她的問題使我為之一驚，但是我並沒有流露出來。我回答她說：‘當然是做我的妻子！’‘太遺憾了！’她喃喃地說道。

“現在該輪到我嚴厲無情了，因此，我咄咄逼人地對她說：‘你接受還是不接受？’‘接受，’她毫不遲疑地回答說，‘但是我還有一點小小的異議，對你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你講吧……’‘結婚時只舉行民事儀式。’一開始我感到很奇怪，因為我知道，克拉麗尼婭是個很虔誠的教徒。但是隨即我就明白了她這個條件的真正含義。正因為她是個虔誠的教徒，跟我結婚純屬交易性質，如果在教堂裏舉行婚禮，對她來說，我將是對神明的一種褻瀆……這就是為什麼她不願與我結婚，卻寧願做我情婦的原因。在她的內心深處，她把自己留給了另外一個男人，希望將來能與他結婚……我是個無神論者，結

婚舉行不舉行宗教儀式對我來說完全無所謂，但是我不能讓她如願。與此同時，我也感到極度的憤怒。這是她最後的一個希望，我要把它剝奪掉。我這樣做並沒有其它目的，只是想報復她……

“‘不，’我對她說，‘我不能接受這個條件……要嗎我們在教堂舉行結婚儀式，要嗎我們的合同——我有意地加重了‘合同’二字——不予履行……我將按照我的決定行事……我的話完了……’現在輪到她要在內心深處展開一場激烈的鬥爭了。她事先沒有想到我會拒絕，臉色由於痛苦而變得慘白……‘羅德里格斯，’她顫抖着結結巴巴地說道，‘讓我再考慮考慮，明天答覆你……’‘不，’我毫不留情地回答說，‘要嗎現在答覆，要嗎永遠告吹……’‘這是你最後的決定嗎？’她低聲地問道。‘是我最後的決定。’我聲音響亮地對她說。

“她頹然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完全洩了氣，用了極大的努力才沒有哭出聲來。我目不轉睛地看着她，觀察和揣摸着她的所有反應。突然，她站起身來，就像一個被判處了無期徒刑的犯人，喃喃說道：“好，我同意……”她沒有伸出手來向我告別，而是面向我朝門口退去，彷彿是害怕一隻兇殘的猛獸會從背後對她進行襲擊，然後一轉臉跑下了臺階……”

羅德里格斯講完這句話，低聲地笑了笑，然後站起身來朝酒櫃走去，取出一瓶酒和兩個杯子。他突然一下子把自己的酒杯倒滿了酒，一口氣喝得精光。然後他又把另一個酒杯倒滿，向波爾菲里奧遞了過去……波爾菲里奧正要拒絕，羅德里格斯開口了：

“喝吧……有些時候，酒是人的唯一朋友。”

波爾菲里奧機械地把酒喝了下去。掛鐘響了三聲。兩個人又都沉默不語了。慘白微弱的月光開始從窗口爬進房間……

### 三

波爾菲里奧苦苦思索着。和眼前這個傢夥已經製造出的悲劇相比，他的偶然的不幸實在算不得什麼。至少，他自己幾乎已經感覺不到了……這種關心他人的本能使他忘掉了自己，如果說這一點正是他全部悲劇產生的原因，同樣也是這一點把他從那些利己主義者無法擺脫的絕望中拯救了出來。羅德里格斯對自己的罪惡毫不隱諱，他的厚顏無恥和喪心病狂的表白使波爾菲里奧產生了一種無名的仇恨。

“六個月後我們結了婚，”羅德里格斯又開口講話了，“從訂婚到結婚——如果可以稱作訂婚的話——至少在表面上沒有發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儘管如此，這段時間裏我仍然感到痛苦。這並不是因為在愛情方面我没有得到滿足，也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其它什麼原因，波爾菲里奧朋友，而僅僅是因為一種無法解除的懷疑：我不知道跟她結婚對我來說究竟是意味着投降還是勝利。重要的不是我們對事情是怎樣想的，而是它們實質上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至於克拉麗尼婭，我認為這段時間對她來說是一個適應新的現實的時期。我也不相信，她真的愛過盧西奧。

“在她那個年齡，女孩子們的愛情是抽象的。和很多人所

想象的恰恰相反，當她們追求的目標尚未出現之前她們的愛情就已經萌發了……所以，一個女人的第一次愛情並不像詩人們所描寫的那樣。男人們只不過是偶然出現的一些木偶，女人卻把她們的幻想寄托在這些木偶身上……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因此我不認為，克拉麗尼婭會因為她不得不拋棄她的幻想而深感痛苦。她是為了父親作出犧牲的這一想法使她安於自己的命運，使她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克拉麗尼婭天性誠實而又有膽量，正是這種天性使她努力要原諒我的態度，認為我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無法克制地愛着她。這一方面使她高興，另一方面也幾乎使我完全得以開脫。

“我們就這樣平平靜靜地結了婚。我感到心情平靜，因為我知道她不可能背叛我；她感到心情平靜，因為我認為我具有一種在女人看來可以用來解釋一切的感情。

“在我們倆那次艱苦的談判之後不久，克拉麗尼婭就寫信給盧西奧，結束了他們之間的戀愛。盧西奧同意了她的決定，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反感，只是多少有些怨恨。在一個小夥子身上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多少感到一些怨恨是完全自然的。

“結婚後的頭幾年我們是幸福的，換句話說，我們深信我們是幸福的。克拉麗尼婭幾乎又恢復到過去的老樣子。她竭力使自己快活，而且幾乎也總是可以使自己快活。至於我，只有一件事使我的幸福籠罩上了陰影：我的熾熱的情愛得不到她相應的回報，我感到她在我的懷裏完全是冷冰冰的，冷到使我覺得我是在緊緊擁抱着一個冰涼冰涼的、虛無縹緲的東西。但是，如果說這使我產生一種得不到滿足的不愉快的感

覺的話，那麼，卻並不使我過份擔心。我知道有些女人不是很容易就能適應夫妻生活的，需要慢慢地、幾乎是一點一滴地贏得她們的愛情，也需要慢慢地——有時候需要幾年的時間——造成一種氣氛，能有利於她們毫無拘束地把自己本來的感情表現出來……時間慢慢地流逝，我在她身上發現的所有變化都是對我有利的。她對宗教越來越虔誠，這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保障。我不是教徒，或者說我沒有信仰，但是我承認，宗教——尤其是對女人來說——一方面是一種強制的力量，它強調女人要履行作為妻子的義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又能制止她們不盲從地根據一時的感情衝動行事。我感到克拉麗尼婭同樣也真誠地希望有個兒子。這一希望是我推斷出來的，使我感到很高興。當然，今天我知道得很清楚，對她來說，這不過是因為沒有一件真正滿意的東西使她感到可愛所促成的，不過是一種本能的產物，這種本能的力量大於一切。

“一天……”羅德里格斯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又重復了一遍，“一天，發生了一件就像剛才我對你講過的那種很不起眼的小事，一般說來，人們對這種小事根本不予重視，但是這種小事恰恰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一生。我們去劇院看一個小歌劇。根據我的習慣，我們走進了一個包廂。突然，我感到有人在注視着我們，我朝這個人看去，原來是曼努埃爾·盧西奧。

“盧西奧坐在劇場正廳的座位上，有個女人陪伴着他。我過去雖然只見過他一面，但是卻沒有忘掉他的模樣。我覺得現在他更像個男子漢了，也許因為我已不再把他看成是我的

對手和競爭者，所以也覺得他更和藹可親了。我以為我的妻子還沒有看到他，是我——你看男人有多蠢，波爾菲里奧朋友！——出於一種荒唐的理由，出於某種挑戰的需要，提醒她說：‘你看見誰坐在那裏嗎？’我問道。‘沒有……是誰？’她很冷淡地回答說。‘是曼努埃爾·盧西奧……你看！’我說道。為了滿足我一時的魔鬼般的衝動，我迫使她朝我所指的方向看去。‘在那兒，第三排，坐在一個女人身邊……有個女人陪着他。’我又補充說。‘啊，是他！’克拉麗尼婭看了一眼，我看她心不在焉，也沒有作任何評論。盧西奧發現我們在看他，就扭過頭去，和坐在他身邊的女人講起話來。這件事發生在第二幕結束和第三幕開始之前幕間休息的時候。一直到演出結束，我也沒發現克拉麗尼婭有什麼變化。她只是把椅子向後挪了挪，把它放到更靠邊的地方。在我看來，這種態度正是她的貞潔與慎重的自然表現。我沒有感覺到、也沒有想到任何有關這方面的事。然而，恰恰是這件表面上看來無足輕重的小事，卻導致一場風波。然而由於我的盲目，當時我並未察覺出來。但是正如下面你將看到的那樣，它使我們的整個生活發生了悲劇性的變化……

“當時正值春季，根據我的一貫觀察，春季裏女人是會變的，變得更多地帶有生物的神秘性，更多地具有人類的本能，更少地受到思想與意志的束縛，更難以抵禦支配宇宙的大自然的力量的進攻。她們或是被這種力量穿透，或是對它的強烈影響作出反應。她們的某些態度一眼看上去是無法理解的，人們把它歸結於這樣和那樣的理由，其實很多時候僅僅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如果說一般女人都是這樣，那麼在農村長

大和受到教育、遠未受到城市生活影響的那些女人就尤其如此。因此，我把克拉麗尼婭身上所發生的變化的大部份原因都歸咎於春天。她常常會無緣無故地幾乎像個小孩子一樣顯得十分快活，接着就又憂愁滿懷，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躺在無背沙發椅上一動不動——她平時從來不是這樣的——，兩只眼睛湧出泪水，死死地盯着一個地方。如果我走近她，問她心裏有什麼事，她就非常簡單地回答我幾個字，幾乎是十分生硬地把我趕走。可有些時候，她又主動地把我叫過來，閉上眼睛，久久地抓住我的手。任何一個男人對此都會感到不安與擔心，而我卻不是這樣。我明白，說得更確切些，我以爲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心裏感到十分快活。對我來說，這一切都表明我的妻子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春天是一個有利因素，除此之外，就要歸結於一個女人的自然演變了。她正作出巨大的努力，以適應人生中的這種徹底的演變過程。

“當然，我的這種信念並不僅僅來源於理論，不，先生，這是爲事實所證明的，或者說，看起來彷彿是爲事實所證明的，我就是這樣想的。克拉麗尼婭不再是一個被動的女人了，遠遠不是爲了屈從於我的慾望而在‘受苦受難’。她在這方面的舉止變得越來越古怪。或者是當我向她提出要求時，她生硬地把我趕走，或者是她自己主動來找我，向我伸出雙臂，希望獻身於我，使我產生一種巨大的和荒謬的幸福感。我所以說是荒謬的，因爲和所有的男人一樣，我對此感到了一種巨大的驕傲，而歸根結底，它只該使我感到傷心和羞耻。在這種充滿人的本性的事情上，當女人採取主動的時候，男人對雙方的命運就不再成爲絕對的主宰，而成了一種使女人得到

滿足的簡單的工具，在我看來，女人的這種慾望純粹是自私的。和人們所想象的相反，在最終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方面，女人是不如男人的。絕對地把握住自己意味着要完全處於一種最被動的狀態，然而在這種時候，這種狀態就不見了，女人有了自己的生命，變得有能力作出決定，而這些決定可能與家庭的神聖利益背道而馳。男人從一個佔有者變成了一個被佔有者……”羅德里格斯突然停了下來，彷彿他講得太快，使自己喘不過氣來了。他停了好半天，帶着自嘲的口吻議論道，“請你相信事實的確如此，波爾菲里奧朋友，但是，這純粹是我的事後空談罷了。事實就是事實，人們事後得出的看法或評價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當時我確實感到又幸福又驕傲，我第一次感到佔有了我的妻子。她在我的懷裏激動地顫抖，顯得過份熾熱，就像一個獲得了新的靈感的人；而我，也以爲永遠地贏得了她的愛情。在她昏昏然不知東南西北的時候，會喃喃地講出一些沒有什麼意思的話來，這些荒誕離奇的話是她強烈慾望的產物，男人聽起來感到十分着迷和愉快，但是後來則羞於回憶和重復……正是這些話，使我明白了我自己的真正處境。”

羅德里格斯的聲音更加低沉了。儘管他想客觀地陳述自己的感情，但是這種感情卻像一條看不見的火舌繼續在他的內心深處燃燒。這個真正的男子漢終於揭穿了自己的假面具，波爾菲里奧不能不感到一種無法理解的滿足。

“是的，正是這些話，”羅德里格斯重復道，“……在我恰恰以爲我已經完全佔有了我妻子的時刻，使我明白了——請你聽好，波爾菲里奧朋友！——她所以獻身給我乃是爲了背

叛我……雖然我是無意中明白了這一點的，波爾菲里奧朋友，但是這並不能改變這件事情的悲劇性質……

“這是八月的一個夜裏，夜色恬靜，真好似大自然已經沉睡，進入了甜美的夢鄉。正如你知道的，我的家坐落在一個花園的中間。出事的時候，窗外繁星滿天，花園裏的樹木和花草散發出陣陣幽香。那天夜裏沒有月亮，但是從半開着的窗口射進一片模糊的亮光，使室內的東西和人的輪廓變得有些畸形。和這片光綫一起進入屋內的是夜間散發出的種種香味……凌晨兩點，這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我有個怪癖——過去也一直如此——，總是把發生的事情與時間聯係在一起。我不知道這是從哪兒來的怪癖，但我認為，它是出於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和分門別類的需要，這是我特有的本性。我把我的妻子摟在懷裏，她的身子在激烈地顫抖，使我感到她從未像那個時候那樣地是屬於我的。過了一會兒，我和其他男人一樣，在慾望得到滿足之後頭腦顯得異常清醒。過去我通常只是注意她親熱地喃喃自語這件事本身，此時我開始注意她究竟在講些什麼……啊，你永遠也不要這樣做，波爾菲里奧朋友，你永遠也不要這樣做！我不是在勸你不要面對現實，但是有些奧妙莫測之處我們最好不要去深究。‘親愛的，’她喃喃地說道，‘親愛的！……’我高興地側耳靜聽下去……突然——你要注意好，波爾菲里奧朋友，你要注意好——，我十分清楚地聽到：‘曼努埃爾！我親愛的曼努埃爾！……’這句話猶如一道紅色的閃電劃破了夜空。

“我的妻子因為無法背叛我，在她情慾高漲萬分激動之時，就想象自己是躺在另外一個人的懷裏，躺在我以為已經

把他戰勝並永遠將他趕跑了的那個人的懷抱裏……幾個月以來，我一直感到驕傲與幸福，結果我只不過成了一個秘密背叛行爲的工具，並爲這一背叛行爲出了大力。這種背叛行爲所以是最全面和最誠心實意的，恰恰因爲它是無意識的，是身不由己的。我拉開了燈。我的妻子彷彿從夢中驚醒了，她喃喃地說道：‘啊，是你！’‘對，’我心如刀絞又怒不可遏地回答道，‘對，是我而不是曼努埃爾。是我，你好好看看，是我！從現在起，只是我一個人，永遠是我一個人……一直到最終都是我！你好好看看……’我的妻子蜷縮成一團，在我的逼視下全身痙攣。我繼續高喊道：‘我！……我！……我！……’我彷彿要使人間、深夜和宇宙都充滿這個字。這個字對每個男人來說——不管他們是怎樣講的，不管他們是利己主義者還是利他主義者——都永遠意味着人生的始末……

“我的妻子大叫一聲，好像歇斯底里突然發作了一樣，全身扭成一團，不住地痙攣，在牀上滾動，最後掉在地上。我一動不動，根本不去管她……我心裏想的是把她殺死。我沒有這樣做。你要明白，波爾菲里奧朋友，因爲我是個正直的好人，而法律是禁止殺人的……”

“我也沒有跟她離婚，甚至沒有跟她分開房間或是分開牀鋪另睡。因爲既然她的背叛行爲純屬主觀性質，用法律和一般倫理道德來衡量，這種背叛行爲實際上並不成立……所以我有義務與她同居，並按照法律賦予這個詞的全部含義與她同居，包括與她同房……”

講到這裏，羅德里格斯又停了下來。他有點上氣不接下氣，臉也變了形。他突然又倒滿了一杯酒，一口氣把它喝光。

漸漸地他又恢復了常態，用平穩而冷靜的聲音接着講了下去，彷彿是在談論別人的事情似的：

“於是對我們來說，尤其是對克拉麗尼婭來說，開始了一個悲劇性的時期……

“表面上，我們的生活還和過去一樣。我依然像過去一樣關心她、照顧她和尊重她。我從來不提及那天夜裏發生的事情，至少沒有直接提及過。倒是她儘管盡了一切努力，還是大大地變了樣。她更加消瘦了，更加神經質了，嘴唇和手不時地顫抖，胳膊和臉上的肌肉幾個小時之久不停地微微抽搐。在某些方面她的行為舉止也發生了變化。她突然間不再去做彌撒了……星期天她總是借口有急事要辦或是身體不舒服而不肯去教堂。我一個勁兒地堅持要她去：‘克拉麗尼婭，你怎麼不去做彌撒啦？這對你是有好處的……’她或者回答我說，因為這個原因或那個原因，今天她不能去……或者回答我說，她今天太累了，感到不舒服……事實上她的確感到不舒服，我知道她得了什麼病：問心有愧症。而我則不斷地使她保持這種‘問心有愧’的病態。下面我就對你講我是怎麼做的……我還發現，她過去每個月都去教堂做懺悔，但從那天夜裏出事以後，就再也沒有去。我過去常開玩笑地把她每月的懺悔戲稱為‘揚家醜’……只有一次我間接地提到了那天夜裏的事。我問她，聽她懺悔的洛佩斯神甫最近身體如何……‘我不清楚，我最近一直沒見到他……’她含含混混地回答說……但是，在她不去教堂做懺悔的同時，她對宗教卻愈加虔誠了，常常幾個小時之久地跪在家裏的一個祈禱間前，甚至在夜裏，當她以為我已經睡着了的時候，我還聽到她一連幾個小時地

祈禱。她不肯去教堂，是因為她感到自己不配去。她不去懺悔，是因為她沒有勇氣去懺悔自己不可饒恕的可怕的罪過。或許不僅僅因為如此，也可能因為她感到自己犯罪的念頭根深蒂固，以至她估計到自己無法不再重犯，所以認為講出來也無濟於事，反而是對上帝的一種褻瀆。我也說不很清楚……

“剛才我對你講過，我還和過去一樣，對她很殷勤，很關心。事實上只是白天才這樣……一到夜裏，一切就都變了樣。剛才我也對你講過，我不斷地使她感到問心有愧，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我是怎麼做的了……”

“我們的臥室在三層，有一個很寬的陽臺對着花園。我和克拉麗尼婭都不喜歡過份強烈的燈光，所以房間裏的照明不是直射的，光源安在暗處。在那可怕的一夜以後，我立刻讓人把照明設備做了重大的改裝：安了一個光綫極強的大燈泡，直接照射在牀上，燈的開關就安在牀頭。正像剛才我對你講過的那樣，我從來沒有直接提及那天夜裏發生的事情。但是，每當夜裏我把她摟在懷裏的時候，就立刻把大燈打開，在強烈的光綫照射下，她的瞳孔就會收縮，成爲兩個小點。有時候，她的面部顯出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表情，兩隻眼睛緊閉在一起。這時我就對她說：‘克拉麗尼婭，你睜開眼睛……你看好，是我，我，你的丈夫……’我無法向你形容她的眼神，她的目光裏充滿了恐怖，同時又顯得異常驚訝，好像是第一次見到另外一個人，在一種不可思議的環境中與這個人躺在一起。我異常憤怒，而我的憤怒又增強了我的情慾。千真萬確，我的情慾變得更強烈了，我是帶着一種可以導致行兇殺人的狂怒，去愛戀那個拒絕我的情愛的肉體和靈魂的……我

感到克拉麗尼婭在我的懷裏渾身發冷，冷得使我覺得我是在抱着一個已經死去了的女人。有些時候，我彷彿是在深夜裏追捕着一個逃跑着的幻影，我的心律加快，快到了瘋狂的地步。最後我感到筋疲力盡，渾身發軟，好像是有人在我的生命之泉吸光了我的血液……

“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之久……真是可怕的兩年。表面上，正如我剛才對你講過的那樣，任何變化也沒有發生，但是她卻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對那些不像我那樣瞭解她的人來說，她的舉止是正常的。她講着和過去同樣的話，幹着和過去同樣的事，和往常一樣細心地照料着家中的一切。但是我得到的印象是，她彷彿成了一架自動運轉的機器，一個被人操縱着的木偶，隨着一張永遠不變的唱片的音樂重複着各種動作。只有她父親有一次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問過我：‘克拉麗尼婭怎麼啦？……’‘沒什麼，也許有點神經質……’‘如果你們能有個孩子，這一切都會過去的……但是現在的人都不想要孩子……’我沒有回答，他也就不再堅持了。澤·戈麥斯大概也就想到了這一點。他還和過去一樣，不時地來里斯本看望一下女兒，但是幾乎總是來找我借錢的。我總借給他錢，已經不再要求他以實物抵押，他認為我的口袋是一口無底的深井……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做，因為儘管我惦記着妻子的事，但我並沒有因此而忽視我的權益。

“又過了幾個月，九月的一個夜裏，在我們動身去阿倫特若的前一天——我們已經有兩年沒去那裏了——，在克拉麗尼婭的身上發生了奇怪的變化。我和往常一樣打開了大燈，把

她摟在懷裏，兩隻眼睛一動不動地盯着她。這時我發現她的眼睛和過去不同，瞳孔不僅沒有收縮變小，反而放大了，遮着了整個視網膜。她的眼睛就像盲人那樣奇怪，瞳孔已經失去了反應，一雙眼睛彷彿是在內視着自己……隨後我狂喜地發現，她對我的情慾給予了回報。她把我瘋狂地緊緊摟住，就像有些女人處於情慾高潮時那樣，嘴唇也變涼了。突然，她開始喃喃低語，講出了一些毫無意義的話，彷彿是用來表達情愛的神秘的希伯來語，這種語言就像世界本身一樣古老……兩年以來，我第一次感到了幸福，一種難以名狀的幸福。假使這種幸福果真存在的話，它本來是會改變我整個人生的……但是，突然間她的瞳孔又變小了，可以說她又重新看到了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她大喊了一聲，以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從我的懷裏掙脫出來，然後跳下了牀，向窗口走去……

“我承認，波爾菲里奧朋友，當時我很清楚她要去幹什麼。是的，我不自欺欺人，我很清楚她要去幹什麼，你明白了嗎？話又說回來，當時即使我想攔住她，也為時已晚了。我好像全身都陷入麻痺狀態，一種強烈的憤怒攪住了我的心。我認為，在我內心深處，我是想把她推下去，因為她又一次地背叛了我……”

羅德里格斯沉默不語了。他的聲音微弱，感情彷彿和當時一樣地激動……

波爾菲里奧站在那裏，既感到極度憤慨，又急切地想知道下文。他開口問道：“後來呢？”

“後來……她突然打開窗子，我聽到了‘砰’的一聲響……

事情來得這麼急，即使我想阻止，也已經無法避免了。但是，如果真來得及阻止的話，我會去這樣做嗎？這是令人懷疑的……但是，無論是法律還是倫理道德，都並不關注過去可能發生的事情，而是關注眼下的事實。我是一個正直的好人……”

波爾菲里奧突然動了一動，彷彿想要開口說什麼，但是羅德里格斯沒有讓他講話：

“你別着急，現在還沒輪到你講話的時候……”羅德里格斯在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之後繼續說道，“克拉麗尼婭還活了兩天，爲了挽救她垂危的生命，人們盡了一切努力。克拉麗尼婭儘管頭腦是清醒的，但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卻失去了記憶。所以，所有的人，包括克拉麗尼婭本人，都把這件事看成是一次夢游。我一如既往，講出了真情，這就是我看見她突然從牀上起來向窗口奔去，我當時無法阻止她這樣做……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我的話，本來他們也是應該相信的。但是我知道，是我把她害死的，現在……”羅德里格斯突然中斷了一下他的話，然後用低沉的聲音繼續說道，“你也已經知道了……”他停了幾秒鐘之後又說道，“啊，我並不是因爲悔恨才把這件事講給你聽的……不，先生。我是一個正直的好人……一個正直的好人是無所悔恨的。如果能倒退回去，我還會像當初一樣地行事。歸根結底，我幹了些什麼事呢？維護我的權利，如此而已……是的，維護我財產的權利，維護一個已婚男人的權利。那個女人背叛了我，我則要想盡辦法避免她的背叛行爲……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我採用了什麼樣的手段呢？絕對合法的手段：一個電燈泡和強制性地使她時

刻想到我的存在……如此而已……說到底，我的做法有什麼不符合倫理道德、有什麼應該受到譴責的呢？……”羅德里格斯闔起雙眼接着說，“你繼續聽下去吧，我還沒有把全部事情講完……我的岳父澤·戈麥斯六個月以後也死去了……他身體本來是很結實、很強健的，年紀稍微比我大一點……爲什麼他會死去呢？……自從他女兒死後，他開始變得精神恍惚，經常一個人自言自語……他決定要和我住在一起……我企圖說服他放棄這個打算，結果是白費口舌……由於他執意堅持，我只好答應了。‘從現在起，我們必須住在一起，一直到死……’他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不知道，因爲我從來沒有向他問起過這件事。我認爲，我們倆能住在一起，主要是由於他女兒的死……有些日子，澤·戈麥斯去花園散步，他會幾個小時之久地默望着克拉麗尼婭跳下樓去的那個窗口……‘她正處在生命力興旺之年，是那麼年輕又那麼漂亮。’澤·戈麥斯總愛這樣喃喃自語。我不得不去找他，把他硬拉回房間裏來。有時候，澤·戈麥斯如癡似獸，低聲地講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句子；也有些時候，他又像一個理智完全清醒的人，話講得十分正確……一天，吃過晚飯之後，他來向我告辭，對我說：‘好了，我到那個地方去等你，等我瞭解到全部真相之後，我們要談一次……我們和上帝……’第二天，我發現他躺在牀上已經死了。‘心臟病突然發作……’醫生診斷說。我不相信醫生的話，澤·戈麥斯從來沒有心臟病……但這又有什麼要緊？他說‘等我瞭解到全部真相之後，我們要談一次’，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那些相信上帝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幸好我不相信上帝……死是一切的終結，死是物質

的解體與崩潰……什麼精神，靈魂，純屬虛構……死是一切的終結，難道這不是真的嗎？你難道不確信這一點嗎？”羅德里格斯把臉正對着波爾菲里奧，“你說，”他再一次問道，“你難道不確信這一點嗎？”說完，他站起身來，開始在房間裏來來回回地走動，心潮起伏，顯得異常激動。突然，他停下腳步，對波爾菲里奧說道：“喂，你來講幾句吧……”

波爾菲里奧內心深處湧起了一陣無法克制的仇恨與憤怒的巨浪……同時，他又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他懂得什麼是饑餓、痛苦、疾病和貧困。他在城裏的一些街道上親眼目睹過這種悲慘的情景：兩頰深陷的面孔、破破爛爛的衣衫、饑腸轆轆的孩子們沿街乞討……入夜以後，他在迷宮般的、橫七豎八貧困不堪的街道上漫過步，體驗到了在濃密陰影裏的人們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犯罪、野蠻、暴力、流血甚至毫無節制的犯罪，這他都可以理解和原諒；這一切雖然是痛苦的，使人心碎，然而可以理解……但是，這樁使人不易察覺的悲劇，這種慢慢地屠殺生命的罪行，卻使他感到心緒如麻，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

羅德里格斯繼續站在他面前，好像在等待什麼。他是在等待，但是他在等待什麼呢？波爾菲里奧突然猜到了羅德里格斯想要分配給他的角色……說到底，羅德里格斯的自白不過是尋釁與挑戰罷了。他是邪惡勢力的代表，邪惡勢力企圖控制人們的生活，事實上，它也達到了這一目的，贏得了勝利。羅德里格斯的自白無疑是真實的，但這只不過是一場滑稽戲。表面上，他讓波爾菲里奧充當法官的角色，但是他並不準備服從波爾菲里奧的判決，而不過是要向波爾菲里奧表

明，他的判決是無用的，邪惡勢力是不可戰勝的。

正因為如此，他向波爾菲里奧講述了這段往事，把它描繪得極端淒慘。有時候，卻又假作多愁善感和很動感情，以便從反面加強其殘忍醜惡的一面。但是，這段往事是真的嗎？

波爾菲里奧對自己的這件事瞭解得很清楚……事實的確正像羅德里格斯對他所講述的那樣。只是他過去不知道羅德里格斯曾經插過手……這種插手正表明羅德里格斯是個無賴！……瑪利亞濟妮婭的事他也回憶起來了，所發生的一切都和羅德里格斯剛才向他講述的一模一樣……若澤·費雷拉的事情呢？他還記得當時他看着若澤·費雷拉哭泣着走出了辦公室……“我完了……我完了……”他也記得第二天羅德里格斯那副嚴酷卻又微笑着的面孔。羅德里格斯坐在辦公桌後面，遞給波爾菲里奧一份文件：“你立刻去法院立案告他……”“啊，羅德里格斯先生……”“立刻去……”

羅德里格斯妻子的這件事呢？……羅德里格斯的妻子身材苗條，長得十分漂亮，一雙大眼睛裏總是流露出一種奇特的神情……過去波爾菲里奧見到她時沒有能夠猜透這種神情的含義所在。但是現在他明白了：這表明了 she 心懷恐懼，一種必然會把她拖入死亡深淵的無法醫治的恐懼……

波爾菲里奧感到心頭湧起了什麼東西，和有一次他見到過的情景十分相似：平原上驟然捲起了狂風……風越颯越大，最後形成了一陣旋風，把他颳得無法控制自己。一陣要報復的狂怒不由得昇上了心頭……這是仇恨，一種無情的、不可抑制的仇恨。羅德里格斯重新在辦公桌後面坐下來，與波爾菲里奧面對着面，拿起筆寫起什麼東西來……然後他擡起雙

眼，用銳利的目光打量着波爾菲里奧……波爾菲里奧斷定這個傢夥正在透視他內心的活動，而且看得一清二楚，彷彿是自己把它暴露無遺似的……不知爲什麼，波爾菲里奧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句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哪裏讀過的一句話：“別的事物及其本身對人類而言不應該是一種工具，而應該是一種目的……”羅德里格斯這個傢夥把這一神聖的原則顛倒了過來，他把一切——法律、道德和人——都變成了實現他殘忍醜惡目的的工具。這個傢夥真該……他被自己的這一念頭嚇壞了，他極力壓制着這個念頭，囁嚅地說道：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只有你的良心和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話——可以對你進行判決……”

“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話？”羅德里格斯重復道，“如果上帝並不存在，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爲良心辯白呢？”波爾菲里奧沒有回答，羅德里格斯接着說了下去，彷彿是在爲自己辯解，然而字裏行間卻隱含着譏諷之意，“你不要忘記，我是一個正直的好人。我的所作所爲都是合法的，從各方面說，我對通行的倫理道德都是尊重的……”

波爾菲里奧咬着牙齒嘟嘟囔囔地開始講起話來，嗓門越來越高：“你所尊重的，只是形式上的法律和表面上的倫理道德，如此而已……這並不能阻止你犯下各種各樣的罪行……你在你的週圍散佈了不幸、耻辱和死亡……”波爾菲里奧越講越怒火中燒。他想控制住自己，可是卻辦不到。他知道，他必須把心中的怒火全部發洩出來。他忍耐了長達數小時之久，備受着痛苦的熬煎，這一切已經使他的同情心化爲烏有了。他一定要冷酷無情，他需要冷酷無情……羅德里格斯就在他的

面前，貪婪地聽着他講的每一句話。“先生，”波爾菲里奧接着說道，“你簡直就是一個惡魔……像你這樣的人，真該……”

此刻，波爾菲里奧心裏油然產生一種不可抑制的願望：堵塞住這一邪惡勢力的源泉。是的，這乃是他的責任……

他面前的這個傢夥還會繼續其邪惡的勾當，而他波爾菲里奧則因為一紙無法挽回的供詞而受制於此人，永遠被掌握在此人手中。一切邪惡蓋源於此人，以其為中心，水波般地向四面八方伸展……但是此人又不可觸犯，因為他在表面上把兩種對立的、不可調和的事物調合在了一起：惡與善。不，他不能整個一生都成為這個冷酷無情之人手中的俘虜，同意這一點本身就是一個卑劣之舉，況且成為其俘虜以後，他又不得不幹出多少卑劣之舉呢？他絕對需要從羅德里格斯的手中擺脫出來。

羅德里格斯顯得心不在焉，他用一種難以捉摸的目光打量着站在辦公桌另一側的波爾菲里奧。突然，波爾菲里奧發現桌子上面放着一把手槍，伸手就可以拿到。他只要手指頭一動，輕輕地一動……槍身發出的烏黑的光亮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猛然彎身一下子把手槍抓到了自己手裏。

羅德里格斯紋絲未動，兩隻眼睛繼續死死地盯着波爾菲里奧，目光深處彷彿有某種挑戰的色彩。

波爾菲里奧舉起胳膊，喊道：

“你逃過了法律和道德的制裁，但是你逃脫不掉命運對你的制裁……”

“你也一樣逃脫不掉……你會和你父親一樣死在監獄裏

……”羅德里格斯無動於衷地用平靜的聲音回擊道。

波爾菲里奧遲疑不決了，舉起的胳膊又放了下來。

“你真是個膽小鬼……”羅德里格斯小聲地嘟囔了一句。

波爾菲里奧幾乎是不知不覺地開了槍。羅德里格斯繼續一動不動，死死地盯着波爾菲里奧。他的臉色變得慘白，費了很大的勁兒才說道：“謝謝……”

他突然用手捂着胸口，頭和身子撲倒在辦公桌上。一股鮮血從他的手指間流出，在辦公桌上曲曲折折地流淌。

波爾菲里奧放下手槍，從頭到腳渾身顫抖不止。他並不後悔，他充當了執法如山的法官和報仇雪耻者的角色，把世界從一個惡魔式的人物的手裏解放了出來。這一想法使他從道義上感到自己的行爲無可指責。

垂死的父親躺在監獄病房裏的情景佔據了他的腦海，隨之而來的是一陣不可抑制的恐懼……“誰也無法逃脫自己的命運。”他想到。而他的命運正該如此。不，他不希望這樣……誰也沒看到他進來，誰也沒看到他開槍。他完全可以不受到控告……但是隨即他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如果不控告他，必然會控告另外一個人，一個無辜的人。他有義務承擔起這一責任，去投案自首。他將如實地爲自己辯護。他的心情是坦然的，他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了他簽過字的那張供詞。人們肯定會以爲，是這件事使他開槍打死了羅德里格斯的。事實並非如此！……不，他不願意這樣。

他彎下身子，在辦公桌上尋找着那份供詞。供詞就在那裏，他猛然把它塞進了口袋。

他已經下定決心：馬上去投案自首。因爲他沒有家人，不

論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除了他，誰也不會受到痛苦的折磨。

他彎身想把手槍揀起來，這是他犯罪的工具。但是就在他要拾起手槍之前，一眼看到了一個沒有封口的信封，上面寫着：

“警察局長先生敬啓。”

波爾菲里奧兩手顫抖着把信封打開，里面有一張紙，上面寫道：“我聲明：因為我厭倦了生活，所以我自己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注意到信上有羅德里格斯的親筆簽名和日期，但是他沒有繼續讀下去。

波爾菲里奧突然感到如釋重負。他已經沒有理由遲疑不決了。誰也不用代替他無辜地受到控告了。他的行爲所帶來的後果統統可以避免了：審訊、法院判決、坐牢……

自由了，自由了……

但是，他的這種感覺只持續了幾秒鐘，立刻就被一個疑慮所代替。下面的兩種可能必居其一：或是羅德里格斯這個傢夥事先就已猜到了他會這樣幹，所以事先就想到了要替他開脫罪行，這樣一來，羅德里格斯就做到了以善報惡；或是羅德里格斯確如他在聲明中所講的那樣，真的是決定要自殺。不管屬於哪種情況，都是羅德里格斯已然自我悔罪的結果。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事實就與他波爾菲里奧原來所想象的不同，羅德里格斯對於其同類來講已經不再構成危險了……

因此，他把羅德里格斯殺死並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爲，而只是聽任了自己一時的感情衝動。這種光想復仇的衝動是應該受到指責的，是卑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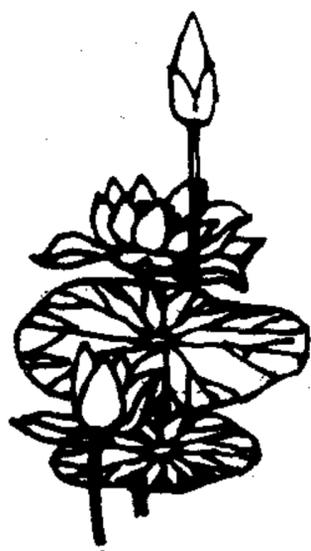
現在他看清楚了：沒有一個人能準確地洞察他自己以及其他人心深處的東西。任何人也無權殺人，無權授予自己只能是屬於上帝的權利……

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攪住了他的心。寂靜的房間裏只能聽到血滴落在地板上時發出的聲音。波爾菲里德竭力想把目光從羅德里格斯身上移開，可怎麼也辦不到。命中注定的厄運終於提前來臨了。他不是自覺地把羅德里格斯開槍打死的，他只不過是聽任天命擺佈的一個盲從的工具罷了……他並沒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樣鏟除邪惡，卻只是聽任了一時的感情衝動，反而與邪惡同流合污了……是的，因為他現在知道得十分清楚：和所有的人一樣，在他的靈魂深處，惡與善混雜為一體，只有作出超人的努力和徹底的犧牲，才能把它們分開。

他迅速地下定了決心：他將作出這樣的努力和這樣的犧牲。他不能接受羅德里格斯慷慨地送與他的“無罪證明”，使這種惡與善魚龍混雜的狀況永遠地繼續下去。

他慢慢地把那封信撕毀了，然後緩步走下臺階，在漆黑的深夜裏，邁着堅定的腳步，向前走去。他決心接受命運的安排，同時又感到自己已然凌駕於命運之上……

# 女盲童



一

那是他第一次見到她。開始他並沒有注意到她。她被媽媽抱在懷裏，這樣個頭的孩子還讓抱着也許是太大了。引起他對她注意的是車上的售票員。

“這個女孩幾歲了？”

“七歲。”

“那她該打票了。”

那個女人在衣袋裏摸了一會兒，又在一個舊錢包裏掏了一陣子，然後說道：

“我的錢不夠，”她繼續坐在那裏，彷彿這件事跟她無關。

售票員拉響了車鈴，讓汽車停了下來。他稍等了片刻，說道：

“太太必須下車。”

那個女人裝作沒有聽見，一隻手撫

摸着女兒的金色頭髮，另一隻手攥着八托斯通<sup>①</sup>買票。八托斯通不夠一張車票錢。

車上站滿了乘客，所有的人都急着要去上班。有人說話了。表達了乘客們的不滿：

“車到底是走還是不走！”

售票員繼續站在那個女人面前沒有動窩。

“您聽見了嗎？請您下車……”

直到此時，那個女人才彷彿明白是出了什麼事。此人瘦骨伶仃，看不出有多大年紀，可能有三十歲，也可能有四十歲或五十歲。皮膚粗糙，週圍佈滿皺紋的眼睛裏流露出一種充滿悲傷的堅定神情。她衣衫襤褸，頭上包着一塊黑色頭巾，漏出一縷髒亂的頭髮，一條破舊的圍巾在胸前交叉成一個十字，用一枚大頭針別着當作胸罩用；下身穿着一條打着補丁的藍色裙子，腰間露出一小塊說不出是什麼顏色的內衫。

她坐在那裏對售票員說：

“您完全可以不讓我下車……”

她的聲音十分平靜，表明她準備聽天由命，看得出她對這類事情已經習以為常。她盡量賴着不動，這種做法有些時候是成功的，可有些時候又毫無結果。“其他的售票員從來都不為難我……”

她繼續說道：“他們對我的不幸都很同情……這女孩子七歲了，可她的一隻腳走不了路，要是她兩隻腳能走……她要去埃斯特發尼亞區看病……您一點同情心也沒有……”

---

① 葡萄牙舊時的貨幣名稱。

她一直坐在那裏，一個勁地說個不停，並不準備下車。

車上的乘客們不斷地抱怨，停在車後的小汽車和公共汽車一個勁地直按喇叭。

這個地方的街道正好很窄，交通被堵塞了。售票員本想讓步，可他又害怕查票員。他已經有過一次也是因為類似的這種事受到了訓斥。他一點也不想惹什麼麻煩，他也有妻子和兒女……他加大了嗓門，厲聲說道：

“如果太太不下車，我就去叫警察……”

那個女人慢騰騰地站起身來，用了點勁把孩子向上抱了抱，朝車門走去。

“窮人真是可憐……誰也不同情……”

她講這句話的時候，就像是有人在宣佈一個衆所週知的事情，沒有一點哀傷或是不滿的表示。

就在此時，他決定介入了。他所以遲遲沒有作出這一決定，因為一個鄉下人的膽怯阻止着他去做那些會引起別人注意的事情來，他不願去做一切拋頭露面的事情。城裏的人都很好奇，毫不理會別人內心裏是否會感到難為情。然而，因為八托斯通而讓那個可憐的女人抱着一個這麼重的孩子去走幾公里的路也實在太殘忍了。

他把售票員叫了過來，對他說：

“我替她買票……”

那個女人已經走到汽車前面的站席上，司機對她打了個手勢，說：

“你是個走運的女人……”

她神情坦然地重新坐了下來，前後左右地看了看，說道：

“總算還有好心的人……”

儒利奧·德·萊莫斯埋頭讀起報紙來，免得那個女人向他道謝或引起其他人的好奇。他是個二十八歲的小夥子，中等身材，黝黑的皮膚，一雙褐色的大眼睛因為輕度近視而顯得溫良和善。當他看着什麼人的時候，就稍稍地眯起眼睛，因為他不戴眼鏡。他的嘴唇厚厚的，一副仁慈寬厚相。

在報紙後面，他感到了那個女人的好奇，感到了她幾乎是自然而然地覺得需要向他表示謝意。如果他不是急於去上班的話，他真想下車去再等另外的一輛車來。

儒利奧·德·萊莫斯是位醫生，四年前大學畢業，現今在一所醫院裏工作。為了能準時上班，他一直在同一個路口乘坐早上八點鐘的這班汽車。他是從上貝拉來到里斯本的，並在里斯本定居下來。只有母親一個人跟他一起生活，住在坎波立德區，家裏開了一個簡易診所。

他漫不經心地放下報紙，那個女人立刻乘機對他說道：

“上帝會報答您的……您幫了個大忙，這麼抱着她都快把我的胳膊累斷了……”

為了免得她再說些表示感謝的話，儒利奧·德·萊莫斯換了個話題，問道：

“這個女孩子的腳有什麼毛病？”

“長了一個癬子……已經一個半月了，每天我都要抱着她去醫院……開始的時候只有大頭針的針頭那麼小，可現在大起來了，幾乎擴展到整個腳心……大夫先生，真是太不幸了！”

儒利奧·德·萊莫斯看了她一眼，很奇怪那個女人怎麼會知道他是醫生。女人察覺出了這一點，說：

“我知道您是位大夫，因為我在醫院裏見過您……”她接着說道，“這個孩子就是我的命根子……現在我連活兒也不能幹了。有時候，如果下午有什麼鄰居能幫我照看一下她，我就去幹半天活……可住在我們那個地方的人都很窮，這種時候是很少的，因為所有的人都必須要幹活。從前我給外邊的人漿洗衣服……可現在……我没有力氣了，也沒有錢去買煤。”

那個女人一刻不停地講着，她已經習慣於沒完沒了地向人述說着這一大套話了。她是爲了說而說，聲音沒有任何變化，就像是面對着一位冷酷無情的上帝在做祈禱。苦難的折磨已經把她變得麻木不仁，任何事也不會使她感情激動了。

儒利奧·德·萊莫斯開始端詳起那個女孩子來：她個子高高，皮膚白嫩，滿頭金髮梳成兩根辮子耷拉在背後，橢圓形的臉上五官極爲端正，眼睛總是低垂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使她的髮辮越發顯得金黃，皮膚也更加白淨。她穿着入時，彷彿是位富貴人家的小姐，與她母親又破又髒的樣子恰成鮮明對比。這種對比使儒利奧·德·萊莫斯的腦海裏產生了一種形象，雖說是平平常常，但他認爲十分準確：“一個巫婆懷裏抱着一位公主。”用模模糊糊和詩意並不強的形象來表達自己所得到的某種印象，這是他的一個老習慣。他剛露出驚奇的表情，那個女人立刻解釋說：

“所有的人都奇怪我把她打扮成這副模樣，大夫先生……這些東西都是我去給幹活的那些人家送給她的，”接着她又頗有點自豪地補充說，“然後我又按她的身材進行了改做……”

“您的女兒很漂亮。”他坦白地說道。除了膽怯，他還有

點鄉下人的好奇心。他很奇怪女孩子爲什麼穿了一身黑色衣服，於是問道：“您守寡了？”

“沒有，大夫先生，可跟守寡一樣……她爸爸不管她，也不管我……”她的聲音第一次有了變化，顯得又氣又恨。“大夫先生，他是個混蛋，想掙多少錢就掙多少錢，卻讓我們兩人這麼受苦受罪……謝天謝地，他每月給我一百米爾雷斯<sup>①</sup>。這是因爲有了監護法，他不給不行。他是個製鎖工人。可惜她不是爲他穿孝，要是他死了的話，我甚至會給孩子穿上紅色的衣服……她這是在給兩個月以前死去的姐姐穿孝……”她接着說道，“我現在就剩下她這麼一個孩子了……有兩個已經死掉了，那兩個生下來時都很壯實，長得可好看了，突然間都得了不治之症……最後那一個發了六天的高燒……要是先生您見過她該多好！她比這個孩子長得還要漂亮！”她擦去眼角上的一滴淚水，隨後便恨之人骨地說道，“我托人給她爸爸捎個口信兒，可他連看都沒來看看她，也沒參加她的葬禮……爲了把她埋葬，大夫先生，我不得不用手推車拉着她的屍體挨門挨戶地求人家施捨點錢……”她突然停了下來，好像憋得喘不過氣來似的，然後接着說道，“幸虧還有些像先生您一樣的好人……”

小女孩擡起了頭，彷彿是在看着她。她的眼睛是藍色的，就像遠處天空的那樣淺藍，表情異常地溫柔甜蜜，使儒利奧·德·萊莫斯不禁深爲動情。他從未見過這樣一雙眼睛，它顯得是那麼遙遠又那麼深情，能使人同時聯想起玩具娃娃的

<sup>①</sup> 葡萄牙貨幣名稱。

眼睛和深藏在樹叢之中的兩枝勿忘我花。這樣的比較是不準確的，是荒唐的，但是這雙眼睛確實使他產生了這樣的一種比較……突然，他感到不寒而慄，那雙眼睛消失了，小女孩原來是個盲童……他感到心頭一陣發緊，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苦楚，感到有什麼東西痛苦地證實了世界上存在着無情的不公正。他聲音顫抖地問道：

“這女孩是個……”

孩子的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證實說：

“是個瞎子，大夫先生。三歲那年她得過一次腦膜炎……”然後她用一種沒有把握的口吻說道，“大夫先生們是這麼說的……可她自己說她能夠看見東西，但是只有守在我身邊的時候……”她遲疑了片刻，接着說道，“我自己也說不準……有的時候她好像能夠看見，有的時候又看不見……我也不知道……一會兒她就會對我說出大夫先生您長得是什麼樣子……到時候準能看得出她說得對不對……”

車在終點站停了下來。下車之前，儒利奧·德·萊莫斯不知道爲什麼想要摸一摸這個孩子。他輕輕地握了握她的手，一隻熱乎乎的小手緊緊地回握着他。

“太謝謝您了，大夫先生。”那個女人說道。

“再見。”他輕聲地向她們說。

這天上午風和日暖，碧空藍天，天氣美極了。上班的人急匆匆地趕路，閒着沒事的人盡情地享受着白天的甜美和明亮。電車、公共汽車發出的響聲與流動商販的叫賣聲交織在一起，各種嘈雜的喧鬧聲不絕於耳。儒利奧·德·萊莫斯想着那個女盲童，彷彿覺得他對她的雙目失明負有責任並因此

而感到內疚。突然，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荒謬的：電車、公共汽車、過往的行人、太陽，還有藍色的天空。

## 二

很多天過去了，他再也沒有見到過她。開始時他並沒有考慮這件事。那僅僅是大街上的一次邂逅相遇，和其它許多事情一樣，平平常常和富有悲劇性，也不過是個常見的普普通通的悲劇而已。他已經習以爲常了。習以爲常這個詞用得不當，因爲他從不認爲他所見到的不幸是必然的。他只是感到無可奈何，因爲它是無法避免的。他在議論起這件事情的時候總是感到不寒而慄，不能像他的大多數同事那樣談笑風生。這些人是從自身出發來看待人類的，而他則不然，他把人類看成是與自己連爲一體的一個巨大的痛苦的軀體，他能感覺到它最遠的那些末梢，體驗到它的痛感。

早在醫學院裏當學生的時候，他在解剖臺上就感到一顆心在痛苦地緊縮。他所以感到難受，不是因爲氣味難聞，也不是因爲各種“零件”的模樣使人噁心，在這方面他有着很少人才具有的一種胃。不，使他感到難受的是被送到這裏來的那些肢解了的屍體的悲慘命運：他們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人爲他們悄悄流淚，沒有一個人低聲爲他們祈禱……

“萊莫斯，”他的同鄉和學友安圖內斯對他說道，“一個人死了之後，是被放在解剖臺上還是被埋在大理石砌成的墳墓裏，對他來說都是無所謂的……拿我來說，我所希望的是當

我活着的時候，人們對我好些，至於死後……我什麼都不在乎。”

“也許你講的有道理，可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恰恰是在此之前的事，是他們被解剖之前所發生的那些事……”

馬爾丁斯是個面色蒼白的小夥子，剛剛十八歲，對自己天真爛漫的犬儒主義和玩世不恭的態度頗感得意，他說：

“對我來說，使我討厭的是那些‘人’發出的臭味，上解剖課的那幾天我連午飯也吃不下。”

儒利奧·德·萊莫斯也很想成爲這樣的人，也願意能像他們那樣以開心的口吻輕鬆愉快地議論別人的不幸，但是他不是這樣的人。

“你在工作的時候，”安圖內斯還對他說過，“必須把人看成是無名的物體，否則的話你就什麼也幹不成……如果你跟着病人一起叫喚，就永遠不能刺穿一個癬子……可那就要壞事了，那樣做就會冒着把病人動脈切斷的危險……”

儘管如此，他還是和其他醫生一樣，在醫院裏用一種相對地無動於衷的態度目睹着每日的疾病和貧困的場面。

然而，不時地還是有些什麼事情使他感到心裏不舒服：一個微小的細節、一句話、一個表情。任何一件別人並不留意的事情都會使他感到傷心和痛苦。一般來說，它們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沒有什麼特別的悲劇色彩，也沒有什麼令人驚訝和富有戲劇性的東西。

在這些小事中，饑餓、苦惱和無法醫治的絕望要遠比那些一目瞭然的巨大疼痛更使他感到難過。他爲此備受折磨，並感到氣憤，因爲他知道應該有一種解決辦法，然而衆人的利

己主義（誰知道是否也包括他自己在內！）卻反對找到這種解決的辦法。他把自己稱作是一個“患有同情症的病人”。

安圖內斯按他自己的標準來說是個好小夥子，雖然他待人接物的方式生硬嚴厲，但同時又在努力使自己做到公正合理。他來信說：“夥計，同情是一點用也沒有的。它醫治不好別人的病，反而會使我們自己受盡折磨，使我們削弱甚至失去行動的勇氣……我們需要的是去做點什麼事情。”

他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要靠他的診所收入維持生活。他醫術高明，並開始喜歡自己的工作。他本來可以掙到更多的錢，但是因為他給窮人看病不收費，有時甚至還替他們付藥費，所以他的生活並不寬裕。

同行們因此而批評他，一些人是因為感到自己蒙受了損害，另一些人則是出於對他的友誼，比如說安圖內斯。

“從原則上講，我認為你這樣做是無可非議的。”他對萊莫斯說道，“但僅僅是從原則上講。這種方式並不好，你不要光是相信他們對你所講的話，而是首先要去調查了解一番。很多人的確很窮，可他們又不好意思向你實說，結果就要付出他們難以付出的錢來……有些人是有能力付錢的，可他們卻欺騙你。更有甚者，他們還會笑話你，敗壞你的聲譽。他們這樣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你使你自己的醫術貶了值，‘他不收費是因為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本事’，人們是這樣想的。他們將把本來應該付給你的錢卻交給了隨便一個善於誇口的庸醫……”

儒利奧·德·萊莫斯同意安圖內斯所講的這番話，可是他卻找不到其它辦法。

“我寧肯相信他們的話和受他們的騙，也不願懷疑他們和成爲一個不公正的人……”接着他又說道，“如果照你的意思去辦，我就得像一般醫院那樣要他們開出貧困證明來……”

“那倒用不着……只要你謹慎一點就行了。”安圖內斯微笑着說道。

談話到此結束，而儒利奧·德·萊莫斯的做法卻依然未變。

與女盲童的那次相遇對他的生活來說將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儒利奧·德·萊莫斯並沒意識到這一點。有時候他會想起她來，但是在他的回憶中她不是一個人的直接形象，而是如同一小塊佈滿陰影的藍天似的什麼東西……這種回憶使他產生一種難以形容的苦楚，一種類似在月光皎潔的深夜對朦朧見到的遙遠的景色所能產生的懷念，同時還總是伴隨着一種同樣是朦朧的和沒有道理的內疚。

一個月以後他才又見到那個雙目失明的小女孩。

醫院的作息時間表有了變動，他上班的時間比過去稍微向後推遲了一些。那一天，因爲有個病例需要研究，他又重新乘坐了八點鐘的那趟公共汽車。

“是我的女兒看見了您。”小女孩的媽媽對他說道，“大夫先生，您剛一上車，她就馬上對我說：‘媽媽，那位先生來了……’我立刻就知道她指的是誰了……”

儒利奧·德·萊莫斯不禁大吃一驚。他剛才漫不經心地在一條豎放着的長椅上坐了下來，根本沒有注意到她們。他首先感覺到的是不舒服，接着便是一種朦朧的柔情衝動。他打量了一下那個小女孩，小女孩正目不轉睛地望着他，一雙

眼睛和盲人的一模一樣，失去功能的瞳孔睜得大大的。他溫和地問道：

“她怎麼能看見我，既然她是個……”

因為擔心下面的那個詞會引起孩子的苦惱與難過，他沒有把話講完就止住了。

“我不知道，大夫先生，”那個女人回答說，“她不是什麼東西和什麼人都能看見……真可憐哪，她甚至連白天和黑夜也分辨不出來。可有時候她會對我說：‘媽媽，天上飛着一隻白色的小鳥……’我擡頭一看，果然見到一隻鴿子。還有的時候，她站在窗前對我說：‘媽媽，瑪麗婭太太來了……’每當我外出去幹活時，瑪麗婭太太就來照顧她。我可以放心地去開門，因為肯定是瑪麗婭太太來了。”

“她能聽出她的腳步聲……”

“不可能，大夫先生。在她告訴我的時候，瑪麗婭太太還在街的盡那頭，有二百多米遠……”

兩個人都沉默不語了。儒利奧·德·萊莫斯把手在小女孩的眼前晃了一下，小女孩沒有任何反應。他感到心裏亂紛紛的，換了個話題，問道：

“她的病現在好些了嗎？”

“看來是好些了。現在每個星期只去治三次。不過她可是受了不少的罪……”

“究竟是什麼病？”

“是什麼……”她遲疑了一下，接着說道，“我寫在一張紙上了，請您等一等……”她開始在衣袋裏翻來翻去，但是卻沒有找到，於是便坦白地承認說，“我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

兒去了，也想不起那個詞來了……您別介意，大夫先生……過去我的腦子很好用，可我受的苦太多了，現在腦子不管用了。”

“這沒什麼關係。”他的腦海裏突然冒出了一個念頭，問道，“太太，你們在哪個區住？”

“自由區……大夫先生您知道那個地方嗎？”

“知道，知道……”

這正是他預料中的回答。那個女人那張飽經苦難的枯瘦面孔和所過着的那種可悲的生活便可以使他斷定，她準是住在那個地方。他立刻回憶起自由區的情景來。他很熟悉那個地方，因為他的幾個病人住在那裏。他見到過那裏的用洋鐵皮做補綴的木板房和用黏土鋪成路面的曲曲彎彎的窄小街道，一到冬天便暴雨成河，湍急的流水沖捲起各種死去的動物、爛菜幫子、魚的殘骸和各式各樣的垃圾。孩子們一個個凸着個大肚皮在街上的污水坑裏嬉戲玩耍，粗野的髒話就像吐痰一樣脫口而出，家家的門前都能聽到“滾你媽的”、“狗娘養的”等叫罵聲。不時地有些男人從這裏走過，他們搖晃着身子，斜楞着眼睛，彷彿是要砍誰幾刀。一到夏天的夜里，女人們來到街上，身上只穿着一件內衣，裏面的一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好鄰居，你不覺得害臊嗎……”

“不，我的錢顧不上什麼害臊不害臊的……”

儒利奧·德·萊莫斯從來不是像攝影師那樣一次就把這一切統統都拍照下來，而是如同一位印象派的畫家，是一筆一筆地把它們繪在一起的。

這片住宅區給他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一堆雜亂無章的東

西被一條看不見的悲劇之綫串聯在了一起。

一雙腳陷進黏稠的泥塘裏也好，空氣中的微塵令人窒息也罷，然而體會卻總是相同的，即命運是無法改變的……該區後面是一座小山，一座毫不雄偉的小山，到處是採石場的工匠們鑿開的洞穴，山頂上有一座古城堡要塞，彷彿象徵着在給小山加冕。不，不……在那裏，除了不幸之外一無所有……

那個女人吃驚地看着他，等着他下面的話。他對自己的走神感到歉意，微笑着，但臉卻有點發紅，說道：

“剛才我在想一件事……我的診所離你們住的那個區不遠……就在卡波利德。”

“近得很。”那個女人點點頭說。

“要是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把小女孩帶到那裏去……如果她的病我可以治，就用不着去醫院了……”

“啊，那您可幫我一個大忙了……”

一直聽着他們談話的小女孩，微微地笑了。那個女人接着說：

“她很高興……她非常喜歡您這位大夫先生……”

他第一次直接地對小女孩說：

“你願意去嗎？”

小女孩回答說願意，嗓音顯然還略帶着一點童聲。

“那你把它拿去……”他從記事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上地址，然後塞在了她的手裏。“你把它收好，你媽媽可能會把它丟了的……”

“是這樣，是這樣的……”那個女人點着頭說道，“我什

麼都會丟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你明天就可以來。” 儒利奧·德·萊莫斯又說道，“在四點到六點之間……”

他迅速地向她們告辭，然後就下了車。汽車還沒有到達終點站，但是他需要走一走。他的心情好多了，那種痛苦的內疚感已經過去。他慢慢登上斜坡，吹着口哨跨進了醫院的大門，對生活、對自己都感到十分滿意……

### 三

兩個月以後，小女孩腳上的病好了。病情並不嚴重，是一般的傷口化膿，而不是原來懷疑的什麼遺傳病。他給她做了常規治療，病情很快就開始好轉了。

治療的過程是很疼痛的，可是小女孩從來沒有喊過一聲疼。

“疼吧，小特雷莎？”

“有一點點……”

她緊咬着牙齒，臉色變得煞白，卻強忍着一聲不吭。他十分同情她，送給她玩具和糖果。最使他感動的是孩子的溫情，一種小心翼翼的溫情，一種僅僅通過一個表情或是一個字所表現出來的溫情。

當她要離開診所的時候，心裏總是感到很難過。有時候儒利奧·德·萊莫斯問她：

“小特雷莎，你想再多待一會兒吧？”

“我想……”

“這會給大夫先生添麻煩的。”她媽媽表示不同意。

“什麼麻煩也不會添的，太太，你去辦你的事，六點鐘的時候再來接她……”

小女孩坐在房間角落的一個小櫈子上，儒利奧·德·萊莫斯給她一把大剪刀和一些紙，她就剪紙人玩。有些小人剪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可以說，作為一種遙遠然而又是十分清晰的追憶，昔日事物的形狀、體態已經永遠深深地印在了這位雙目失明的小女孩的腦海裏。她也剪樹木，一些月色中的稀奇古怪的樹木，樹身扭曲，樹葉有如矛刺……

儒利奧·德·萊莫斯有時把這些剪紙拿給朋友們看。

“真是不可思議，”安圖內斯承認道，“跟活的一樣……毫無疑問，這個小女孩很有才華……”

儒利奧·德·萊莫斯不知為什麼心裏感到美滋滋的。到後來，甚至在給一些患者看病的時候，他也把小女孩留在房間裏。

“她雙目失明，什麼也看不見，”他對病人說，“不過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可以讓她出去……”

“用不着……怪可憐的……”一些太太們難過地說道，“長得多漂亮……大夫先生，是您的女兒嗎？”

“不，太太……”

他講的不完全是實話。他感到自己幾乎是所有孩子的父親，尤其對這個小女孩而言，他的這種感覺已經變得十分具體化了。他很驚奇每當想到這個小女孩的前途時，他就像是她真正的父親一樣，既感到某種不安，又感到某種希望。他決定讓她去學盲文，盡可能地讓她發揮出她所表現出來的多

種才能。

小女孩喜歡音樂，一聽到遠處收音機的聲音或是沿街賣藝的人在窗前停下來演奏時，她便馬上放下手裏正在做的事情，兩隻眼睛盯着一個地方，身子一動不動，心醉神迷地側耳靜聽起來。

“你喜歡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彷彿已經沉醉在音樂之中，然後才說道：

“我剛才看見……”

她應該看到了，因為她在內心目睹到了一切。

如果樂曲是憂傷的，她就蒙上眼睛，淚水便從細小的手指下面滾了下來。如果樂曲是歡快的，她就微微地笑起來，兩隻腳也伴隨着樂曲的節奏敲打起拍子來。

“她一定要學習音樂，”儒利奧·德·萊莫斯想道，“雙目失明是個極大的不幸，但是仍然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毫無疑問，小女孩是個盲童，她已經完全地、無可挽回地雙目失明了。她的視覺神經已經毀損，這是他做過種種試驗之後得出的結論。可誰又能說得準呢？人們試圖不經過視網膜而產生視覺不是已經取得某些成果了嗎？還有器官移植？人的能力幾乎是無限的，更何況還有上帝的慈悲……

除此之外，正像她媽媽所斷言的那樣，在某種情況下，小女孩能看見東西……他對此深信不疑，但是卻沒有對任何人講過，免得人家笑話他。

歸根結底，什麼叫視覺呢？視覺就是主觀對客觀物體的形狀、體積和顏色所得到的一種清晰的影像，這種常規的本

領在她的身上已經消失了，但是誰又能知道是否還存在着其它獲得視覺的途徑呢？毋庸置疑，有些時候她可以形成這種主觀的影像。

“大夫先生，您別傷心……”有一天她對他說道，“我不願意看到您這樣……”

儒利奧·德·萊莫斯不能不信服，因為他還沒有講過一句話，確確實實是她看到了他在傷心。

又有些時候，她很肯定地說道：

“今天天氣真美……”

那一天天氣確實很美。

儒利奧·德·萊莫斯就這種現象跟小女孩的母親談過一次話。

“只有守着我的時候，現在再加上守着大夫先生您的時候，她才可以看得見……要是我把她丟給另外一個人，她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你怎麼知道的呢？”他問道。

“因為我一把她丟給別的什麼人，她就總是很傷心……正因為如此，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才會把她丟給別的人去照管。‘媽媽，好黑呀……’她總是這樣對我說。”

儒利奧·德·萊莫斯終於把這件事告訴了安圖內斯。

“你都不像一個懂科學的人了，什麼那個小女孩可以看見東西，簡直是胡扯。”安圖內斯笑了起來，然後接着說道，“你現在有點神經失常……你知道你中了什麼邪嗎？因為你有着一種過份的可又是抽象的自認為父親的情感。”他又接着問道，“為什麼你不使這件事變成真的呢？”

“變成真的？”儒利奧·德·萊莫斯問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爲什麼不結婚呢？對女人來說，你是一個親切可愛、十全十美的小夥子……有些女士不會不願意你讓她生下個兒子的……”

儒利奧·德·萊莫斯笑了。安圖內斯感覺敏銳，多次把儒利奧·德·萊莫斯喚回到現實中來。

“不……不……這等於是我把其他所有的孩子都拒之門外了……”

現在小女孩的腳病已經好了，她到儒利奧·德·萊莫斯診所來的次數之間的間隔越來越長了。

“你每個星期都把她帶到我這兒來……”

實際上小女孩已不需要再來了，但是儒利奧·德·萊莫斯已經習慣於她守在自己身邊，不然就會想念她。他們商定，小女孩每週的星期四到這裏來。

在自由區，人們已經管這個小女孩叫做是“大夫先生的小女孩兒”，甚至有人猜測，她就是她的女兒。

認識她母親的人都不相信：

“怎麼可能呢，那麼一個猷若木鷄的女人……”

的確，她的模樣令人感到可怕，瘦骨嶙峋，臉上起皺，鷹鉤鼻子總讓人聯想到童話裏的巫婆。

她的一身破衣爛衫更使得人們加深了這種印象。有時候，孩子們拿她起哄：“巫婆……”她無動於衷，絲毫不予理睬，對人們的這種不友好的態度早就習以爲常。她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對丈夫的切齒痛恨和對女兒的無限憐愛之中了。這種

恨與這種愛佔據了她的整個心田，其餘的一切對她來說都是無所謂的。相反，有關她女兒的事情卻可以使她喪失理智地不顧一切。

“有這麼一個女兒，可卻一點也不管她！……”她指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次，她的丈夫來接女兒，她緊咬着牙齒，斬釘截鐵地對他說：

“你要是把她從我這兒弄走，我就宰了你。”

她唯一感到自負的就是她有這樣一個女兒。女兒是她身上的一塊肉，是從她的肚子裏生出來的，這個念頭使她感到無比驕傲。

一天，一個男人在街上開玩笑地問她：

“哎，你告訴我，這個孩子你是從哪兒偷來的？”

她立刻脫口怒罵道：

“你這個混蛋……”

要不是有人抓住了她，她準會向那個男人撲過去。

她臉色灰暗，就像一張羊皮紙。每當她登上人行道來到診所的時候，總是要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儒利奧·德·萊莫斯早就想給她做一次體檢了：

“你的身體很不好，讓我們來看看是怎麼回事。”

可那個女人總也不肯：

“什麼事也沒有，大夫先生……是您有點神經過敏。”

她很清楚自己病得很厲害，可是一想到要在他的面前脫掉她穿的那身皺巴巴的衣服時，就感到太難為情。此外，她已經根本不想再活下去了。如果說她至今還沒有衝進電車或

火車的車輪底下，那僅僅是爲了不使女兒落到沒人照管的境地罷了。

然而，有一天她剛走進診所就昏厥了過去。儒利奧·德·萊莫斯給她打了一針，又乘機替她進行了一次聽診檢查。

她的心臟已經徹底不行了，主動脈擴張，就像一個軟體動物在手指的按壓下搏動着。

“主動脈供血不足和心臟擴張……”儒利奧·德·萊莫斯想道，“遲早她會……”

可是她卻無動於衷，甚至都沒有問她究竟得的是什麼病。儒利奧·德·萊莫斯走到藥櫃前，拿出一種藥，對她說：

“你把它拿去……每頓飯前喝十滴，連續喝五天，然後再到我這兒來，我再給你打幾針……你的身體太虛弱了。”

她看了他一眼，然後深表懷疑地問道：

“大夫先生，您認爲值得這樣麻煩嗎？”

“當然了，太太。”

她知道這些藥對自己毫無用處，可這個男人是位聖賢，不能讓他感到掃興。

“那好吧，大夫先生。每頓飯前十滴？好吧……”

她拉着女兒的手走了，慢慢地拐過了街角。她向四週看了一眼，然後突然地把藥扔進了旁邊的水溝。

#### 四

過了一週，星期四，那個女人沒有把她的女兒帶到診所來。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所以儒利奧·德·萊莫斯並沒有感

到什麼不安。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她們這個星期沒有來，就是再過一個星期才會來。他已經對她講過這樣的話：

“如果星期四那一天不能來的話，那就第二天來……”

可是那個女人擔心這樣做會給他增添麻煩，所以總要等到下週的星期四才把女兒帶來。

半個月過去了，她仍然沒有露面。儒利奧·德·萊莫斯開始琢磨起這件事來。“肯定是她病得起不來牀了……”有幾個理由使他產生了這種想法：第一，他給她做過身體檢查。第二，出於自身的需要，她也不能不到這裏來。

每週的星期四，儒利奧·德·萊莫斯都要送給她五十埃斯庫多<sup>①</sup>，她幾乎就是靠這筆錢養活着她的女兒。

也許情況並非如此，有時候她也整整幾個星期到那些同意她把孩子帶在身邊的住戶家裏去幹活。

儒利奧·德·萊莫斯盡量這樣去想，以使自己能夠安下心來。說實在的，他的確很想念那個女孩子。“真是荒唐，”他想，“好像我就是她爸爸似的！”實際上他的做法幾乎就如同是她的父親一樣。他所做出的犧牲（他收入微薄，卻每週都要送給那個女人五十埃斯庫多，這的確是一種犧牲）給了他做父親的權利，同時也要求他承擔起做父親的義務來。“當爸爸這種心理，”他內心裏自言自語道，“產生於兩種情況：可以是跟一個女人睡在一起生下一個孩子，也可以是收養一個自己所喜愛的孩子，後一種心理與血緣無關，而是出於需要去提供保護，出於某種可以稱之為要提供保護的天性……”

---

① 葡萄牙貨幣名稱。

在有些國家，一個孩子的養父甚至在法律上與生父也是相等的，這意味着這一現象業已得到證實和承認。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儒利奧·德·萊莫斯的焦慮與日俱增，整天都在惦念着這件事情。一天上午，他從醫院回家，突然想到那個女人可能已經死了。他感到自己的頭部彷彿是被人猛擊了一下。這不是因為那個女人的緣故，因為他已經知道，由於她的主動脈供血不足，遲早有一天這種情況是會發生的，這在他的心裏是無足輕重的……他不放心的是那個小女孩。他似乎已經看到她待在鄰居們的家裏，忍受着一般市民對她的粗野的和怒氣衝衝的“關照”：“這麼一個累贅……”他想象着這個女孩子受到虐待卻默不作聲，還是從前的那副老樣子，坐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在黑暗與沉寂中飽嚙着痛苦卻又無可奈何……他斷定小女孩在想他，在等他，因為除了她的母親之外，事實上他成了小女孩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他清楚而又強烈地感到，他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這個念頭是他正準備吃午飯的時候產生的。他突然站起身來，拿起帽子，對母親說道：

“我必須去看一個病人，不在家裏吃午飯了……”

“好吧，孩子……”

兒子想要幹什麼事母親從未阻攔過，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異議。對她來說，兒子總是有道理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

他跑下臺階，叫住了一輛出租汽車。他是很少花錢乘坐出租汽車的，但是這一次他心裏着急，不肯有片刻的耽擱。

“去自由區……”

他只知道她住在那個區，其它的情況就什麼也不清楚了，但是卻很快就找到了她們的家。在有錢人居住的地區，這也許是很難辦到的，因為財富和幸福會使人與世隔絕，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一種無法逾越的障礙。一個人可能在一個樓裏住上幾年，卻不知道週圍的鄰居是誰……在窮人居住的地區，情況則恰恰相反，所有的人都互相認識：不幸容易使人彼此和睦相處和交往。

“卡爾明達太太住在哪兒？”

“在那邊……”

他走進了房門。小屋被隔成兩間，裏面一幅貧窮的景象，幾乎令人望而卻步。光綫從門和一扇小窗照射進來，窗上的玻璃已經破裂，又用紙糊了起來。屋間的一角有一個大盆，裏面用肥皂水泡着一堆髒衣服。煤爐上面放着一口鍋，裏面的水正在開着。房間裏熱烘烘的，散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

他剛跨進房間，一眼就看到那個女人躺在泥土地面上，身子下面墊着一牀短小的褥子。小女孩坐在一個箱子上，守在她的身邊。

是小女孩首先覺察到他來了。

“大夫先生！”

她朝他跑了過來。儒利奧·德·萊莫斯把她抱了起來，吻了吻她，發現她的面色十分蒼白，人也更加消瘦了。

“怎麼，你都不想去看看我了，小特雷莎？”

小女孩微微笑了，感到很幸福，但什麼話也沒有講。

她媽媽回答說：

“噢，大夫先生，是我沒有辦法把她帶去……我病成這個樣子，連牀都起不來了。”她突然感到十分難堪，接着說道，“大夫先生，您可別介意，我們家這副模樣太寒碇了……”她講起話來很是吃力，上氣不接下氣，喉間發出嘶嘶的哮喘聲。

“是肺氣腫。”儒利奧·德·萊莫斯想道。

“你別擔心，我是不會介意的……”

實際上他確沒有介意，房間裏的這副窮相並沒有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已經習以為常了。在他的老家上貝拉省，情況也是如此，甚至比這還要糟糕。只是這裏的氣味與鄉下的不同，這裏的人沒有鄉下人的那種明顯的聽天由命的表情。

他走近那個女人，仔細地打量着她，她的那副模樣形同一具死屍。他量了量她的脈搏，跳動很慢，心律不齊，虛弱無力。

甚至用不着給她聽診。他感到一陣輕微的惱怒。

“啊，你完全可以叫人去把我找來。”

“我何必一定要去麻煩您呢……這種病或是讓它自己慢慢好轉……不然的話是根本沒辦法治好的。”

“你不要這麼講……”他只是順口這樣說道。

儒利奧·德·萊莫斯心裏琢磨起來。這個女人隨時都可能死去，他不能讓一個孩子，何況還是一個雙目失明的孩子，一個人無依無靠地留在這裏，守着一個行將死去的人。於是他做出了決定：

“你聽我說，卡爾明達太太……”他彎下身來對她說道，

同時迅速地從她身上抽了一點血。“你的身體狀況不好，很不好，可這兒又沒有人陪着你，也沒有辦法給你治病。”那個女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認真地聽着他講的每一句話。“只有一個辦法……”他遲疑了片刻，接着說道，“你到一家醫院裏去治療……”那個女人感到喉嚨一陣發緊，但她依然做出了想要開口講話的樣子。儒利奧·德·萊莫斯知道，一般人對去醫院是很反感的，但他還是堅持說道，“你等我把話講完……你去看急診，由我來負責……然後再辦手續……”他又遲疑了一下，因為他下面要說的謊話雖然是出於一種同情心，可是仍然使他感到難以啓齒，尤其是那個女人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嗯……一個月，或許再多一點時間，你的病就會好的。”

“那這個孩子呢？”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這個孩子找誰來照管呢？”

他已經感覺到這是個難題，但是一定要這樣辦。

“讓她跟着我，到我的家裏去。她可以經常去醫院看你……”他突然間做出了這一決定，並奇怪自己爲什麼沒有早就想到這樣做。他在家裏一點都沒有對母親提起這件事，但他確信母親是會同意的……他又轉向小女孩，問道：“你想去，小特雷莎，是吧？”

小女孩沒有回答，反而更加靠近了媽媽。三個人都沉默了許久。最後，儒利奧·德·萊莫斯低聲地問道：

“卡爾明達太太，那該怎麼辦呢？”

那個女人心裏也在琢磨。她很清楚她很快就要離開人世，但是這種犧牲也太大了，她無力去承受。現在她已奄奄一息，

而她的女兒就守在她的身邊……不，不行。

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她也希望女兒守在自己身邊，聽到她的呼吸和她的溫順的聲音，感覺到自己所生育下的那個生命散發出的身體熱氣。在走盡了生活的悲慘的道路之後，現在只剩下了這個孩子，除此之外，一切都使他感到痛苦，沒有任何可以留戀的東西。她對死並不感到傷心……不……恰恰相反……她所傷心的是將丟下女兒……她活不了幾天了，也許幾個小時之後她就要離開人世，可現在卻要把她的女兒從她的身邊弄走……不，不，決不。她感謝大夫先生的好意，可同時又感到有些怨憤，她用顫抖的然而卻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的聲音回答道：

“大夫先生，您的一片好意我心領了，但是我不去醫院……孩子就留在我的身邊……”在她的話裏幾乎帶有一種挑戰的色彩，隨後她又用更低的聲音，幾乎是哀求似地說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別把她從我的身邊弄走……”

儒利奧·德·萊莫斯深受感動，但他有責任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知道他將要講的話是冷酷無情的，可他又不能不說：

“太太，您病得很厲害，清楚嗎？您隨時都有可能……”他沒有勇氣把下面的話講出來，而只是說，“要是……”

“要是……”她回答說，“在那之後，大夫先生您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甚至是會感謝您的。”

他察覺到了她的決定是不可動搖的。他不能反對作為母親的那種雖說是過份但又卻是合情合理的自私。

“好吧，”他說，“明天我再來看看您……”

他吻了吻小女孩，然後便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間。

## 五

“媽媽！”

一個聲音在深夜中迴響，開始時彷彿是一聲呼叫，後來猶如一聲懇求，現在則變成了黑暗中無限悲切的一聲哀號：

“媽媽！”

在昏暗的小屋裏，唯有靠近聖母像的地方亮着一盞小油燈，只能聽到一個行將嚥氣之人的急促的喘息聲。小女孩一聲不響，凝神專注，朦朧地感到母親正處在垂危之中。她絕望地抓住母親發出的痛苦的聲音，這聲音時高時低，猶如一根打滿了結的繩索。

那個女人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到一雙眼睛上，她緊緊地盯着聖母像，彷彿是在用目光進行祈禱。

這張聖母像是她在拉德拉集市上買來的，那位懷抱着自己孩子的女人臉上露出的微笑使她心醉神迷。這個小孩總也長不大，從世界開始形成時起一直是這個樣子……

聖母的臉上具有一種母性的堅毅與微笑，從那裏放射出一種籠罩着保護色彩的光環。她多次從聖母像上看到了自身，彷彿這就是她自己的肖像，由於地位的上昇而變得美麗並放出了異彩。

她在內心裏祈求道：“聖母啊！”……她的祈求到此而止，因為聖母也是一位母親，知道她下面要講的是什麼。

她感到一種朦朧的安慰。

小女孩就躺在她身邊的靠墊褥上，她感到了她那充滿活力的熾熱的身軀。

“要是他現在正在這裏該有多好！……”

他是個醫生，爲什麼不按照他的要求讓他上午把女兒帶走呢？不……即便是此時此刻，眼看着自己由一條越來越細的綫繫結着的生命行將告終的時候，她對要把女兒從她身邊弄走的想法依然是反感的……

孩子又在呼喚她了：

“媽媽！”

她竭盡全身的力氣回答道：

“女兒！”

孩子放心了。那個女人急切地希望着“他能趕來”。這不是爲了她自己，而是爲了這個孩子……可他怎麼會來呢？他是世上一切善良的化身，是命運賦予她女兒的唯一保護人。她望了望窗口。他說第二天上午還要來，可是天卻永遠不會亮，永遠不會亮了……現在大概幾點鐘了呢？黑暗破窗而入，遮掩着一切，甚至連那盞油燈發出的光亮也給湮沒了。她已經看不清聖母像了，腦海裏產生了一個自信不疑的念頭：這一夜永遠不會完結，對她來說永遠不會完結……這是黑暗王國的人口處，她就要沉入其中了……

她渾身一陣顫抖，心臟就彷彿是一疋狂怒的馬在胸膛裏跳動着。“要是他來了該多好！”她的頭腦完全清醒，但是卻感到有一塊海綿貼在了她的嘴上，吸去了她的氣息。要是聖母瑪利亞在這裏的話就可以把他找來。那該有多好！……他會來的，他肯定會來的……她感到胸口一陣劇疼，心臟也一

陣緊縮。她知道現在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她使出了全部氣力，透過沒有盡頭的黑夜與空間，默默地發出了一聲絕望的呼號。此刻，她唯一的願望就是“他快點來吧。”突然，她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彷彿是她業已確信她的呼號被人聽到了。

她還想用胳膊緊摟女兒，但是卻已經沒有氣力了。她懷着坦然和幾乎是幸福的心情感到自己的肉體與靈魂已經和黑夜融化在一起……

房間裏是死一般的寂靜，小女孩又重新呼喚起來：

“媽媽！……”

她的聲音裏飽含着淚水。媽媽漸漸發冷的身軀緊緊地挨着她，使她感到一種可怕的冷意。更有甚者，伴隨着這種涼意，她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黑暗。她在深夜裏睜開了眼睛，彷彿是在尋找着什麼東西。

深夜像一個無底的黑洞，小女孩第一次感覺到她是個瞎子。

“媽媽，我什麼都看不見了……媽媽，我的眼睛瞎了……媽媽！……”

那天夜裏，儒利奧·德·萊莫斯正在醫院的門診部值班。他並不願意值夜班，但是不值又不行。有時候夜間沒有什麼事情，前來看病的人不多。可也有的時候彷彿死神在城市的上空盤旋，出租車和救護車接踵而至，送來了各種各樣的求醫的人：被子彈擊傷和被刀砍傷的、被汽車撞傷的、從樓梯上摔傷的、讓火爐燒傷的……彷彿這還不夠似的，送到這裏來的總還有些冷酷愛情的犧牲品，這些人企圖通過服毒自殺

來醫治因爲瞭解真情、被對方拋棄和對方有了外遇而造成的創傷。大夫們知道，如果來了一位，接着還會來第二位和第三位。

“今天颳的是愛情風……”和他同時值班的安圖內斯總是這樣說。

當這些人喊叫着被送到醫院時，都嚇得魂不附體。“啊，大夫先生，您千萬別讓我死掉。”有些大夫不知道，在很多情況下，一個人所以想要去死，不過是因爲過份地需要活下去的緣故，於是就對這些人吼道：

“笨蛋，既然你不想死，爲什麼要服毒呢？”

這一夜平平靜靜，被送到醫院來的只有幾個腿部骨折的人，此外還有一兩個醉漢是被車撞傷的。幾個年輕的大夫睡覺或出去了，還有幾個人在玩“七點半”<sup>①</sup>。

儒利奧·德·萊莫斯睡不着覺，也不想玩牌。

他心裏感到很不安，同時又盡量不去考慮他所以不安的原因。假如有很多事情要幹，比如說縫合傷口啦，正骨啦，或是動什麼手術啦……然而卻什麼事情也沒有，那一夜什麼事情也沒有！……魔鬼留在了家裏，或趴在窗臺上享受着八月星斗滿天的夜景，對自己的運氣很是心滿意足，沒有去找世人的麻煩……

安圖內斯注意到了他的不安：

“你怎麼了，儒利奧？你是讓女人給迷住了……”

“沒什麼……”他欲言又止，內心裏的焦慮有增無減，衍

① 一種撲克牌遊戲。

佛是大海正在漲潮。

“儒利尼奧<sup>①</sup>，你把心裏話講出來……要是那個女人不理睬你，你就另找一個……女人有的是嘛……”

雖然他的話裏不無譏諷的味道，可語氣已變得很嚴肅，幾乎是滿懷着手足之情。

儒利奧·德·萊莫斯深為朋友的熱誠所感動：

“你聽我說，卡爾洛斯……”接着他便三言兩語地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安圖內斯……“你要明白，”他最後說道，“那個女人隨時都可能死去……可那個孩子……請你注意，一個雙目失明的孩子，深更半夜一個人守在她母親的屍體旁邊……這太可怕了！我實話對你說吧，就是這個念頭搞得我心神不定。這個小女孩什麼親人也沒有……只有我才能幫助她。”

“你別嚇唬人了！”安圖內斯回答說，“你講得我脊樑骨都直冒涼氣……我過去不知道你還會演戲，儒利尼奧……”他還想開開玩笑，可一看到儒利奧真的動了情，便又說道，“你聽我說……為什麼她母親一定要在夜裏死去呢？真是怪事！……假如她像你說的那樣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那麼至少她也要等到天亮……到天亮的時候，你就可以請假到她那裏走一趟……”他看了看錶說，“現在是四點鐘，再過兩小時天就亮了……”

兩個人都沉默不語了。

儒利奧·德·萊莫斯盡量克制着自己……是的，只要天

---

① 儒利奧·德·萊莫斯的呢稱。

一亮，他就可以向主任請個假，到那裏去看看。朋友講的這番話使他稍稍安靜了一些。

又過了將近一個小時，儒利奧·德·萊莫斯突然感到發生了什麼事情，產生了直到那時為止還未曾有過的一種感覺，彷彿有一個聲音在呼喚，在怯生生地哀求。這個聲音越來越大，漸漸變成了一種絕望的召喚，一種陷入黑暗之中的心靈所發出的呼號，一種無聲的和令人恐怖的喊叫。他的臉色唰的一下變得煞白。

安圖內斯斜視了他一眼，不安地問道：

“你怎麼了，儒利奧？……你準是身體不舒服……”

“那個女人死了……”儒利奧·德·萊莫斯說道，“就是剛剛死的……我敢保證……現在就剩下小女孩一個人了……我一定要去接她。”

他說得斬釘截鐵，就像是親眼看到了一樣。他的口氣是那樣的令人信服，使安圖內斯感到沒有絲毫懷疑的餘地……

“好吧，”他說道，“我有個主意……你坐一輛急救車去，就裝作有人打電話來要求緊急出診。兩種情況必居其一，如果是那個女人真的死了，你就把她弄到醫院裏來，跟其它類似的情況一樣，在這兒給她開個死亡證明……如果她並沒有死，就說有人打來了要求緊急出診的假電話。這件事由我來辦，你在這兒等着……”

說完，他便朝院子裏走去。儒利奧·德·萊莫斯一個人留在房間裏待了片刻。剛才那個呼喚的聲音在他的心中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種沉默，一種彷彿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沉默。

五分鐘以後，他鑽進了一輛急救車。

“我不能離開，不然的話我會跟你一起去的……”安圖內斯這樣對他說。

“謝謝……”

急救車在那個女人的家門口停了下來。

儒利奧·德·萊莫斯遲疑不決，在敲門之前先把耳朵貼在門上聽了聽。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跟他內心裏感到的那種沉默一模一樣。突然，他好像聽到了一聲抽泣。是的，是一聲抽泣……他側耳靜聽着……小女孩講了一句什麼話，接着就哭叫起來：“媽媽！”他決心已定，一切遲疑都煙消雲散了。即使是門上了鎖，他也要破門而入。

“小特雷莎，我來了。”他高聲喊道……隨即又轉過身來對司機說，“你把車調一調，讓車燈照着房間裏面。”

門上着鎖，但他用力一推就開了。他一眼便見到這樣一個場面：那個女人面如死灰，小女孩正驚恐萬狀地緊緊抓住她。出於一種責任感，他摸了摸她的脈搏，又把耳朵貼在她的胸口聽了聽：那個女人已經死了。

他走到門口，招呼道：

“進來……”

幾個助手走進了房間，他隨即下令道：

“把她扶起來，馬上送到醫院去……”

一位助手在扶起她的時候說：

“已經用不着了，大夫先生……”

“誰知道呢，也可能只是休克。”他很清楚並不是什麼休克，所以要這樣說，僅僅是爲了使自己的行爲合理化。接着

他又說道，“你們不要等我，我先留下來照看一下這個小女孩，隨後就回醫院……”

小女孩一聲不響，她已經脫掉了衣服，只穿着一件內衫，渾身顫抖着，一雙冰涼的小手緊緊抓住了儒利奧·德·萊莫斯。一盞油燈若明若暗地映照着這個場面。

“你聽我講，小特雷莎，”他對這個小女孩說，“你媽媽上醫院去了……很快就會好的……你……”

“大夫先生，真黑呀。”她哭了起來。“你千萬別把我一個人丟下來……”

他的心不由得一陣緊縮。

“不，小特雷莎，我不會把你一個人丟下來……你跟我走……你的衣服在哪兒？”

“在那兒……”

他朝四週看了看，小女孩的衣服整整齊齊地疊放在房間角落的一個小櫥子上。

他一邊笨手笨腳地幫她穿衣服，一邊對她說：

“你到我家去，跟我一起生活……”

“那媽媽呢？”

“等她的病好了，也到我那兒去……”

“那我就老跟大夫先生您在一起了？”

“老跟我在在一起了，咱們走吧……”

他拉起她的手，朝門口走去。天開始亮了。小女孩微微笑了……就像天上的烏雲被五月的微風吹散一樣，她內心裏的那片黑暗漸漸地消失了。光明再一次進入到她的身體裏，這是一種她從未感到過的光明，藍色的和金黃色的，正慢慢地

擴展開來……直至佔據了她的整個身軀。

“今天的天氣真好……”她小聲地說道。

儒利奧·德·萊莫斯拉着這位雙目失明的小女孩的手，兩隻眼睛裏滿含着淚水。他同樣也感到在自己的心裏產生了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光明，一種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從他的心靈中萌發出來的光明，這種光明可以戰勝所有因為雙目失明而帶來的黑暗。

# 相 遇



最初，她們彼此並未注意到對方。有件東西把她們徹底地隔開了。那種無可擺脫的痛苦猶如一團嚴嚴實實的陰影，把週圍的事物全部掩蓋了，使她們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一切。

這是早春的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下午。陣陣涼爽而柔和的清風從遠處海邊吹來，天空湛藍，彷彿是在地中海的上空。另一側的座座小山所有細微之處都清晰可見，平靜的海水攝取了藍天，然後再把它倒映出來。

白色的墳墓，挺拔的柏樹，冥城沿着梯形山坡向兩側延展，午後晶瑩透明的陽光使其盡失淒婉的色彩。大理石的墳塋，光滑的基石，沙石鋪成的道路，綠

色的樹木，不禁使人產生一種恬靜、安寧與和平的感覺。

面向港口的一側，太陽已經落入大海。陰影彷彿在慢慢地品嚐無法逃脫其貪婪胃口的宇宙，緩緩地於不知不覺之中便籠罩了一切。首先是河水變成了棕褐色，接着是小山一個又一個地被吞沒。天空已不再呈藍色，連白色的墳墓也變成了灰色，而且越來越灰，彷彿暮夜正用它那黑色的畫筆塗抹着一切。

遠處響起了鐘聲，但她們誰也沒有聽到。兩個人都跪倒在那座由市府管理的墳塋旁邊，彼此靠得很近，幾乎可以互相碰到對方。籠罩着週圍的夜色使她們黑色的身影開始混為一體。倆人都承受着巨大痛苦的折磨，在這一點上她們是毫無二致的。

鐘聲再次響起，倆人依然一動不動。不時能聽到一聲抽泣，接着便是一陣更加持久和更加深重的寂靜，彷彿一個向四週擴散而開的浪濤，隨後又倒流回它的自身。城市開始亮起了點點燈火。遠處的河面上，船隻閃爍出的燈光在黑色的河水中留下了一道道金黃色的踪跡。

“墓地馬上要關門了……”

她倆機械地站起身來，彼此並無好奇之心地第一次互相打量了一眼，彷彿不是兩位女性，而是命運在一瞬間將其拉到一起，隨後又將其分開的兩個陌生人。她們在墓地已有四個小時之久，卻誰也沒有注意到對方。由於內心都承受着巨大痛苦的折磨，所以彼此無法進行交談。

同一座墳墓安葬着不同的死者。每座墳墓下面共有八個屨形棺柩，每個棺柩裏安放着一位死者的屍骸。不同命運的

人在這裏一個挨一個地聚在了一起，雖經大地貪婪地吞食，彼此卻不會混淆，也不會相互滲透。由市府管理的墳墓需要交付租金，這些屍骸會一個個永久地腐爛在那裏。但倘若有一天不付租金，就會像未付租金的房客或是賴債不還者那樣被驅逐到公用墳墓中去。

現在她們沿着墓地中間的那條道路同時朝大門走去。兩個人身材修長。年輕的那一個至多有二十歲，面無血色，一雙栗色的大眼睛流露出一種夢境被打斷和無依無靠的純真神情。她長得亭亭玉立，秀色可餐，顯得既膽怯又莊重。黑色的孝服因為太小而把身體裹得很緊，顯然是臨時趕製出來的。另一個女人看上去有四十歲左右，或許更年輕一些，頭上披着一件黑色的面紗。透過面紗，人們可以猜想出裏面的一張過早衰老的面孔，上面佈滿了深深的皺紋，灰色的眼睛噙着淚水，蠟白的皮膚已然失去了光澤。

守墓人走在她倆的後面，手中的一串鑰匙叮呤作響。在這所亡靈居住的角落，只有這個聲音才能使人想到生命，彷彿一件東西在頑強地堅持與延續。

她們身後的大門現在已然關閉，廣場上只有兩個孤單的身影，遲疑着是否要離開她們所摯愛的死者，讓其忍受無可奈何的孤獨。

“事情”恰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燈光停止了閃爍，地面開始在腳下移動，假如不是另一個女人及時地扶住，年輕的女人就會無依無靠地跌倒在地上。

“姑娘……你這是怎麼了？”

她所具有的那種要保護他人的本能甦醒了，使她忘卻了

自己，產生了要安慰和保護他人的願望。

“你需要適應。”她輕聲地說出了她喜歡別人對她講出的這句話。“鼓起勇氣來……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都要忍受痛苦的折磨……你還很年輕。”她仔細打量了對方一眼，“二十歲？也許還不到二十歲。你的生活才剛剛開始……而我卻……”

她沒有繼續講下去，心裏感到一陣羞愧。她竟無意地把自己與姑娘做了一次比較，突然產生了一種要與命運抗爭的騷動。現在她企圖戰勝它，彷彿這是一個卑鄙的念頭。

姑娘把頭靠在她的懷裏，低聲地哭泣着，而她則萌發了一種深摯的母性的同情與溫柔。正是這種感情，使她不知不覺地順從着命運的安排。她從未生育過兒女，然而保護他人卻成了她的一種需要，而這正是母性本能的充分流露。

“姑娘，你不能一個人回去……你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你這樣做。”她已經作出一個決定，“我陪你回家。你住在什麼地方？”

姑娘彷彿甦醒了過來，依然帶着哭腔重復了一遍對方的提問：

“我住在什麼地方？”

“是呀，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可以陪你回去。”她的內心深處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彷彿一個傷口被撕裂似的。接着她說道：“沒有人在等我，我也不再等任何人了……”說完便情不自禁地發出了一聲抽泣。她已經徹底地孑然一身了，這個念頭佔據了她的頭腦，使她產生了一種完全的絕望。她的一生都是在等待中度過的，雖然許多時候充滿了痛苦，但卻總還能抱有希望，而現在她則已經確信他不會再來了，他不

可能再來了……她費了好大的勁才控制住自己：“對不起……我們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痛苦。”

姑娘稍微離開了她一點兒，打量着她，滿懷同情地說：

“啊，太太！”

“好了，姑娘，請你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我陪你回去。”

“十分感謝您的好意，我已經感覺好多了。”

說完便又哭了起來，痛苦得全身都在抽搐。

“鼓起勇氣來……鼓起勇氣來。我陪你回去。”她說道。

“我住的地方離這兒非常遠，在波索多比斯波……不想麻煩您……”

“波索多比斯波？沒關係……”她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姑娘，你先到我家休息一會兒好嗎？離這兒很近，就在奧烏里克廣場。”

“太謝謝您了！”

“我們走吧。”她遲疑了片刻，然後說道，“糟糕的是已經很晚了，你家裏的人大概會擔心的。”

“我沒有家。”

“你沒有家？你什麼親人都沒有嗎？”

“一個親人也沒有……我……”淚水切斷了她下面要講的話。

“可憐的姑娘！”在感到無限同情的同時，她又感到了一種無法理解的滿足。任何東西都無法阻止她要給人以安慰的慾望。

姑娘終於控制住了自己，解釋說：

“我是個職員，租了一間房住……”

“租了一間房住……跟我走吧。”

她不容分說地挽起姑娘的胳膊，把姑娘帶回了家。

## 二

“我已經八天沒見到他了……一開始我並不感到奇怪。他的生活方式使他不能守時。比如說，他答應今天來，可卻明天才來。也有這種情況，就是在我最沒有想到他會來的時候，他卻在我下班的時候來了。對此我已經習慣了。而我所不習慣的是，從今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

她又哭泣起來，許久許久沒有講話。

一盞帶有燈罩的電燈照亮了客廳，房間裏只聽見牆上掛鐘發出的滴答響聲。這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客廳，佈置得令人賞心悅目，古香古色的家俱給人的一種寧靜、平和與舒適的感覺。姑娘沒有推托就由另一個女人把她領到這裏來了。其所以如此，不僅因為她需要有人陪伴，而且還因為她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即要找一個人傾訴有關他的事情，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她甚至不記得另一個女人也失去了什麼親人，因此像她一樣，自然也需要得到安慰。不，現在世界上只有她的痛苦才最為重要，而且她不願意擺脫掉它，因為它意味着她再也見不到的那個男人依然悲慘而又活生生地留在她的腦海裏。

她躺在一張安樂椅上，另一個女人堅持要她喝一杯咖啡。

“姑娘，喝吧，對你有好處，能增加你的氣力。我敢肯定，

你好久沒吃過東西了……”

“太太，昨天下午在我確信就是他之後，就再也沒吃過東西。我感到喉嚨發緊，緊得再也無法吃進任何東西……情況確實如此。”

“現在你喝點咖啡，再吃一些甜點心……”

姑娘想開口講話，對方卻沒有答應她。

“你先休息一下，你會有時間講的，有很多的時間……因為沒有人等你，”稍停片刻之後，對方又說道，“因為你沒有家，所以今天完全可以留在我這兒過夜的。”

“啊，太太，這可不行……”

她擔心姑娘真的想離去，就懇求道：

“留下來，我懇求你留下來……這所住宅很大，只有我和兩個女傭……你很清楚，你留下來可以說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確實如此。姑娘要離去的想法使她感到萬分恐慌。她也不明白為什麼，雖然顯得荒謬，可是別人的痛苦的確能夠減輕她自己的痛苦。她就是這樣一個人，整個一生都是這樣度過的。他永遠地離她而去了，她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去等待，去安慰，去原諒了。這一想法幾乎使她發瘋。

自從他離開人世之後，她也幾乎沒吃過任何東西，一個人孤零零地被遺棄在家裏，無可挽回地被遺棄了。這件事發生得十分突然，彷彿一塊石頭砸在了她的腦袋上。她還沒有時間來適應這個想法，事實上也的確沒有能夠適應。

她是在傍晚時分得知發生車禍的消息的。

她被人用電話叫到了聖若澤醫院。來到醫院時，他已經

離開了人世。

“他立刻就死了，應該是没有忍受任何痛苦。”醫生這樣安慰她說。

不知道爲什麼，二十年來，她一直等待着這件事或類似的事情發生。她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雖然痛苦，卻又懷有希望，要勝於某些人所過的那種平靜的生活。當他出乎意料地來到她的身邊時，她便會忘掉所忍受過的一切痛苦。她所以如此，並非因爲他的謊話和道歉，而是因爲他講話的聲音以及他所流露出的那種生活是十分充分和完整的感覺。

當他找不出爲其某個行爲進行解釋的理由時，就常常這樣說：

“你知道得很清楚……在我身上有一種自然界的力量……”

雖然沒有任何道理，可這一荒唐和缺乏邏輯的理由卻足以解釋他所做的一切。

在他身上確實有着一種自然界的力量。她是知道的，無論如何，她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

“我一定會陪伴你一輩子……”

他嚴肅地作出了這一承諾。對這樣的承諾他是不會食言的。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但是對她而言卻又意味着一個具體的希望。

這時候，姑娘又接着剛才的話講了下去：

“只是在遇到他之後，我才真正地開始了生活。起初我認爲我並沒有愛上他。他的年紀比我要大得多。後來，當有一段時間見不到他的時候——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我就會非

常想念他，就會有生活停頓下來了的感覺。這樣我才發覺我喜歡上了他……”姑娘抽泣了一聲，因為激動和傷心而無法繼續講下去。

另一個女人乘機問道：

“他是你的戀人？”

在她的內心深處，除了同情之外，現在還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無法解釋的好奇心。

“是的……”過了許久姑娘才說出了這兩個字，彷彿很難肯定一個連自己都不能確信的事實。“是我的戀人……可鄰居們認為不是，肯定不是。有人說我們不只是戀人關係……其實不是這樣。他們這樣想我並不生氣，因為如果我是他們的話，也會這樣想的。有時候他與我夜裏一起外出，很晚才回來。他隨時都可以走進我的房間……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件事，實際上我對他們把我想象成很壞甚至感到驕傲……”姑娘停頓了片刻，顯得有些不安，然後接着說道，“太太，如果我使你感到厭煩的話，就請您原諒我。任何人對這些事情都不會有興趣的。”

“你想錯了，它會使人感到興趣的……”她擔心姑娘不再講下去，就堅持道，“講下去，把心裏的話全都講出來對你是有好處的。自己講或是聽別人講我們所愛的人是件高興的事情，哪怕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永遠地失去了他。一講我們就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就是我們所愛的人馬上就能夠復活……”

“太太，您說得有道理。後來的一切都是那樣的奇怪，我甚至想他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我愛的只是一個影子罷了。有時候，儘管我已經深信不疑，可又總覺得他並沒有真的死去

……現在我在您的身邊，彷彿感到他就在我的週圍，彷彿和過去一樣，沒有事先打招呼他就看我來了……”

另一個女人朝她彎下身來，全神貫注地聽着她講的每句話，並且情不自禁地問道：

“是什麼東西使你產生了這種感覺呢？”

“太太，我也不知道。一踏進您的家門，我立刻就產生了這種感覺。不，不是這樣……是太太身上的某種東西使我想起他來。是您的舉止方式？您的聲音？我也說不清楚。也許是您的善良……他確實對我撒謊，不過那是因為免得我不高興。如果太太不能理解的話，就請原諒我好了。連我自己也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不能把這些事對任何人講，因為他們會笑話我的。可是太太不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您十分信任。我需要講他，不管對誰講都行……”

“你隨意講好了，我不會把你對我講的事情告訴別人……”

“我不在乎別人知道。我只是不願意他們把他想象成一個壞人。不能這樣……對我來說，他是個好人，一個大好人……我過去完全地依附於他，就像一件東西似的屬於他。現在依然屬於他。我甚至在想，今後我永遠也不可能再屬於任何其他人了。說起來令人感到奇怪，可他的確不曾用一個指頭動過我……他吻我的前額，彷彿我是他的女兒似的。他帶我去散步，就像帶一個孩子似地牽着我的手……他一直抑制我對他的激情……有幾次，我乘他不注意的時候吻過他的嘴……我是像一個女人喜歡一個男人那樣喜歡他的……”她羞澀地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太太，對不起，這些事情不能對任

何人講……”

另一個女人彎下身來，在姑娘的前額吻了一下。她感到有一股強烈的柔情需要抒發，使用手撫摸着姑娘的頭部說道：

“我非常能夠理解你。你可以把一切都講給我聽而不用害羞……我知道，把心裏的話全都講出來對你是有好處的，聽着你講對我也是有好處的……”

姑娘閉上了雙眼，流露出一種既陶醉又恐懼的神情：

“奇怪……太奇怪了！”她輕聲地說道，“太太剛才吻我的時候，我竟然以為是他在吻我呢。這太荒謬了……請太太原諒我……這是因為我一直想着這件事。”她遲疑了片刻，接着說，“我知道他喜歡我吻他，可同時又責怪我……‘別做這種事’，他對我說，‘我必須要保護你免受一切傷害……保護你，保護其他人，保護我自己……主要是保護我自己。你不要玩火。’我挑逗地對他說，‘我不怕……我不在乎被火焚燒……我甚至喜歡被火焚燒。’這時他就真的生氣了，我則不高興地憤憤說道，‘我真不知道，以你來說我究竟是什麼。’‘對我來說你是什麼？是一切，是人生，是純真的人生，是毫無保留的人生，是不懂得利害關係的人生。是一切，是青春，是消逝的歲月……’

“我不懂他說的‘消逝的歲月’是什麼意思，不過我感到，它除了我能理解的那些之外還有一層真正的和深刻的含義。他講啊，講啊，有時一講就是幾個小時……我並不總能明白他所講的話，可卻非常喜歡聽。他講的話彷彿一種音樂，一種不同凡響的音樂，使我入迷，使我激動。當他沉默下來的時候，我就會央求他說，‘講啊，再多講一點……’現在我卻

再也聽不到他的講話了……”姑娘再次停頓下來，顯露出一副心亂如麻的神情。隨後又繼續說道，“我知道太太無法理解我所說的話。他是個與眾不同的男人……他人在哪裏，哪裏的生活就會改變模樣，事物就會變得不同。我無法很好地解釋清楚，因為我的確彷彿生活在一個夢境之中，或者說一個夢境降臨在我的身邊。所以現在我感到……該怎麼表達好呢？是這樣的，所以現在我感到空虛……太太您能理解嗎？”

“我能理解！”

她脫口而出，彷彿要急切地把一個被壓抑的喊聲釋放出來。這也正是她的感覺：空虛，一種無法填補的內心空虛。她所以忍受折磨，主要就是因為內心空虛。她需要使內心得到充實。無論是作為空虛的原因，還是作為對空虛的一種安慰，只要他最終能夠出現，哪怕是用痛苦去填補它也無關緊要。她需要的是他的存在。

姑娘談論的是另一個男人，可最後卻把他給召喚了出來……現在她清晰地感到他就在眼前，從而使週圍的一切得以改觀，雖然彷彿一顆流星似的時隱時現，但在她的內心中卻又總是真實的，持久的。

姑娘又說道：

“世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

她則機械地重複道：

“世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

倆人吃驚地相互對望了一眼，彷彿第一次見面似的。接着便久久地沉默不語；每個人都獨自地踏上了被粉碎的夢境裏的那條道路……

三

“我真不知道爲什麼我非要對你講這些事情……”姑娘繼續說道，“我有一些女同事，是我的朋友，可她們不僅不理解我，甚至還責備我。太太的情況不同，您與我互不相識，您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更肯定的是，我們今後永遠也不會再見面的……”

“爲什麼我們今後一定不會再見面呢？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兩個都孤苦伶仃……”

她有些焦急。姑娘的話在她心裏喚起了一個模糊的念頭。雖然現在還模模糊糊，但卻彷彿一種不可抗拒又十分實在的東西漸漸地佔據了她的心靈。她並不反對這個念頭，甚至還擔心事情可能並非這樣……不，不。她需要知道。她幾乎是懇求地堅持說：

“講吧，姑娘，統統講出來吧……你可以相信，我會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你。”

“是的，我相信……”姑娘猶豫了片刻。“太太同樣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您和我一樣也穿着喪服。”她突然感到好奇，問道，“太太，您的什麼人去世了？”

她剛要開口說“是我的丈夫”，卻又因爲某種無法解釋的微妙感情而止住了，只是含糊地回答說：

“是一位非常可親的家人……”接着便急忙說道，“我們隨後再談有關我的事情吧。”

“一位家人……是的，太太爲失去一位您所熟悉的人而痛

苦。您知道他的名字、年齡以及他生前所做過的事情。而我……而我卻是在為一個不瞭解的人身穿喪服……啊，太太，這是非常不同的！在他活着的時候，這並不使我感到沉重，可現在卻不一樣。我甚至要到處去尋問，以便知道他被埋藏在什麼地方……是的，我很難啓口承認，他對我所說過的一切全不是真的。我曾經懷疑過，但那時候對我來說這並不重要……時至今日我也不會責怪他……他與其他人不同，是個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為了證實自己，為了製造出一個普通人的形象來，這都無關緊要。除了他所講的話之外，有一件事是真實的，要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真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解釋清楚了，不知道太太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當我說他沒有對我講過真話的時候，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在騙人……他身上所有的那些帶本質性的東西都是真實的。他的善良是真實的，他對我的愛是真實的……我敢肯定，他會履行他對我作出的全部諾言，假如不是……”姑娘講不下去了，她感到喘不過氣來，淚水再一次奪眶而出，痛苦扼住了她的喉嚨。

對方心情急切地聽着她的講述。

她越來越強烈地需要知道發生在姑娘身上的事情，對姑娘滿懷的無限同情甚至超過了對自身的同情。

“你歇息一會兒。”她激動地對姑娘說，“我不想讓你痛苦。”她撫摸着姑娘的頭髮，接着說道，“如果情況相反的話，我要強迫你不再講了……”

“不，太太，現在我需要統統講出來。”姑娘懇求說。“我的確感到痛苦，但是講講他的事對我有好處。我敢肯定，他

會履行他的……無論如何，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已經履行了他的諾言。他說過他一定要永遠保護我……實際上也的確如此。其餘的則全是假的……連名字也是假的。

“不過這對我來說無關緊要。他這個人是真誠的，他的感情是真誠的。我在內心裏管他叫作‘我的意中人’，這是我們對自己所愛的人的唯一稱呼。至於他究竟叫佩德羅、若澤、還是帕烏洛，那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我也知道，他告訴我的有關他的情況也不是真實的，至少一部份情況是這樣的。連他在里斯本的住址都不是真的。

“在他應該來而沒有來的四天之後，我感到十分不安，就去了他告訴我的那個地址，結果誰也沒聽說過那樣一個名字，我向他們描述了他的模樣，他們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

“你應該理解我當時的心情。倒不是因為他對我撒了謊，而是因為這是我唯一知道有關他的具體情況，其餘的情況全都是空的……”她停頓了一下，彷彿要衝破內心深處的某種抵制，然後接着說道，“我是在街上偶然認識他的。我像打量其他隨便一個人似地看了他一眼。他一直跟在我的身後。後來他對我說，從那個時候起，我已經永遠地走進了他的生活。我認為確實如此……

“這樣地相信一個處處都對我們撒謊的人，太太，您不認為很奇怪嗎？但是我相信他卻勝過相信其他所有的人。撒謊有兩種：一種是在具體事情上向你撒謊，這無關緊要。另一種是在內心深處向你撒謊……他是不會在內心深處向你撒謊的。

“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在這兩年中，儘管他在我的生活中是模糊的，是不穩定的，可即使拿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來換走他我也是不會幹的。據他對我說，他是一家商業公司的代表，所以有很多時間要在外面跑生意。開始時我很難適應，不過後來就習慣了。他和一個生病的姐姐住在一起，這個姐姐如同他的母親一樣……‘我非常愛她’，他對我說，‘儘管有時候她給我的生活帶來麻煩……因為她的緣故，我從未想過結婚的事……她覺得任何一個女人也配不上我……我不能離開她。將來我一定讓她認識你，也許你能夠征服她……’

“這是他唯一一次談到有關結婚的事，儘管不是直接的，可我相信，總有一天他會與我結婚的，這已經列入了他的計劃……當然，這僅僅是我的一種猜想，因為他從未對我作過這種許諾，也沒有具體地對我講過……

“這可能是真的嗎？我不知道。這件事我只對我的一個同事說過。她暗示我，這個人可能已經結了婚，並勸我去瞭解一下。我根本沒有去瞭解，而且對她的暗示持否定態度。現在我不知道我的同事講的是否有道理……我承認，他已經結了婚的這個念頭使我很難過。但即使真的如此，我也可以原諒他。‘對我來說，你就是一切’，他曾這樣對我發誓說。我認為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姑娘從安樂椅上站了起來，神經質地開始在客廳裏走動，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彷彿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忘記了一切。後來她竊竊私語道：

“這兩年過得太快了，在我的想象中如同只是一場夢……是的，太太，一切都那樣地不真實，現在連我對它的存在都

感到了懷疑。可在我的一生中，這又是唯一一件使我能真正回憶起來的事情。有一天……”姑娘突然停頓下來，因為激動而感到喘不過氣來。

爲了使她繼續講下去，需要另一個女人重復說：

“有一天……”

“是個星期一，他答應到我這兒來，可卻沒有露面……”

“你能肯定是個星期一嗎？”另一個女人急切地問道。

姑娘並未注意到她的話給對方造成的惶惑，回答說：

“我能絕對肯定。”接着又說道，“我並沒有對此感到不安，因爲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他答應某一天來，可卻要過兩天或三天才來，從來不事先打個招呼。只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感到不安，才決定去找他。太太已經知道了我所得到的回答，並且可以猜想出我是怎麼樣回家的。不是因爲他撒謊本身，而是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就這樣，我一直待到星期六上午。我已經決定要在報紙上登一個啓事，這是我唯一能採取的辦法。就在這個時候，我收到一封信，上面簡短地寫道：

“‘事情緊急且與你利益相關，務請於一個工作日的 11 點至 15 點來我的辦公室相見。’

“寫信人的姓名我一點都沒聽說過。我的心怦地跳了一下，我已肯定一定是他出了什麼事。儘管我工作的公司星期六下午不上班，我還是決定不等到下午就去。

“一位上了年紀的先生接待了我，他請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在問過我叫什麼並把我的姓名與寫在一張紙上的一個名字比較了一下之後對我說：

\*\*\* 葡語作家叢書

---

“‘我有一個不幸的消息要告訴您……’

“我不禁顫抖起來，問：

“‘一個不幸的消息？’

“‘是的，太太……你再也見不到你所等待的那個人了，我受委託……’

“我打斷了他的話，簡直發了瘋。

“‘爲什麼？’我喊道，‘爲什麼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看得出來，他難於開口把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對我充滿了同情。

“‘你見不到他了，因爲他絕對不可能……’

“‘可這是爲什麼？爲什麼？’我懇求他作出回答。

“‘因爲……’他遲疑了一秒鐘，“因爲星期一他在一次車禍中死去了……’

“我的頭彷彿被人猛擊了一下，眼睛幾乎什麼都看不見了，似乎辦公室裏瀰漫着霧靄，似乎聽到了這位先生從十分遙遠的地方發出的講話聲：

“‘不過我還有個好消息要告訴您。某某先生（他說出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名字來，不過現在我已經記不得了）沒有忘記您，給您留下了一筆生活費，共計 1500 康托……作爲他的代理人，我現在受委託……’

“我緊緊抓住最後一縷希望，說：

“‘可我並不認識這位先生。’

“‘是這樣的……’我彷彿覺得這時候他微微一笑。‘可他正是您所等待的那個人。這是一個化名，太太，您懂得什麼是化名嗎？’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放聲大哭了起來。他繼續對我講着什麼，我卻什麼也聽不清楚。我相信他是企圖安慰我。他曾問過我是否在公證處註冊過簽名，我回答他說沒有。在他覺得我的情緒比較穩定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請跟我來’。我機械地隨他去了。我想一個人單獨待一會兒，可又感到害怕，害怕極了。

“他領我下了一個樓梯，走進一間辦公室，裏面有很多的人。‘請在這兒簽名……請在那兒簽名……’我按照他的要求都簽了。‘這是一份委託書，授權我……’我才不想知道呢。對我來說，重要的只是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星期一他在一場車禍中死去了’。

“這句話在我的心裏迴響着，彷彿有一千張嘴在同時重複着它……‘星期一……’他把我又領回上面，對我說：

“‘現在一切都辦妥了，您可以走了，下個週末再來一次。’

“只是當我來到大街上時，才想起我還不知道他被安葬在什麼地方。我返身回去，上樓時緊緊抓住樓梯，因為我的兩條腿幾乎支撐不住了。我請求那位先生告訴我，他被安葬在了什麼地方。

“他回答我說，他沒有被授權告訴我這件事。但是由於我一再懇求，他終於答應了。

“‘好吧，我可以告訴您，但您要莊嚴地向我保證，無論您在那兒遇見誰，都不要與他交談……’

“我答應了他。”

說到這裏，姑娘停然停了下來，接着喊道：

“我怎麼會在這裏呢？太太您是誰？”

她的臉色霎時變得極爲蒼白，沒有再說一個字，便一頭跌倒在地上。

#### 四

她小心翼翼地將姑娘扶起來——姑娘雖然苗條，重量卻不輕——，輕輕地將她放倒在安樂椅上。姑娘的心臟跳動十分緩慢，她突然擔心起她會不會死去。不會的，不管姑娘如何傷心，她也還太年輕，是不會因爲一次暈厥而死去的。另外，客廳鋪有地毯，她也不可能摔得很重。

姑娘已經開始呻吟，低聲地抽泣着，彷彿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

她現在已經確定無疑，姑娘說的那個人就是“他”，而不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她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因爲她們兩個是在同一個墳墓邊相遇的，也不是因爲車禍發生在同一天這樣一個事實。這都可能純屬巧合。是另外一件事令她確信無疑的，即他給接近他的人那種生活是十分充實的感覺以及在他離去後使人感到的那種空虛……

他給人的那種千真萬確和實心實意的印象足以抵消其全部的謊言。這種印象同樣也是他所獨有的……啊，謊話從他嘴裏講出來就具有一種永不磨滅的真實色彩，而她正是通過這些謊話瞭解他的。

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這樣的。當他以肯定的態度說出他的謊話時，她就會相信這些謊話。他扭轉生活的能力如此之大，的確使事物的面目得以改觀……多樣性中又含有同一性，

這正是他獨具的特點。

現在她彷彿感到他就在自己的面前，又一次履行着他對她許下的主要諾言：“我一定永遠回到你的身邊……”通過那個無依無靠的姑娘他果然回來了。他與姑娘之間所發生的事是他最後的一次愛情經歷。的確如此，但又僅限於接觸和神往而已。他如饑似渴地需要柔情，但不是普普通通的柔情，而是那種總富有生命力和總在不斷更改的柔情。

靈與肉的溝通與接觸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愛情，而這種愛情只存在於他與她之間。對這一點她是確信不疑的。在理解他的確實作過的事情之前，她曾經受過痛苦的折磨。

後來她習慣了，已經不再感到醋意。

他曾為她虛構了不同的面孔：“可憐的癱瘓在牀的姑娘”，“一個脾氣不好的姐姐”，甚至說她“到國外旅行去了”。在所有這些假面具中，他最喜歡的是“到國外旅行去了”，因為這可以保證他與她在一起，彷彿他是最忠誠的丈夫正在貝拉的孤零零的小別墅中等候着她的歸來。

由於他的疏忽，她通過他放在衣袋裏的信函瞭解到了他的一切，卻從未對他提起過。她閱讀這些信函並非出於好奇，而是為了能夠有一種一直生活在他身邊的感覺。她已經猜到了他最後一次與另一個女人之間的關係，雖然並沒有任何具體的事實來加以證明。這曾使她有些不安，但現在卻已然明白了其中的理由。這件事的性質不同，顯得更加微妙和更有深意。姑娘說他不曾用一個指頭動過她，這種事發生在一個像他那樣的男人身上是意味深長的。他曾坦白地說過因為沒能有一個孩子而感到不開心，他在任何事情上無意中流露出

的那種父愛印證了這一點。

她同樣也因此感到不開心，只是從未對他坦白過。

他一直對她許諾說：“我一定要讓你有個孩子。”現在，他終於以一種神奇和間接的方式，像履行所有諾言一樣也履行了這一諾言。

她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情，同時想笑、想哭又想祈禱。一股充滿柔情的浪濤在塵世擴展開來，包容了一切。她不禁因此而顫抖了一下。

是的，既然他賦予她擔任姐姐的角色，她就要收下這個姑娘為義女，甚至可以把真情告訴她。

命運把姑娘帶到了她的身邊，她不能放她走，她要以此方式完成他的遺願。

她不知不覺地走近安樂椅，撫摸起姑娘來。姑娘不再哭泣，睜大了眼睛望着她。

“太太您究竟是誰？”姑娘突然問道。

她略為遲疑了一下，回答說：

“我是他的姐姐。”

在說這句謊話時，她是那樣地自然，那樣地肯定，以致姑娘沒有片刻的懷疑。姑娘努力站起身來，說：

“那麼您知道……”

她溫柔地讓姑娘躺下來，打斷了姑娘的話：

“是的，我知道。他使你對我產生了一種印象，而這完全不符合我的實際情況……我的確有些神經質，我害怕會失去他……正因為如此，他一直不願把你介紹給我認識……”

“太太知道我們之間的一些事情嗎？”

“我曾猜想過……”

“您不會因此把我看成個壞女人嗎？”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恰恰相反，姑娘給了他一種我無法給他的幸福……”

她沒有繼續講下去，而是開始了沉思。說到底，他的生命是完全屬於她的，留給別人的則少而有限。必須看到，至少對這位姑娘而言，是有着某種不公正的。她覺得自己慷慨起來，無限的慷慨，可以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饋贈出來。

說到底，她曾經擁有過一切，而那位可憐的姑娘卻只擁有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生命有如斷了綫的風箏……是的，生命有如斷了綫的風箏。爲了實現他的願望，現在需要把斷了的綫重新結好。

她溫柔卻不容置疑地對姑娘說：

“從今天起，你就和我在一起生活。”

姑娘搖了搖頭：

“太太，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可能？難道這不是他所希望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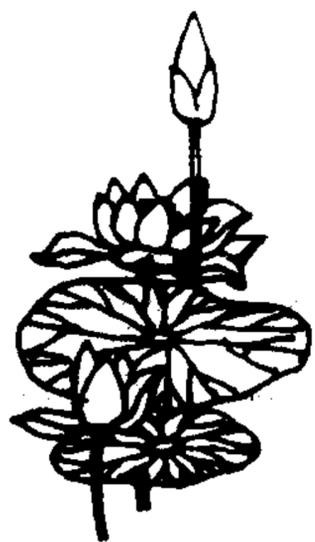
“是的，不過……”

她拉起了姑娘的雙手，注視着她的眼睛說道：

“那就必須服從他……”

她和姑娘都不再講話，兩雙手緊緊相握，一起沉浸在寂靜之中。寂靜中到處都是他的身影，正是這詭秘而又濃重的身影，牢牢地抓住了兩個女人的心靈……

##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它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

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漓盡緻。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儘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眾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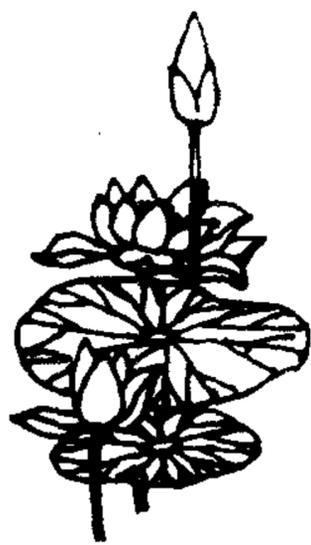
**\*\*葡語作家叢書**

---

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  
與互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 評介： 作家及作品



## 1. 作家及作品

多明戈斯·蒙特羅·佩雷拉·儒民奧爾（1903～1980）出生於葡萄牙偏遠的一個農村。可能是故土的艱苦條件和極端貧困，使他決心在政治上選擇了民主的道路。里斯本大學法律專業畢業後，在法西斯政權統治時期曾為數十名政治犯擔任過辯護律師。

在文學領域，雖然也曾寫過詩歌和劇本，但他乃是作為小說家而立身文壇的。其小說創作特別在40和50年代取得了顯著成就，現在我們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惡與善》（1945）一書已被譯成多

種文字便是一個例證。

賦予形象和環境以寓意的能力，樸實和直接的講述方式，出神入化非同一般的心理分析，使他被視為小說傳統的一位革新者。

儘管 30、40 年代他在所發表的論文中闡述過民主思想，儘管他反對理想主義文學藝術從而捍衛了現實主義，然而其作品卻一直成為同時代的新現實主義作家批評的對象。

新現實主義作家以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其創作的模式，他們認為，多明戈斯·蒙特羅沒有遵循這一新流派的美學和文學的指導方針。

新現實主義作家選擇農民和工人作為其小說的人物，不僅要描繪他們的生活條件，而且還要反映他們是如何努力改造社會的，因此他們反對多明戈斯·蒙特羅與之相對立的注重人物心理分析的傾向。這種革命的藝術是對 19 世紀後半葉在歐洲佔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流派的一種超越。雖然新現實主義也使用與之相同的描寫和敘述方式，但卻給 19 世紀的現實主義增添了一種政治色彩，這反映在對人物的選擇和作品的宣傳性質上。

如果說多明戈斯·蒙特羅的作品與新現實主義，特別是與更為嚴格地模仿前蘇聯的新現實主義第一階段的作品有着明顯的差別，但同時又不能不看到作家與新現實主義運動的貼近，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他的政治選擇，而且還表現在人物本身的安排上，《惡與善》一書所收的作品便是如此。

1943 年，多明戈斯·蒙特羅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病室、牢房和停屍間》，接着又於 1945 年出版了《惡與善》

一書，在其後的兩個年代裏仍有作品相繼問世，而標誌着新現實主義運動開始的阿爾維斯·雷多爾的長篇小說發表於1939年，在此之前，葡萄牙曾就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展開過一場爭論。

## 2. 葡萄牙的新現實主義運動

當時的葡萄牙處於獨裁統治的最初年代，這一獨裁政權延續長達三個多年代（1936—1974），對自由的限制、鎮壓，尤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與大資本家和大莊園主之間的巨大社會差距——前者生活在極端的貧困之中，後者擁有大量財富和為所欲為的權力——帶來了種種具有危害性的後果。

新現實主義運動始於一場圍繞藝術的功能而展開的一場激烈辯論。受前蘇聯作家普列漢諾夫《藝術與社會生活》（1932）的影響，新現實主義運動在其第一階段主張藝術應該為改造世界而服務，反對沒有用處的和理想主義的藝術。在後種藝術中，藝術家不關心週圍所發生的事情，而是致力於創作“完美之物”，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對拒絕藝術社會性的美學觀點的一種形象比喻。

40年代初期，圍繞着新現實主義美學的爭論同樣也服務於反對法西斯政權，人們曾期待看到這一政權倒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西斯政權變得更加嚴厲和殘忍，葡萄牙知識分子覺悟到還有一條漫長之路要走，而藝術（小說、詩歌、戲劇、音樂、電影）在曲折隱晦地反對該政權的使命中扮演着一種重要的角色。

正因為如此，新現實主義何以在葡萄牙實際上一直延續到“四·二五民主革命”便可以得到解釋，儘管其間在美學和文學方面發生過重要的演變。與法國和意大利不同，這兩個國家受前蘇聯影響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1945年之後便銷聲匿跡，而葡萄牙的新現實主義（為了不惹怒專制政權而選用的叫法）卻變成為一種抵抗的方式。許多葡萄牙當代作家都走過新現實主義的道路，儘管後來他們轉向了另外的美學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對這一文學運動提出的非議不僅僅針對其思想性方面，而且還有藝術性方面的理由。40年代末期開始湧現的另外的藝術家團體認為，新現實主義藝術過份強調了其所擔負的使命，而忽視了其表現形式，從而把文學變成了純粹的文獻資料。如果說這一現象曾出現在第一代新現實主義藝術家的身上，那麼到了第二代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此乃該運動內部發生的一場激烈爭論的結果，它捍衛了新的內容需要新的形式這一原則，強調了所表達的思想和表達的手段是同等重要的。

### 3. 《惡與善》

雖然多明戈斯·蒙特羅從未被視為新現實主義運動的成員，但是其作品除喜愛以日常生活為題材外，還顯示了為被壓迫者代言的思想選擇，儘管他更為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而不是其社會生存條件。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作品由三個中篇小說組成，其中

以《惡與善》最為出色，代表了作家的主創思想，即相互轉換的兩種社會和兩種價值觀念之間的矛盾。

老闆羅德里格斯是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惡的象徵，作家通過他揭露了倫理道德和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偽性。職員波爾菲里奧是善的代表，然而他的反對資產階級價值觀念的鬥爭卻導致其為社會所不容。通過這兩個對立的人物，作家力圖表現價值觀念的相互轉換，因為羅德里格斯是許多人間悲劇的製造者，然而卻被法律和社會視為正直的人；相反，波爾菲里奧最終卻成為階下之囚。如果說羅德里格斯的死及其悔悟似乎意味着善的勝利，那麼波爾菲里奧最後向警察局投案自首則是減輕良心不安的一種方式。

作家似乎想要證明，惡與善同時伴隨着人類，因此善不可能戰勝惡。這種觀點與新現實主義小說有着本質的不同，後者要給人們留下一種通過階級鬥爭改變社會的希望，而多明戈斯·蒙特羅則把矛盾歸於價值觀念的差異。

雖然這部作品在結尾部份有着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仍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無疑要歸功於作家講述故事的高超技巧和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深入描寫，同時不能排除對民主的捍衛，作家曾一直為民主而鬥爭。

林寶娜、

#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 Romances e Novelas

長篇及中篇小說

*Enfermera, Prisão e Casa Mortuária* 《病房、監獄和停屍房》，1943

*O Mal e o Bem* 《惡與善》，1945

*Contos do Dia e da Noite* 《晝與夜》，1952

*Histórias Castelhanas* 《卡斯蒂亞的故事》，1955

*Histórias deste Mundo e do Outro* 《這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的故事》，1961

## Teatro

戲劇

*A Traição Inverossímil* 《虛假背叛》，1958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恶与善及其它小说

作者 = 蒙泰罗 M o n t e i r o

页数 = 1 3 4

SS号 = 1 0 6 6 7 5 2 5

出版日期 = 1 9 9 8 年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  
附录